

红色乡村故事

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

编

潮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Chaozhou Hongse Xiangcun Gushi

策划编辑 吴江

责任编辑 黄初镇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校对 黄捷生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309 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7.125 字数 120 千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770-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 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 潮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广

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543-0770-0

I. ①潮… II. ①中… ②潮… III. ①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31434 号

潮州红色文化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王文森

副主任 王剑锋 程小宏 李雪君 陈立佳

成 员 许利荣 刘庆和 陈寒晓 陈素玉

陈惠瑶 余国明 谢锦澍 蔡晓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将地方乡村红色故事进行系统收集、整理和保护,以史铸魂,对于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革命战争时期,潮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

斗争。从潮州平原到山区，革命先驱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从周恩来西林村播火种，到啦风凹迎来朱德起义军；从鹤巢站截劫军火列车，到石井乡杨梅树下的血雨腥风；从革命母亲李梨英，到从云步村走出的左翼女作家冯铿，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乡土上，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中，潮州儿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首英雄赞歌。

前言

Preface

1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潮州这片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红色热土，铭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潮州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源，不忘初心。走进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让红色基因历久弥新、永放光芒，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本书以潮州乡村红色故事为素材，收录了我市各县区部分乡村自大革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 71 篇红色故事。资料翔实，取材广泛，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史实性，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红色革命题材图书。我们希望通过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年轻人和远离故土的潮人认识潮州那段光荣的革命斗争岁月，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好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编者

2019年7月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

目录

1

湘桥卷

1. 秋溪农会往事 / 2
2. 这是真共产党
——陈初明烈士英勇就义事迹 / 4
3. 锡美村燃起革命火种 / 6
4. 夜袭沙溪圩 / 9
5. 铲除乡侦缉队队长卢大勋 / 11
6. 我们的队伍“红三连” / 14
7. 北坑抗战烟云 / 17
8. 革命母亲李梨英 / 20
9. 石洞里的红军医院 / 23

10. 智探情报 榕城锄奸 / 25
11. 谁人不识一阿叨
——原闽南特委书记卢叨的故事 / 29
12. 竹：红色联络站 / 32

枫溪卷

1. 革命火种熊熊燃烧
——池湖村瓦窑革命据点斗争纪实 / 36

目录

Contents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 2
2. 潮汕前线生俘日军的第一战果 / 38
——英高厦地下武装斗争光辉事迹之一 / 38
3. 赤子丹心照汗青 / 41
——记农民运动杰出领导人陈宗如 / 41
4. 从云步村走出的左翼女作家冯铿 / 43
5. 英塘脱险记 / 46

潮安卷

1. 周恩来西林乡播火种 / 50
2. 巾幗英雄孙应采 / 53
3. 老赤卫队员余诗史 / 56
4. 从农民到将军 / 60
5. 古大存的好战友孙木乾 / 63
6. 革命火种从这里燃起 / 65
——世田村的红色印记 / 65
7. 上春村童子团团团长林振居 / 68
8. 许甦魂以诗明志 / 72
9. 党的好女儿黄秋富 / 76
10. 姚为敬烈士的家庭轶事 / 81
11. 一门三英烈 / 83
12. 一首歌谣引发的一段革命往事 / 86
13. 革命英烈李绍发 / 90
14. 无私的爱 / 92
——忆彭士禄的“姑妈”潘舜贞 / 92
15. 活跃在鹤巢的抗日游击队 / 97

目录

- 3
16. 东均寨突围 / 99
17. 大脊岭上五勇士 / 102
18. 路下社血战 / 106
19. 山后武工队员李铁传奇 / 108
20. 韩江堤上的红色联络站——东风南光书店 / 116
21. 武工队借粮 / 119
22. 鹤巢站截劫军火列车 / 121

23. 突破经济封锁线 / 123
24. “飞机师” 驾机起义 / 126
25. 黄文田誓死守卫海疆 / 130

饶平卷

1. 詹前锋出山 / 136
2. 啦风凹迎来朱德起义军 / 141
3. 中建楼前朱德演讲 / 144
4. 义军来到茂芝寨 / 149
5. 寒夜让铺 / 154
6. 朱德赠枪 / 156
7. 朱军长买鸡 / 158
8. 朱军长派兵为百姓守门 / 161
9. 麒麟岭话别 / 163
10. 石井乡房长当田买枪炮 / 165
11. 杨梅树下的血雨腥风 / 168
12. 温子良惨案 / 172
13. 赤血丹心 彪炳青史 / 174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4

14. 余登仁赤胆忠心为革命 / 176
15. 挑夫走上革命路 / 181
16. 农军英雄詹光国 / 184
17. 大柏地战斗 / 186
18. 巍巍革命志 浓浓伉俪情 / 188
——记张文声、林泽娟夫妇 / 188
19. 溪墘楼之战 / 191
20. 红色鸿雁李沛群 / 195
21. 从“三味书斋” 走出的革命党人 / 198
22. 浮山农运先驱张修省 / 201
23. 刘锡三血洒打石埔 / 204
24. 攻打黄牛山 血溅油车林 / 206
25. 张文声和张竞生博士的故事 / 208
26. 血洒虎头山 / 211
27. 乡里起飞鸿 草莽出英豪 / 213

后 记 / 216

红色乡村故事

湘桥卷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

1 秋溪农会往事

秋溪是湘桥区官塘镇的一个村，位于韩江支流北溪中下游，江水从村前流过，三面环山，进村只有村前渡口，地形复杂，在战争策略上，属于易守难攻的地方。大革命期间，秋溪村是革命游击队的活动据点，是党的地下交通

站；村前交通渡口“秋溪渡”，成为革命战争的一处咽喉关口。

秋溪村地处穷山僻野，田地极少，加上地主恶霸乡绅欺凌，农民生活十分困苦。但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革命的火种燃遍大江南北，传播到潮汕，当地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在村民陈天民、陈天成等的宣传与号召下，秋溪区成立了第一个农会，百分之八九十的村民都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农会，革命队伍日益壮大。在陈天民、陈天成的组织带动下，农会成员游行示威，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多次到澄海隆都、店市设台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激励群众行动起来，致使农会组织发展迅猛，人数大增。农会会员每人配发一顶竹笠，胸前挂上一个有木犁图湘桥卷

3

案的铜章；在会址前广场，竖立一面有黄色木犁图案的大红旗，高高飘扬；开会时，会员手执木棒、竹槌、竹竿串等为武器，会后到各乡游行示威。

1927年，贺龙、叶挺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潮州。

在一次重要人事会议上，陈天成被任命为募兵委员，受党组织指派，接应配合部队开展工作。在教导员叶浩修的领导下，与澄海大东山乡一位同志，于饶平青岚山一带，以及潮安黄田山后的大岭头、大坑等地开展活动。

“潮州七日红”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在鹤塘乡土豪劣绅和叛徒的配合下，到秋溪搜捕地下党员。陈秋锐不幸被抓，敌人用枪托捶打，迫其带路抓捕陈天成。在没有任何机会可以通风报信的情况下，陈秋锐急中生智，边走边高喊：“陈天成我不认得，陈愈满我倒是认识。”这一叫喊，让陈天成的邻居余金菊听到了，她领会其意，匆忙赶往陈天成家告知。其时将近黄昏，陈天成正准备去洗浴，听到消息，甩下水桶，火速躲避。人刚走到巷厝后门，国民党反动派正好进入巷厝前门。后门出，前门入，敌人仿佛看到陈天成风一般的身影，举枪射击，“砰”的一声，幸好没有击中，陈天成翻过后山而去，暂离家乡。国民党抓不到人，气急败坏，多次派人到陈天成等农会骨干家里抄家。

陈天民离开家乡后，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与陈德发、陈秋锐、陈周勤等农会骨干于1928年远赴南洋（泰国）。他们身在异国，不忘初心，用另外的形式，支持国内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4

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不遗余力，支持家乡建设。

注：①秋溪都，活动范围扩展到现在的官塘、磷溪、隆都及澄海、饶平的部分地区。

（根据陈天成曾孙陈少明提供资料整理）

2 这是真共产党

——陈初明烈士英勇就义事迹

陈初明，原名阿古，书名贤馥，参加革命后改名陈克迅、陈初明，别号阿九、阿细。1916年出生于潮州市湘桥区黄金塘村。

1941年1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时，时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部长的陈初明，参加了方方（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的闽粤边区党代表会议，组织上派他回龙岩传达。23日，陈初明刚回到龙岩西条围乡中共龙岩县委机关，便被国民党保安第十一团星夜包围袭击。陈初明在突围中为了掩护同志，不幸被捕。伪保安十一团团团长如获至宝，亲自审问。

“士到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在被押解途中，陈初明昂首阔步，高唱《国际歌》。陈初明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他们湘桥卷

5

卖国求荣，投降日本的无耻行径，义正词严地责问伪保安团长：“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是背信弃义的狐群狗党！你们挂的是什么招牌？你们不抗日，为虎作倀，到处迫害群众。谁有罪？你说吧！”

伪保安团长误以为陈初明是方方，嬉皮笑脸地说：

“有话慢慢讲嘛，我问你，你是方方吗？”

陈初明大声呵斥：“你们这些狐群狗党把我绑在这里，想干什么？”

“坐下说，坐下说嘛！”伪保安团长见陈初明态度强硬，无可奈何地点头哈腰，松绑让座。

陈初明活动活动筋骨，从容地说：“你错了，我叫陈阿细。你不要搞什么鬼花招，要杀就杀吧！方方同志不在这里。他若在这里，你们就完蛋了！”他慷慨激昂，驳斥得伪保安团长狼狈不堪。伪保安团长恼羞成怒，示意匪兵用刺刀刺陈初明脸部，致其血流满面。陈初明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这些无耻的土匪，刺刀刺在抗日人民身上更显得你们的无能！你们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绝无好下场！”在场目睹这情形的国民党士兵都说，此人是真共产党，肯定不会抓错！只有真共产党，才会有这样的气节。

陈初明在狱中，不忘向难友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教育他们向国民党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伪保安团长连续提审了他几次，要尽花招，施尽毒刑，陈初明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坚强的革命意志。敌人心劳计

6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续，遂于1941年1月27日深夜，把陈初明活埋于龙岩县后北山。

赴刑场路上，陈初明神色自若，心地泰然，与国民党的士兵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直至含笑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青山埋忠骨，绿水吊英魂”。陈初明同志坚韧不拔的革命斗争意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龙岩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也感染了曾经看守他的伪保安十一团一排的士兵。陈初明同志壮烈牺牲后不久，伪保安十一团一排大部分士兵的思想都发生改变，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抗议，不再为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卖命了。

（根据《陈初明烈士生平事迹》资料整理）

3 锡美村燃起革命火种

意溪镇锡美村地处大南山下，四面环山，村前村后各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水流过，并在村口的龙车溪汇合成河内溪。锡美村前一直没有桥梁，二条小溪将锡美村与河内乡隔断，形成天然的防守屏障。因为地理位置很特殊，适合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

锡美村地处秋溪区革命根据地与河内乡白区的最前沿，党组织早就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作为与国民党反动派湘桥卷

7

派抗衡的前线。革命同志经多次与锡美村罗得金等进步群众接触，认为这里的群众勤劳勇敢、民风淳朴、思想进步，群众要求成立农会的情绪高涨，群众基础比较牢固，成立农会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条件已基本成熟。

1930年农历八月，在上级派来的革命同志指导下，锡美村在新宫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选举罗得金任农会主席，罗贵木为赤卫队队长。之后，罗贵木还担任秋溪区游击队长。在革命同志培养下，锡美村有10多人先后成为农会领导、骨干和赤卫队员。

锡美村农会秘密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抄写革命标语，印制革命传单，到双溪岭、沙溪圩和各村进行张贴、散发，营造革命氛围，扰乱国民党政府阵脚，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与此同时，继续在村里进行革命大串联，把所有的贫苦大众都发动起来，参加农会，支持农会。

农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惊动了国民党政府的基层组织。村里的保长和个别劣绅觉得不对劲，便向河内乡乡长反映，妄图把革命火种扑灭。在这紧要关头，村农会立即向党组织报告。秋溪区委决定派出秋溪区游击队协助锡美村农会镇压反动保长、劣绅罗美焕、罗钦凤。1931年8月27日晚上，秋溪区游击队战士秘密潜入锡美村，与村农会主席罗得金、农会干部罗炳成等在论心堂汇合共商活捉罗美焕、罗钦凤的计划。当夜9时许，在秋溪区游击队员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在“花窗内”和“鱼池下”分别活捉罗美

焕和罗钦凤。后由游击队带走，当夜在“鱼池下”大书斋前枪决。

自此，锡美村的革命打开了新局面。游击队和革命同志到附近开展革命活动，与群众相处亲密无间，教唱他们创作的“潮州方言歌”^①：

大家来唱秋收歌，地主在内笑呵呵；
冬情好弄我唔管，农民欲减哩是无。
回头来看俺农民，磨夜磨日无精神；
早冬收无半粒粟，大冬粒粒要还清。
夜勋^②日落天乌乌，生着女儿免用愁；
只要奴仔有本领，木兰也会平番奴。
夜勋^②日落在西山，嫁女切勿嫁贪官；
贪官误民共误国，误国个罪重如山。

村农会建立后，在秋溪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如火如荼，形势一派大好。秋溪区委为进一步巩固锡美村农会，及时向周边地区扩大宣传，特派地下党员罗家振到锡美协助开展宣传工作。罗家振是锡美村人，好学上进，思想进步，在校就读时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逐步靠近党组织。毕业后教书期间，结识了中共潮安党组织的许美勋和刘光涛，在他们的引导下，参加县城党组织湘桥卷

领导的秘密革命活动，经常与秋溪区委秘密联系，积极完成秋溪区委交办的各项任务。他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缺乏能写会道的人才，就组织金山中学进步学生卢叨（西都村人）等人，经常夜间来到锡美村，帮助抄写革命标语和印制革命传单，并指导村里贫苦农民利用到坪溪挑柴炭的机会，在双溪岭、五折岭附近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革命道理。

注：①摘录“潮州方言歌”，根据钟御琴老人口述整理。

②夜勋，潮州方言，意为“傍晚”。

（根据《锡美村革命斗争史》相关章节整理）

4 夜袭沙溪圩

沙溪圩，位于现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河内片西都村，因所处地理位置，陆、水路运输便利，成为毗邻乡村区域的一个集市。当时的一些土豪劣绅，多集结于沙溪圩，为非作歹。

1931年9月22日晚上，意溪镇锡美村籍地下党员罗家振，带着秋溪区游击队领导陈亚五，在“大古坟”与锡美赤卫队长罗贵木会面。陈亚五向罗贵木传达区委的指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0

示，要求锡美赤卫队配合区游击队袭击河内沙溪圩。经过商议，决定9月24日晚上在径内口召开赤卫队员会议，策划行动方案。

9月24日晚，全村赤卫队员按照约定时间，秘密到达径内口大松柏下，等候秋溪区游击队领导的到来。8时许，罗贵木、陈亚五来到现场，传达区委的指示，对如何组织袭击沙溪圩作动员和部署。陈亚五说：“当前全国革命形势很好，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分田分地，并多次粉碎国民党‘围剿’，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我们秋溪区处于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避开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前段时间，秋溪区游击队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袭击、伏击、截击其后备队，打击为虎作伥的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战斗取得了节节胜利。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区委决定利用中秋节敌人防备放松的机会，夜袭沙溪圩，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人。这次行动必须绝对保密，不能走漏风声，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打一个漂亮仗。”陈亚五对具体行动作了一一部署。

中秋夜7时许，一轮明月在虎头山上升起，是夜天空无云，月色明亮。农会会员和赤卫队员带领群众，借着月光到约定集中地点新宫与秋溪区游击队10多人会合。陈亚五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动作要迅速，行动要利落，打出一个速战速决的漂亮仗。在陈亚五身边的农会干部罗锦然随即鼓动：“愿意参加的跟我们走！”大家齐声说：“我们跟游击队干！”这时群情激

湘桥卷

11

愤、斗志昂扬，整个队伍100多人，在村赤卫队长罗贵木和罗锦然的带领下，开始向沙溪圩进发。

赤卫队员罗木清等人率先来到“大竹铺”，拿出随身带来的斧头砍断电线杆，剪断电话线，破坏反动政府的通信设备，切断了沙溪圩同外界的联系。游击队战士带着赤卫队和群众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靠近沙溪圩。随着区游击队领导的一声令下，大家齐刷刷冲进沙溪圩，破开“元安号”杂货店，没收其货物，击毙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陆阿仁、刘亚义，活捉了地主刘静波。在离开沙溪圩之前，在圩内商铺贴满了革命标语，沿街散发革命传单。整个行动不到1个小时就结束了，干净利落。农会把没收来的财物（主要是大米、油盐、布匹等）分给贫苦农民，让他们高高兴兴享受胜利果实。同时，也将一部分战利品支援游击队。夜袭沙溪圩，是锡美村成立农会后，配合游击队的第一次大行动。虽然没有像大战场那样发生激烈的战斗，但这次胜利鼓舞了农会会员、赤卫队员的革命斗志，大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同时，也让群众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

伍，必将给劳苦大众带来光明和未来。

（根据《锡美村革命斗争史》相关章节整理）

5 铲除乡侦缉队队长卢大勋

锡美赤卫队夜袭沙溪圩，引起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安。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2

为了探明锡美村的虚实，潮安县国民党政府责成河内乡侦缉队长卢大勋立即查明此事。

卢大勋是意溪西都人，在沙溪圩开了一间猪肉铺。仗着国民党为其撑腰，经常欺压百姓，鱼肉穷苦农民，无恶不作。这次被国民党委以“重任”，查办“沙溪案”。老奸巨猾的他不知道锡美村里的虚实，不敢贸然进村，而是假借到锡美催租、收猪肉钱，或以吸鸦片烟为名，常常带着狗腿子暗中来到锡美村侦察。

村赤卫队员发现卢大勋近来经常出现在锡美村，形迹可疑。农会主席罗得金和赤卫队队长罗贵木商量后，决定派赤卫队员罗爱民跟踪监视卢大勋的行踪，打探其到锡美的目的。罗爱民小名“河猪”，是罗得金的堂弟，年仅13岁，年纪虽小，却胆大心细，机智勇敢，经常为农会送信放哨，各项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罗得金认为罗爱民还是个小鬼，派他去跟踪很合适，不易被敌人觉察。

1931年12月1日早上，罗爱民正在自家院门前吃饭。这时，卢大勋带着狗腿子又来到锡美村，刚从“鱼池下”院门前经过，恰巧看见罗爱民坐在门前，就上前用驳壳枪指着罗爱民的头，大声嚎叫：“弟啊，你母亲欠我两元猪肉钱还未还，快去叫她拿来还，否则我将你枪毙。”罗爱民暗想：“游击队正要收拾你这狗东西，还敢如此猖狂，不知是你枪毙我，还是我枪毙你。”

罗爱民想到兄长罗得金吩咐过，要秘密跟踪卢大勋。

于是，他不动声色回家。放下饭碗后，暗地里跟踪卢大勋

13

经过监视和了解，发现原来这家伙是个大烟鬼，每次来锡美，都到罗氏大祖厅巷内的罗炎泉鸦片烟间吸鸦片，借机了解锡美农会和赤卫队的活动情况。罗爱民立刻向兄长罗得金和赤卫队长罗贵木汇报，村赤卫队又将卢大勋进村的具体情况向秋溪区委报告。秋溪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对锡美赤卫队报告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卢大勋这个侦缉队长经常到锡美村是一大祸害，此人不除，后患无穷，锡美也难以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区委决定由区游击队员陈耀潮（外号“陈牛屎”）带队，配合锡美赤卫队，实施铲除卢大勋行动。

12月3日，罗爱民和罗炎杰、罗振明三人在溪边看见卢大勋独自背着驳壳枪大摇大摆来到锡美村。罗爱民心想

机会来了，必须迅速报告游击队，把这条恶狗收拾掉。他吩咐罗炎杰和罗振明跟定卢大勋，自己飞速跑到“下井头”，向赤卫队干部罗炳成汇报情况。罗炳成听后对罗爱民说：“你立即到南山后，向区游击队汇报，请游击队马上派人协助活捉卢大勋，我去向贵木同志汇报，组织人力，准备战斗。”

中午时分，村民都在吃饭，卢大勋仍然独自躺在罗炎泉的鸦片烟床上大口大口地抽着鸦片烟。此时罗爱民正带领七八名游击队员和村赤卫队员赶来。机智勇敢的罗爱民走在前面，假借要向卢大勋还猪肉钱为由，来到罗炎泉鸦片烟间。只见卢大勋正吞云吐雾抽着鸦片，如痴似迷。他见到罗爱民闯进房屋就问：“你来干什么？”罗爱民不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4

慌不忙地说：“我是来还你的猪肉钱，钱在此。”然后就顺势来到烟床前，把钱放在桌上，让他过来拿，罗爱民趁着他起身拿钱时，迅速夺取他放在床边的驳壳枪。卢大勋见状，与罗爱民互相争夺驳壳枪。因罗爱民还是小孩，力气小，被卢大勋推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罗贵木和几个游击队员迅即上前抓卢大勋。由于卢大勋身强力壮，略懂武功，几个人一时还无法将其制服。

当时正在隔壁吃饭的高个子罗金潮听闻游击队员与卢大勋搏斗，便马上过来帮忙。他拿起一根绳子从背后套住了卢大勋的脖子，罗爱民也从地下爬起来抓住卢大勋的阴囊，让他痛得哇哇直叫，此刻罗贵木乘势抢夺卢大勋手中的驳壳枪，并用枪头击打他的头部。卢大勋头部鲜血直流，晕了过去。

众人合力终于制服了卢大勋，把他捆绑得严严实实。随后，游击队把他押到虎头山后面枪决，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

（根据《锡美村革命斗争史》相关章节整理）

6 我们的队伍“红三连”

至今，在磷溪、官塘、意溪等革命老区，提起“红三连”，仍然令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肃然起敬。就连许多年轻人，也都从老一辈代代相传的口中，多多少少听到过这支湘桥卷

15

队伍的故事——

1932年10月，潮澄澳县委直属的工农红军东江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连（简称红三连）队伍，由傅尚江等同志在磷溪镇北坑村牛稠岭召开秘密会议，开展建立组织工作。不久在大涵埔宣告成立并进行武装训练活动。北坑村游击队有许若愚、许金瑞、陆林春、陆位免、陆亚贵等十多人加入连队；另有丁梅、李婵香等十多人组成妇委会，负责护

理伤员、煮饭、洗衣、缝补军衣和送信、送情报等工作。红三连成立后首战攻打隆城警备队告捷，但这次战斗中，第一班班长梁合和北坑村的陆振池两名战士牺牲。接着又连续攻打隆都店市、铁铺松下、溪口以及河内沙溪等地警备队，不仅获胜还缴获枪支弹药，而且没收地主刘荣裕等浮财布匹，发展和壮大武装队伍，救济了一批穷苦农民，使军民联成一条心，秋区革命活动的烈火愈来愈旺。当时红三连驻在北坑村活动，召开庆祝战斗胜利联欢会，革命同志卢叨、张寿山等表演话剧《送郎当红军》的精彩节目，在革命老前辈的心中，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1933年2月间，因为西坑乡长、两面人物李龙四告密，驻潮安的国民党李映高侦缉队从潮州出发，分兵三路，即从大岭头、岗山石虎岗和西坑张厝角向北坑村包抄红三连队伍。当时连队获知信息后，迅速行动，在北坑和西坑交界黄二坳布阵埋伏，并由许若愚、陆在尚、陆添涌等带领北坑村游击队在红涂岭阻击敌人；当从西坑出发的侦缉队进入埋伏阵地，黄二坳两边的红三连战士即向敌人投掷土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6

炸炮，在密集的枪弹扫射之下，敌人很快被歼。这次战斗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和一挺轻机枪，还当场打死队长秃头丘，大大鼓舞了士气。

有一次，敌人派秋东区助理员陆维屏到北坑村刺探革命同志活动情报，被地下党组织发觉后，即派两名游击队员在大岭头埋伏，等待陆维屏路过时，游击队员上前截住去路，乘其不备用挑柴扁担把他打死，缴获一支驳壳枪，出色完成任务。还有一个夜晚，根据侦查情况，革命队伍派北坑村游击队配合红三连行动，10多人化装为卖杂货、卖干柴的农民，潜入桥东宁波寺袭击秋东区公所。当时梅雨初晴，游击队员在宁波寺里分别控制了敌人，约定暗号迅速动手炸毁哨棚，消灭睡梦中的警备队3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凯旋。

红三连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屡建奇功，声名远播，成为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眼中钉。青岚洞匪贼洪之政、各地地主武装投靠国民党组成还乡团，集结李阳敬部及黄德明侦缉队等匪部，组成一支“剿共”大队伍，经常派兵围剿秋坑山革命根据地。有一次革命同志在北坑村许厝更楼开会，遭受黄德明侦缉队包围之后，陆益、广祥等人被捕；革命骨干陆添涌，被区革委派到溪口一带乡村活动，隐蔽在杨桃园过夜，不久也被捕；秋区革委机关转移到大坑村活动，一次集会被敌人包围，在疏散转移中，北坑村籍的革命同志陆亚贵在阻击敌人战斗中英勇牺牲。

后来，国民党张瑞桂、邓龙光等大队人马，干脆陈兵湘桥卷

屯扎秋坑山，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相比之下，红三连不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北坑村笼罩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一些革命同志不幸被捕，先后就义。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根据上级指示，革命队伍决定转移。就在红三连和游击队渐渐撤离秋区根据地的时候，革命同志陆林春、坤池等还抱着土炸炮，潜到北坑村明德堂巷内，勇敢地把敌人炮楼及守护兵炸得粉骨碎尸。

红三连革命队伍向闽粤交界山区转移，本土的一些游击队员和进步青年也随军转战。这些人因为熟悉这里的情况，有的接受组织委派，又回到秋区坚持领导革命斗争。红三连因为组建地在北坑村，本土许多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都加入这支队伍中，而且大多数时间，这支队伍坚守在家乡这片土地上。在困苦岁月里，很多人英勇献身于党的解放事业，用自己的献血和生命，在秋区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千古流芳的篇章。

今天，这里的父老乡亲一提起“红三连”，都亲切地说：这是一支我们的队伍。

（根据《北坑村红色革命事迹》资料整理。）

7 北坑抗战烟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潮安县地下党组织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8

发动和组织青年救亡同志会，到1938年间改名为青年抗日同志会，领导各区游击队活动。当时，县委兼四区区委书记邱达生同志派陈英程、陈足祥等到磷溪镇北坑村，组织成立党支部，由陆添涌任支部书记（后由陆兴接任），并成立包括添涌、陆兴、大鱼、延芳、亚棕、耀泉、亚盛、木裕、庆和、伶俐等10多人组成的抗战游击队。根据邱达生同志布置，区挺进队委派林东海前来北坑村，落实筹枪和配合组织村游击队武装训练，由陆兴、陆添涌在北坑村筹枪5条，张寿山在张厝角筹枪4条，组织10多人到梅县南口圩军校受训，半年后回到北坑村开展抗战活动。潮汕沦陷后，由于日伪的政治和经济封锁，北坑村游击队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中断，大家隐蔽在村里，加强自我设防，组织村民修筑工事，搭哨棚守夜哨，防御日寇袭击。

抗日战争期间，北坑村游击队发挥地方组织的作用进行抗日，影响比较大的是1941年间，村游击队两次组织袭击日伪联防队。第一次是由陆添涌、陆庆和、木裕等6人，连夜到仙田山袭击日伪炮楼，还在马上渡船头雨亭打死日伪联防队员3人（一人死后沉尸落溪），缴获2支比利时双圈七九步枪；第二次是清明日，由陆兴、陆庆和、陆亚

蟹、丁安娘 4 人于竹崎头渡埋伏，当场打死在渡头抢劫、侮辱妇女的日伪联防队一杜姓班长。

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之后，北坑村仍被乌云笼罩着。

伪村长陆在泳，纠集保甲长，勾结匪首洪之政、陈汉英、湘桥卷

19

罗固等，在北坑村横行霸道，抢劫钱财，掠人赎钱，陷害百姓，霸田占屋，激起村民极大愤恨。革命骨干陆添涌、陆庆和，青年学生陆万锐等坚持革命斗争活动。1948 年清明日，由于陆在泳纠集本村伪保甲长上呈密告，洪部派一连人马包围北坑村，使陆添涌、陆庆和、木裕、延芳、万锐、阿水等 9 人被捕，以私通“共匪”罪名施以酷刑，并勒索北坑村九千龙银赔偿枪机费等。由于洪部强迫陆添涌、陆庆和、陆木裕、延芳等领符号，充当情报员及联防队等差事，被捕人员才获得释放。

1948 年 6 月间，韩江支队十一团游击队派出余锡渠、李四海等地下党同志先后来北坑村组织革命活动，先是在陆添涌家里隐蔽，由陆添涌以洪部符号做掩护。后来由李四海等同志在本村建立了林畔、祖厝、柿园尾阿兴的家等几处接待点，成立北坑村交通联络站，取名“相依站”，由陆添涌负责总的联络和接待工作，另设组长潮兴、阿水等，由陆庆和、延芳、木裕等组成地下民兵队十多人，掩护革命同志活动。当时革命队伍所紧缺的枪支弹药、粮食和经费等，由陆添涌、陆庆和两人先后在洪部领取枪支弹药，名义是打“共匪”，实际是送给游击队；陆添涌、延芳等拍卖部分公田，筹钱粮给革命队伍作经费。

1949 年 4 月，汕头学警中队起义，澄中学生、隆都中学学生等纷纷结队入伍到凤凰山参加武装斗争。他们路过北坑村时，受到村交通站热情接待，组织队伍护送他们入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0

山。期间，闽粤赣边纵队第四支队攻打店市许在和联防队，战斗告捷之时，参加攻打松下秋水乡公所联防队长陆庆和带队起义。后来，武工队长张化亮组织北坑村十多人成立民兵队，分为四个班进行革命活动，一直坚持到潮汕解放，成为本村建立新政权的骨干力量。

（根据《北坑村红色革命事迹》资料整理。）

8 革命母亲李梨英

“阿姆是铁铺大坑人，地主压迫她反抗，一九三一闹啊闹革命、闹革命……”这是一首在铁铺镇流传 60 多年的民间歌谣，唱出了革命母亲李梨英的革命一生，值得我们深深崇敬与怀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下，1932 年下半年，李梨英

在潮安县铁铺大坑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的教导下，她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革命母亲。

李梨英，1888年出生于广东潮安西坑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6岁时，她母亲和哥哥相继去世，举目无亲，被媒婆带到大坑村夫家。40岁时，丈夫病逝，养育6个子女的重担由李梨英独立承担。当时家徒四壁，大儿子林松泉外出以打石为生，二儿子林松炎才16岁就被地主逼得走投无湘桥卷

21

路，漂洋过海逃生他乡。李梨英咬紧牙根向悲惨的命运抗争，渴望奔向光明的前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

1932年，党在凤凰山脉紧靠闽粤边建立了浮风根据地。大儿子林松泉、大女婿刘金城先后参加了革命，经常给李梨英讲革命道理和各地妇女翻身闹革命的故事。她感受到革命的力量，以朴素的阶级感情接受革命的思想。

1932年下半年，党派彭莫、傅尚江等同志到大坑组织农会和赤卫队时，李梨英在灯下连夜为农会缝制一面嵌着牛犁的会旗。大坑成立农会后，李梨英成为农会积极分子。她支持大儿子林松泉（村农会执委）和大女婿刘金城（秋溪区委委员）的革命工作，又带头送三子林松才参加红军。当时红军编印的《红潮报》以“革命母亲送儿当红军”为题进行报道，李梨英第一次被称作“革命母亲”，她的家庭也成了革命之家。

1933年春，李梨英被选为大坑村妇女协会负责人，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粤东革命形势逐步恶化，浮风区的革命斗争接连受到挫折，秋溪区的地下组织也多次遭到血腥镇压。

5月1日的夜里，嫌水坑乡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当刘金城向人们讲“红五月”的故事时，一队白军悄悄包围了开会的地点竹围村，刘金城不幸被捕。第二天一清早，党组织就通知了李梨英，要她赶快去探监。她前去探监，刘金城趁敌人不注意，轻声地说：“娘，在家里厅上神龛后，那个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2

祭祖时烧银锭用的铁鼎里有文件，您赶快去取出来，亲手交给区委。”看到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的刘金城，李梨英虽悲愤满腔，但知道文件的重要，她噙住泪水，别了刘金城赶回嫌水坑。由于刘金城宁死不屈，国民党只得多次更换监禁地点。李梨英第四次到潮州城李家祠边探监时，须穿过三四道阴暗的铁门才见到了金城。解开金城身上的绳子，只见穿的衣服好几处已经粘在烂肉上，有的伤口已经发臭、长蛆。李梨英一阵心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转过头不敢让金城看到，痛苦地说：“你一定能够回去

的。”金城说：“不容易呵！我也不想回去了，只要后代的人记住这一笔仇恨，革命能早些胜利，我死也瞑目了！娘，您慢走，我不能送你了。”

1933年7月5日，人民的好儿子刘金城，在潮州市区南校场从容就义。在刘金城墓前，李梨英强忍悲痛对女儿说：“松花不要哭了，你们要记住这个仇，总有一天要报的！革命人是永远杀不尽的！”不久，大女儿林松花也被捕入狱，外孙儿流离失所，大儿子林松泉和三儿子林松才也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相继牺牲。一个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都没有动摇李梨英的革命意志，她对同志们说：

“不要为我难过，我明白，不流血牺牲，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她把悲痛化为力量，更加忘我地为党和红军做事。

1935年夏，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秋溪区革命力量逐渐转移到凤凰山区。秋溪区委安排李梨英暂避南洋。李梨英谢绝区委同志的好意，坚定地说：“出家不湘桥卷

23

入家，我走的是革命路……”她把小女儿林美花寄托到远亲家里，带着12岁的小儿子林松森跟着队伍上凤凰山。临行时，她把多年来省吃俭用的积蓄都交给区委作为活动经费。

1941年春，李梨英的小儿子林松森在执行交通任务时牺牲了。李梨英为革命，为国献出了三子一婿四位亲人。母亲的眼泪流干了，头发花白了，但她依然坚强地战斗着，把母亲的爱全部倾注到革命的大家庭中。李梨英大爱无私，勇于奉献，积极抗争，无愧忠贞，称她为“革命母亲”实至名归。中国革命，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母亲”送子参军，送儿上战场，牺牲自己的亲人，才能换来最后的胜利！

（陈光华 整理）

9 石洞里的红军医院

1933年春，南方革命斗争转入艰难曲折阶段，此时正是李梨英经受着最严峻考验的时期。这一年，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设在饶平樟溪的红军医院经常受到敌人破坏，部队准备把部分伤员转移到相邻的大坑村来。位于大坑村约六里路的北面马鞍山饭包石下，有一个大石洞，入口虽小，但石洞里可容纳一百多人的住宿。李梨英和大坑游击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4

队长林锦森经过商量，选定这个石洞作为伤员藏身和治疗之所。在这段时间，李梨英白天耕作种地，夜里则带领地下党员翻山越岭到樟溪的红军医院，或背，或抬，把伤员秘密转移到大坑进行护理救治。在敌人的“围剿”下，救治

所缺粮断药，李梨英想方设法，不辞劳苦上山摘采草药回家，在家门口井旁清洗干净，再煮成药汤送给伤员服用；她四处寻粮做饭，还把家里的母鸡杀了熬汤给伤病员喝，盼望伤员早日康复回到抗战前线。伤病员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姆”。一些伤病初愈的战士看到阿姆十分辛劳，便悄悄跟着她到井边替伤员洗衣服。救治所藏于深山无人知晓，直到1935年部队撤离时仍安然无恙。从此，石洞成了“红军医院”，阿姆家门口那口井被命名为“红军古井”。如今，这些都成为乡村红色革命史迹。

1935年11月，红军到达福建乌山，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区独立营，配合闽南红三军团部队开辟乌山根据地。李梨英随着红军来到这里，被分配到独立营山兵站工作。这是南方革命最艰苦的时期，独立营三团为牵制敌人对长征红军的追击，在闽粤边区开展游击斗争。李梨英和几位女青年战士在乌山深处的石洞护理几十个伤病员。她以母亲般的慈爱护理着战士，一批批受伤的红军战士从前方来到“母亲”身边，又一批批康复辞别“母亲”重返前线。李梨英不愧是战士们和根据地群众心目中的“红军阿姆”。

1937年7月16日，国民党157师在漳浦县将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闽粤红军游击队800多人包围缴枪。同日，国民

湘桥卷

25
党沈东海部袭击诏安月港村，逮捕杀害了正在开会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和县委12位领导人。这突然袭来的风暴，让伤病员愤怒、哭泣，有的甚至彷徨、动摇……风雨如磐，黑云压城。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梨英强抑悲愤，对剩下的22名伤病员说：“我们要相信党会很快派人找到我们的，一年365天，总有白天黑夜，阴天晴天，不管怎样，革命失败是暂时的。”朴实无华的语言，处变不惊的心态，稳定了伤病员的情绪，也激发了伤病员坚强的斗志。她拿出自己积存的20块光洋作为伤员的给养费，连续几次下山联系群众，筹借粮食。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没人开小差，没人逃亡，一直坚持到在“漳浦事件”中突围的红三团副团长卢胜重建队伍重上乌山。卢胜找到李梨英时激动地说：“在敌人围攻下，许多人动摇了，走散了，只有阿姆你们还在这里坚持，真难得！”伤病站的22名战士伤愈编入卢胜领导的红三团。李梨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跟党走，为革命保存了力量。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方方感慨万分地说：“李梨英做了一件对闽粤游击队贡献很大的事。”

（陈光华整理）

10 智探情报 榕城锄奸

1932年3月是李梨英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当时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在大坑一带活动，立即调兵围剿。不料，却在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大坑乡扑了一个空，找不到红军的踪迹。国民党军队在西坑打棚设哨，切断山里一带村庄通往潮州城的通道。白天到周围乡村抢掠烧杀，晚上就退回西坑，不敢出来。大坑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晚上，红军阿姆李梨英在小屋里凝神屏息，等待着从山上下来的人。地下党领导詹如炳摸黑冒雨来到李梨英家中，兴奋地说：“阿姆，红军回来了。”“在哪里？”“在后山边上。”“怎么不快些下大坑来呀？”如炳低声地说：“我就正为这事特地来和您商量。”李梨英毫不犹豫地说：“只要红军用到我，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去办。”如炳说：“事情是这样的，白军的指挥部就在西坑的张厝角……”李梨英抢着说：“西坑乡是我娘家，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捡猪屎的地方。”如炳笑着说：“这真好极了，请您想办法往西坑走一趟，把敌人的情况探明，并赶快送到山上给红军。您回去后先找到那个卖豆腐的曾才炎，他就能把情况交给您，这就全靠您小心行事了。”

正月二十四，西坑老爷宫安济圣王出游，非常热闹。

那天，李梨英以回娘家拜神为名，蒙骗木棚旁边哨站的白军，趁势进入了西坑乡，找到了卖豆腐的曾才炎。她按照曾才炎的吩咐，从西坑到张厝角走一圈，摸清敌情后回到曾才炎家，把他交给的纸片藏在发髻里。天刚黑就告辞曾才炎，离开西坑。一出乡，两个白军搜查盘问后，咂唇弄舌地说：“滚吧，把你拜神这只鸡留给我们下酒。”阿姆心里暗想：白狗抢鸡吃，恐怕吃得下去，吐不出来了。此湘桥卷

刻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能误了大事！逃出盘查后她往前奔，在山径草丛中听见詹如炳的声音，李梨英急忙循声迎上去。一见面李梨英第一句话就说：“快快报告红军，西坑那帮白狗明天就要出发去进攻北坑乡了。”然后把藏在发髻里的纸条交给如炳。接到李梨英送来的情报后，指导员和詹如炳几个人经过商议，大队红军就立即出发了。西坑伏击战打得漂亮极了，红军只有几个人负伤，几十颗土炸炮换来了二挺崭新的“捷克式”轻机枪，还有50多条步枪。胜利的消息传遍了闽粤赣边区，根据地的群众在大坑乡的红旗下欢欢乐乐又过了一个年。李梨英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她第一次探军情就取得成果，实践了自己说过的话“党要我做什么，我就一定去做！”

1944年7月，曾任“南委”秘书长的姚铎叛变投敌，隐藏在揭阳榕城。为消除后患，潮梅党组织部署处决这一叛徒。由揭阳党组织负责人王武负责前线指挥，潮澄饶党组织负责人周礼平负责行动总指挥，李梨英担负起快速传递情报的重任。从余厝洲—浮洋—大窖—云路—曲溪—榕

城，百里交通线，要经过日军、和平军、密探、国民党 186 师和地方武装势力的重重关卡。

一天，王武把姚铎负伤出院的消息告诉阿姆，姚扬言报复，密谋反扑，让阿姆速速将信件带回去向礼平同志汇报。李梨英接过信后，塞进草鞋底里，匆匆赶往余厝洲……潮梅地下党的领导人获悉情报后，策划处决叛徒姚铎的第二次行动。陈德惠（陈家珍）同志作为内线前往榕城深入虎穴，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8

盯住姚铎。周礼平找来李梨英说：“阿姆，我们内线的人员已经行动了，辛苦您再往榕城去，如果王武同志那里有什么情况，请及时告诉我。路上的岗哨近来也加强了，您要多加小心！”“你放心，那些短命仔哨兵像馋嘴猫一样，只要给点便宜，他们对我这老太婆还是通融的！”

阿姆虽年过半百，但时常日走百里，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她时而化装成农妇、媒婆，时而扮成小贩闯过日伪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多次奔走在一条复杂的交通线上，沉着机警地应付敌人层层关卡的盘查刁难，及时地传递情报，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陈家珍同志得知姚铎将出远门时，怕错过刺杀时机，立即找上联络点，把这一重要情况汇报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武。11月12日，姚铎离开榕江侧畔的一间茶室时，被前来刺杀的陈应锐和李亮两位武装同志发现了。他俩紧紧跟踪，来到广场，走近商校门口时，只见陈应锐拔枪“啪”的一声击中姚铎的左手虎口，姚铎乘陈应锐子弹卡壳时，边扑过来边大叫“捉贼哟”！李亮立即“啪、啪、啪”三枪击中姚铎，姚铎中弹后逃进一间厨房，把门关上。李亮追上来用脚踢开厨房门，又一枪击中姚铎的下颚，姚铎栽倒在地。陈应锐唯恐姚铎像上次一样装死，又让李亮补了一枪。得知姚铎死亡的消息后，李梨英迅速返回余厝洲，当晚从草鞋里掏出一封信给周礼平，道：“这是王武同志给你的。”接着她又说：“叛徒死了，这回打成风炉湘桥卷

29

窗……可是，我们的好同志陈应锐后来牺牲了……”李梨英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榕城除奸任务的完成，离不开阿姆这个机智与聪敏的老交通员啊！

（陈光华 整理）

11 谁人不识一阿叨

——原闽南特委书记卢叨的故事

他，归葬当天，绿色的山野里，云霄、诏安、平和数百名群众连成蜿蜒队伍为他送行，当灵车缓缓驶入松枝彩门时，两旁群众竞齐刷刷地跪下，一位老人声泪俱下：“阿叨，阿叨，你回来了！”一时之间，天地同悲、山河

共泣！

他，便是卢叨，乳名成南，曾化名卢在祥、王祥、荡波，是广东潮安区（现潮州市湘桥区）意溪西都村人，曾任中共云和诏县委、闽南特委、闽南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漳州地委书记，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福建省体委主任、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30

乌山情，党和群众的鱼水情

“燎原星火铿锵志，石洞茅寮是吾家”。

在战争年代，在乌山血与火的艰苦岁月中，卢叨同志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而其中最感人的，是革命群众对卢叨同志的救命之恩。

1935年9月，卢叨同志跟随潮澄饶县委从凤凰山根据地转移到乌山，同行的还有一位老妈妈，她便是后来被称为“革命母亲”的李梨英。她的儿子、女婿都牺牲了，但她却强忍悲痛，救护伤员、洗血衣、洗脓衣，把伤病员从一个石洞转移到另一个石洞，一心把革命进行到底。1942年，卢叨同志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住在福建平和、漳浦交界的三角坑。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占领了此地。卢叨等7位同志被迫躲在狮头山背后藏着尸骨的石洞——“金斗瓮”，长达26天，是群众冒死给他们运送食物，才使他们没有饿死。

“万物生死一律同，清流骨灰两相逢。”卢叨同志同乌山革命群众的深情，让他在1988年便立下遗嘱，希望死后将骨灰葬于乌山。“蒸凝愿随东海水，化作彩虹展长空”……

乌山情，血火铸就的生死情

“当年血战阵云高，拼死拼生意气豪”。

湘桥卷

31

“乌山闻海情填满，千万父老念卢翁”。

“与君肝胆最相知，更是危难正气时”。

……

这些诗句，都是卢叨同志去世后，生前的老战友、老部下缅怀他时所写，可谓字字珠玑，句句铿锵。

1937年7月16日，在国难当头，举国上下奋起抗击日寇之时，在漳浦县，发生了国民党驻军157师将闽南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包围缴械的“漳浦事件”；同日，在诏安也发生了“月港事件”，云和诏县委及属下5个区委领导12人全部被捕牺牲。闽南的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乌山的革命斗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恢复云和诏县委的工作，这年冬天闽粤边特委决

定成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和云和诏特区工委，委派卢叨同志担任书记。1938年1月，卢叨担任云和诏县委书记，他依靠乌山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任务。不久，又转入地下，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1947年春，中央指示要在华南创建闽粤赣边解放区。

那时闽南的游击队已分散隐蔽多时，重建部队，谈何容易？

卢叨同志和闽南特委副特派员陈文平等，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乌山革命老根据地。于是，卢叨同从菲律宾回来的王汉杰等同志，到乌山西山岩成立起闽南支队，并且在次年的1月8日，组织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坪坑伏击战。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32

卢叨同志在乌山根据地坚持工作，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同革命战士、群众结下了血与火铸就的生死之情。

卢叨同志从乌山走来，又向乌山走去；他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全部融入乌山的怀抱！成为革命根据地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东粤南闽千里路，谁人不识一阿叨”。

（根据意溪镇政府提供资料整理。）

12 竹：红色联络站

在潮汕乡村，有一种供乡里人喝茶聊天的地方，俗称

“闲间”；在过去，常常成为巡夜人“歇脚”的地方。潮州泗溪塔下，磷溪镇窑美村竹地下党组织联络站，原本就是一处闲间。

苏罗潮是乡里的“扣更”（巡夜）人之一。1947年初的一个夜间，刚好轮到苏罗潮巡夜，有一个叫陈妹的，向苏罗潮打听，说要和几个客人去“细姨”家做客，因地方太远，夜路不好走，想在乡里找个地方借宿一夜。苏罗潮听后，把他们带到乡里的闲间，热情地帮他们安排了住宿。隔天，借宿的人准备离开时，领头的人对苏罗潮说，湘桥卷

33

今后我们经常会在此路经过，我们是从“香港”来，我名叫续豪，你们把我们称为“港客”吧。后来，熟悉了，苏罗潮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干革命的，因为不能暴露身份，才用“港客”这样的称呼。

自此，“港客”经常来这个叫竹的乡里，一年间，有十多次。开头六七次，续豪同志都带着几个客人来，有时三四人，有时六、七人，七八人也有，都打扮成生意人模样。这些人，有男有女，有青年，有学生，年轻人有时还在闲间门口（乡里大公斤上、下房）跳舞。后来续豪同志就少来了，但有其他别的“港客”来。他们有一个接头的

暗号：“‘港’去‘细姨’”。“细姨”就是邻近的革命根据地。

自1947年初至1949年农历七月，苏罗潮一直成为“港客”的联络人。“港客”坐船来到窑美村竹芒下洲上岸，后往东北方向经马头仔弯堤，到竹青龙庙，再往东厢堤进驻窑美村竹乡里大客厅上、下房闲间。

苏罗潮虽然无文化，但随着跟“客人”的接触，接受了越来越多的革命思想，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潮州地下党工作的一员。除了接待来往的“港客”外，苏罗潮还协助陈妹、燕儿等同志，把他们带来的黄金，通过竹乡亲换成货币，用以购买军用物资和费用，支持根据地的革命。

“港客”最后一次来竹乡，是在1949年农历七月。

客人准备离开去“细姨”时，跟罗潮说：潮汕很快就要解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34

放了。当时，乡亲说地方有胡璉兵，不时抓壮丁。罗潮还跟乡里人说不用走，要解放了。

哪知道，就在1949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上午10点左右，罗潮在田间种地瓜，他的长子苏钦武给他送饭时，被国民党胡璉军跟踪，苏钦武急逃水田禾谷丛中。胡璉军的目标是苏罗潮，罗潮被六七个国民党兵包围，他跑到竹大塘边，跳入大池塘中。国民党兵赶到后，朝大池塘开枪射击，子弹击中苏罗潮的颈部，穿过喉咙，苏罗潮因此殉难。国民党兵退去后，长子跑回家告知乡亲。晚上，在竹父母会社，苏龙会、苏炎盛、苏火石等热心乡亲，把苏罗潮同志的尸体打捞上来，安葬于竹东厢堤马头仔弯堤坝旁边的田园头脚。苏罗潮“秘密”参加地下党革命工作的事情，至此才在乡里传开。

（根据苏罗潮长子苏钦武忆述整理）

注：，潮州话读“杉”第4声。

红色乡村故事

枫溪卷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36

1 革命火种熊熊燃烧

——池湖村瓦窑革命据点斗争纪实

枫溪区池湖村曾经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老区村，如今已成为潮州市城市新区的一部分，高档住宅区鳞比栉比，豪华气派。其中的南国明珠住宅小区便是当年的瓦窑革命据点，是潮州历史上发展规模最大、最为隐蔽、地下工作开展最为顺利的革命据点。

“潮州七日红”为潮州播下了革命火种。周恩来、贺龙等所率领部队二十军第三师的指挥部设在西湖涵碧楼，

部分指战员驻扎到农村去，池湖陈厝的追远堂和步熙祠就驻扎有这个部队的成员。家住步熙祠旁边的陈豪杰热情地接待了部队官兵，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革命队伍。起义部队离开潮州之后，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谢汉一和方方来到池湖领导农民运动。不久，这里成立了“池湖农民协会”，并推选陈豪杰为会长。

1928年，谢汉一被叛徒出卖遇害后，池湖农民协会与上级失去联系，遂改为池湖慈善社（又名老爷会），以躲枫溪卷

37

避国民党的耳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池湖村也是地下游击队活动点之一。潮汕地区在沦陷以后成立了游击队，抗日烽火遍布各地。池湖村参加抗日活动的人员也很多，先后有陈豪杰及其子潮远、潮平，陈锦深（后被日寇杀害）、陈黎芦、陈和尚、陈国祥、陈汉端、陈洽辉等30多人。他们多次组织对敌人的袭扰，为掩护党组织和游击队做出了贡献。

1946年1月，中共潮安农村特派员余仰韩奉命来枫溪开展地下革命工作，通过关系认陈豪杰为义父，入户池湖村，并改名陈训德。为方便与外来革命同志的联络，陈豪杰一家开始以卖风炉、厝瓦，卖农田肥料，开杂货店等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是年冬，潮汕地委委员吴建民等人经常来池湖指导潮澄饶平原工委的工作。他们住宿步熙祠，西装革履，扮成大老板来此“洽谈生意”。其时，来到池湖开展革命工作的还有潮澄饶平原工委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的其他一些领导，如王增辉、杏姐（李习楷夫人陈通杏）、李民禧、许杰、许仕鉴、刘永生等等。他们经常来到步熙祠堂集合开会，商讨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 and 战斗部署，均受到陈豪杰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

由于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人数越来越多，为安全起见，王增辉和吴健民等研究决定把地下党组织活动的地点改在池湖田野沙堆群中的瓦窑厂。瓦窑厂是陈豪杰祖上遗下的，距离潮州市区很近，四面都是沙堆，其中竹木茂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38

盛，曲径通幽，十分隐蔽，加之沙堆顶上视野开阔，是开展地下革命的理想地点。

瓦窑厂联络点建设的资金大部由陈豪杰变卖家产解决，建成后成了潮澄饶平原工委机关所在地。李习楷、邱河玉、李诗铭等党组织领导人不时在此开会，地下党的同志们也经常在这里集中，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家”。若是发现有“情况”，同志们便假装是瓦窑厂的工人在做工，或来此做生意的商人。此后几年间，周边官上村、英塘、鹤巢、东风、城南

学校、金山中学等地方的许多有志青年和师生也先后来到这里参加革命工作。

潮汕解放前夕，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周边的英高厦等据点相继“出事”的情况下，池湖村的瓦窑据点却由于比较隐蔽而安然无恙。革命的圣火在这里就像瓦窑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生生不息。池湖瓦窑厂革命据点也因此对潮州地区的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口述：陈潮五 整理：翁义彬）

2 潮汕前线生俘日军的第一战果

——英高厦地下武装斗争光辉事迹之一

现枫溪区的英塘、高厦村，原为潮安县大和区的英枫溪卷

39

塘、高田、下厝三个村落，位于潮汕铁路线的东西两侧，北距潮州 6 千米，东离韩江南堤约 2 千米。

早在 1925-1927 年间，方思琼（方方）等在此及毗邻的乌洋组织农会，领导农民同地主剥削阶级斗争，策应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东征军。当时，这三个村也成立了农会，分属白塔农会和凤塘东门石枕头农会。其时仅有 100 多个成年男子的下厝村，就有陈春义、陈炳木等 70 多人参加了农会。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潮州“七日红”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潮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种子却在这三个村的农民群众中扎下了根。

抗日战争时期潮汕沦陷后，日寇盘踞潮州城。当时韩江边云步乡四甲村与元代古刹法光寺成了敌人的重要据点，与其相邻的英塘等三个村及周围乡里，成了“缓冲区”。它们多次被日伪洗劫，百姓苦不堪言。英塘、高田、下厝三个村的革命斗争，也正是在这关系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蓬勃开展起来的。这些乡村的抗日英雄事迹，为我党在潮汕平原的地下斗争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协助抗日游击队生俘日寇特务队加藤始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日寇侵占潮汕时，潮汕平原也燃起了抗敌的熊熊烈火。西安事变后，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1939 年，我党领导的汕青抗日游击队，便以独九旅搜索队名义，进行抗日武装活动。

英塘村农民王炳荣，利用农闲时间，收购旧铜锡，在浮岗、凤岗一带，接触了这支队伍，并在那里参加了汕青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40

抗日游击队，回乡秘密宣传抗日。

1939 年 9 月中旬，汕青抗日游击队进驻英高厦一带，队部设在距离高田村只有几百步之遥的官寮桥村。英塘、高田、厦厝和附近的全福、白塔等村也分别进驻了队伍。

在英塘，经过王炳荣的秘密串联，有王宏昌等 17 人组成了地下情报组。情报组利用上城上墟的机会，收集潮州城和住云步日军的活动情况，经由侦察班的刘永涛、李朝道等向上汇报。其时，下厝村有陈潮木、陈亚粗、陈荣乾、陈龙声等也先后参加了秘密活动。

10 月 7 日，游击队经过多次的侦查和周密的计划，开始了活捉日寇的行动。派黄玉屏带领侦察班，由王炳荣带路，身藏短枪、手榴弹，化装成农民挑东西往云步市做买卖，伺机动手；又派林克清、许瑛等带领一、三分队，由情报组人员带路，分别埋伏于与云步、英塘隔乡的洋头村、东边村等处策援。

上午 9 时许，日寇特务队加藤始助独自一个人离开营房到云步市喝酒。加藤现身后，李朝道等乘机上前将他抱住，加藤拼命挣扎。此时，参加队伍不久的王炳荣迅速冲上前去，在他鼻孔上用力点了一下，他即不省人事，然后捆绑在木梯上扛走。云步据点的日军闻讯出动，即遭我两处策援伏兵夹击。敌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挺进，游击队获全胜。第二天，加藤始助被押到独九旅。

此次行动，创下了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前线生俘日军
枫溪卷

41

的第一战果，极大地鼓舞了潮汕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翁义彬）

3 赤子丹心照汗青

——记农民运动杰出领导人陈宗如

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人民获得幸福和自由。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和旧军阀的欺压下，中国人民仍然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自大革命时期开始，渴望幸福自由的枫溪人民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谋求翻身解放，跟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前仆后继，直到胜利。期间，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人物。陈宗如就是当时农民运动的一位杰出领导人。

陈宗如是现枫溪区西边村人，1900 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长大后的陈宗如英俊彪悍，艰难的生活锻炼了他的体质和意志品质，而黑暗的现实则使他早早萌发了革命的觉悟和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潮汕地区农民革命运动开始以后，陈宗如便成为潮安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和方思琼（方方）等在乌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42

洋、凤塘诸村积极动员组织农民运动，宣传苏维埃政策：耕者有其田，免交租，社会无欺凌，吸引了广大农民和劳

苦群众参与。与此同时，他大力号召各地成立农会，领导农民同当地土豪劣绅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剥削阶级进行顽强斗争。在他的倡导下，白塔村在枫溪率先成立了农会，苏龙居为领导人；西边、高田、厦厝、英塘先后成立了分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仅有百多个成年男性的下厝村，就有陈春义、陈炳木等 70 多人加入了农会。

1927 年 7 月，潮安地下党县委机关设于西边村，县委书记林务农，委员林谦、许筹、赖其泉、陈府州、黄文河、孙应采（女）等经常来此开会研究农民运动情况、分析斗争形势、指挥各乡农会和潮州城工人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期间，陈宗如尽其所能支持和协助潮安地下党县委机关的工作。

1927 年 9 月，周恩来带领的起义军进驻潮州，当时潮安枫溪乡村的农民运动更为轰轰烈烈。陈宗如频频外出，其母及乡邻问其外出原因，他总回复外出打短工谋生，实则是在暗中做着策应起义军的工作。

9 月 30 日，周恩来、贺龙带领的起义军在竹竿山英勇抗敌，终因寡不敌众，准备撤离潮州。陈宗如原本计划跟随部队继续革命。但部队离潮前夕，周恩来、贺龙出于对潮汕革命的未来考虑，决定委派几位优秀革命者留下，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时任潮安县委委员的陈宗如率先奉命留下。

1928 年 2 月，潮安县委改组，陈宗如任财政科长。由于枫溪卷

43

受革命低潮的影响，地下通信站、活动点相继遭到破坏，西边村被敌人烧毁了不少房屋，大批农会骨干、积极分子被迫离开家乡。陈宗如奉命就地隐蔽，坚持斗争，与敌周旋，往来于凤塘、南陇一带。

国民党反动派经常进村搜捕，到处颁发、张贴告示缉拿陈宗如。陈宗如好些日子都藏身于沟尾溪附近的甘蔗林里以及乌洋山脚偏僻地方。幸得同村热血青年陈顺盛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掩护，并为他送饭送物。

1932 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夜，由于叛徒陈海鹅的再次出卖，设下陷阱，陈宗如在前往南陇与一名一起参加革命的女同志“会面”时遭埋伏的国民党军枪杀，尸体被运往潮州市李厝祠摄像，标朱笔后游街示众。

为了革命工作，陈宗如直到牺牲前都顾不上自己的终身大事。只是因其姐出嫁之后生活困苦，他答应收养其一子，取名陈龙安。新中国成立之后，潮安县人民政府为其母亲修复被烧毁的老屋，并赡养老人家至寿终。

（翁义彬 陈雄）

4 从云步村走出的左翼女作家冯铿

冯铿是民国时期潮汕地区最著名的女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

冯铿原名冯梅岭，又名占春、岭梅，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原籍浙江杭州，清末随祖移居今潮州市枫溪区云步村，及后迁至汕头市。

冯铿出身于富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姐姐都从事教师职业。受家学熏陶，她自小酷爱文学，8岁就开始阅读《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15岁时开始发表作品。

冯铿在友联中学高中部读书期间，正值国民革命在广东兴起，而当时的潮汕地区是广东乃至全国的革命中心之一。在这么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个年仅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自觉投身时代洪流。她认为文学可以为革命助威呐喊，可以点燃人民心中的火焰，开始以笔杆子为战斗武器，与反动势力作斗争。

在此期间，冯铿发表了《国庆日的纪念》《破坏与建设》《学生高尚的人格》等近10篇文章，反映她对现实社会斗争的深刻思考。文章针对盘踞潮汕和广东各地的军阀争地盘、谋私利而不顾人民死活、连年混战的现实，愤慨这些人没有继承辛亥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线光明”，“反而自己扰乱起来”，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更加贫弱的境地。她剖析国家混乱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对旧思想、旧势力“甄灭、划除”得不够干净，“那时的伟人、烈士们，误以为把‘大清帝国’改名为‘中华民国’就达到了目的！所以容溥仪依旧安居皇宫，受遗老们的朝拜，因而惹起了复辟的乱子来”。作为一个中学生，

冯铿对政治的洞察力入木三分，分析鞭辟入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在《一个可怜的女子》和《月下》两篇小说中，冯铿还将其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表现得淋漓尽致。

1928年六七月间高中毕业前夕，冯铿在上海的《白露》半月刊发表了以《海滨杂论》为总题、分《石莲》

《毕竟还是玩物》《夫妇》《滑稽》为小题的4篇具有现代杂文风格散文，从海滨城市汕头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勾勒出时代女性的面影和姿态。这几篇散文体现了思想性、社会性和战斗性的统一。文章不是单纯的写景，或抒一己之情，而是借景物以言志，借叙事记人来摄取一种社会的图景，勾画某种人物的姿态、行为与笑貌，是大革命风云之下社会一隅的真实记录和描摹。这组作品的发表，标志着冯铿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1929年春天，冯铿到上海进入持志大学。由于经济困难，加上对学校不满，不久便辍学。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从此她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1930年3月“左联”成立，她即加入。5月，同柔石等人一道出席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冯铿的文学创作不断成熟。此后，她在文学的百花园里耕耘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被现代文学界誉为“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希望的女作家之一”。

不幸的是，冯铿、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于1931年1月17日在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46

日在上海东方饭店被国民政府逮捕，2月7日被秘密枪决。鲁迅先生怀着无限悲愤之情写下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对同日牺牲的“左联五烈士”的深切悼念。

（翁义彬）

5 英塘脱险记

1946年6月26日，随潮澄饶东纵北撤的李亮、林月、郑伯英、陈平，途中住在英塘村地下联络点王炳荣家。其时，大老彭（李习楷）在余厝洲派许舜炯和陈鹏志（小四）、周锡桐到王炳家接回李亮等四人的枪。

处理完接枪事宜之后，许舜炯三人当晚就住在炳荣家。第二天午饭时，从外面买旧铜锡回家的王炳荣神色异常地告诉他们：“刺仔松利家里来了两个人，是潮城密探队的。”王炳荣整天走街串巷，认得这两个人。

饭后王炳荣出去打探一番回来，许舜炯更觉情况异常。几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由鹏志和锡桐把修理枪械的工具和文件当晚转移到高田村去。

当天下午，许舜炯便离开英塘到礼阳郑村去。临别时对王炳荣说，“如果许杰和其他同志到这里时，你要把情况告知他们，让他们立即离开，千万不能在这里停留。”并与王炳荣约定隔日上午10点钟在村外公婆树会面，准备枫溪卷

47

把一些子弹托他交给王天光。

第二天上午，许舜炯手提藏着30颗子弹的花篮，冒着狂风暴雨赶到公婆树与王炳荣会合。王炳荣见他全身湿透，便要他快点跟自己回家里换套衣服，吃点稀饭，避避雨再走。

到了王炳荣家门口，王炳荣却拦住他，说“且慢。”并告诉他，“刺仔松利家里今天又来了6个人，不知现在走了没有？”

许舜炯一听七窍冒烟，怪他为什么在公婆树时不早说。王炳荣解释说，“风雨这么大，我想他们也许走了。”许舜炯想起昨天的决定，忙问鹏志他们转移了没有？王炳荣回答说还没有。

情况危急万分，必须立刻离开。但是想到其他同志的安全，许舜炯还是跟王炳荣冒着风险走僻路从后门进入他家里。

进屋以后才发现送信路过的林绍明也在。许舜炯连忙要求大家立刻离开。可鹏志他们却说他过于紧张。为此他们还争论了起来。几分钟后，许舜炯让王炳荣把子弹交给王天光，等花篮拿回来立刻就走。

王炳荣刚走出门，6个敌人就从松利家跑过来，他们手里拿着驳壳枪，向大厅冲上来。许舜炯见状大喊：“敌人来了，快跑哇！”

鹏志在前、许舜炯和锡桐在后，直向王炳荣妻子陈婵清房里跑去。鹏志刚要往后门冲出去时，敌人从背后抓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48

住了他的衣服。他猛地往外一冲，白衬衣被敌人扯破了。他乘势用力挣脱，直向野外冲去。敌人并没有向他开枪追赶，手里拿着一片布，转身返回屋里。

这当儿，许舜炯急中生智，急跳上眠床柱边，顺手把蚊帐拉开掩蔽起来。站在眠床脚边的锡桐却被敌人抓到大厅去。接着，许舜炯听到敌人在大厅翻箱倒柜，搜查枪支。

乘敌人在大厅搜查之机，许舜炯又爬到木楼上藏在稻谷桶里，拿两只箩盖在上面。又觉得这样还是不安全，便从楼上爬下，俯身钻进眠床“蜘蛛顶”和木楼之间的空隙里，并伸手拉两个“粿湖”把空隙塞掉。

刚隐藏好，敌人又进屋搜查。一个敌人跳上眠床，伸手把“粿湖”拉出了一半，见没动静，就又推进去。许舜炯一动也不敢动。敌人又拿一支竹子在“蜘蛛顶”挑来拨去。忽然“当”的一声，敌人以为是什么东西，赶忙把它勾出来。一看就破口骂起来：“他妈的，原来是破灯盏！”……

大约下午3点，敌人在拷问陈婵清无果后把周锡桐、林绍明押到潮城去（后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敌人走后，许舜炯等群众来看望炳荣嫂时才悄悄走出来，从后门跑出村子。

（翁义彬）

红色乡村故事

潮安卷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50

1 周恩来到西林乡播火种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曾经四进潮州、两次深入桑浦山麓乡村指导革命工作，令潮安人民肃然起敬，至今让沙溪西林乡群众记忆犹新。

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妄图推翻国民革命政府，其反动势力盘踞东江。为粉碎其阴谋，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联军，于1925年2月1日从广州分三路朝惠潮梅东江地区出发东征。随军东征的周恩来第一次进入潮州。

周恩来一进入潮州，便夜以继日开展工作。组织恢复被军阀摧残的城乡工会、农会组织，着手筹建共产党、共青团的地方组织；整顿恢复地方各级国民党党部；培养发展了坚持在潮安东莆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方惟精、余益求、赖其泉、孙应采等9名进步青年加入共青团大寨支部。在这些共青团员带动下，东莆区西林乡孙厝洋（现生聚村）也建立了团支部。已在1922年10月建立的西林农界（翌年3月改称农会）的负责人孙戊昌和孙木乾等6人成了共青团员。

潮安卷

51

周恩来得悉桑浦山麓潮安西林乡在紫来轩组建农会，甚为欣喜，由共青团汕头特别支部书记杨石魂等陪护，于1925年3月7日深入到西林乡。那天，通信员孙光正来报：上级有重要人物要路过西林找农会领导人，在大寨鸟巢铺活动的上莆区工界救国联合的骨干孙应采，瞒其家翁，以回娘家为由带路前来。农会自卫队长孙陈喜、孙蕉柑，立即布置加强紫来轩周边戒备，在村口巷头增设岗哨，安排巡逻。

晚上7时许，身穿立领中山装的周恩来，由孙清宜等4名农工护送，风尘仆仆，从大寨赖厝抄小路进入桑浦山麓柑林，秘密来到西林紫来轩书斋。孙戊昌喜出望外，当即汇报了西林农会的发展及活动情况：农会会员近千人，农民自卫队200多人，有双刀、水捶、长矛，还有队员自购手枪……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频频点头称赞。然后，周恩来就如何发动群众，扩大规模成立区农会，加强农民自卫队训练等事宜，对孙戊昌和身边的孙木乾、孙应采等人耐心指导。

经过近两个钟头的交谈，孙戊昌、孙木乾等农会领导人受到很大鼓舞。周恩来还向杨石魂特别交代，通知方惟精派武装人员到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领取20支独响摩实新枪，以加强西林农民自卫队武装力量。临别前，陪护周恩来的杨石魂，顺便告诫在紫来轩书斋教书的胞弟杨惠生：办事要稳妥，千万别轻浮，要依靠农会党组织。晚上9时许，周恩来随原护送人员在夜幕掩护下离开西林。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52

1925年7月1日，由广东革命政府改组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为了彻底肃清陈炯明的势力，国民革命军于10月发动第二次东征，东征军原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再次来到潮

州城，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周恩来对东莆区的革命斗争十分关注，决定再次进入西林乡调研。11月底的一个早上，周恩来在杨石魂等人陪同下，由拳师孙清来（揭阳农会负责人，东莆区农民自卫军武术教练）带路，深入桑浦山麓指导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他身披风衣，脚穿布鞋，来到熟悉的西林紫来轩。这里已是东莆区农会驻地，周恩来与区党小组长孙戊昌和区长孙木乾，就如何建立东莆区党支部和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交谈。接近晌午，周、杨二位领导同志由孙柑弟等假扮成陪伴亲戚的几名武装人员护送离开。

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再次深入西林，播下革命火种，点燃了柑乡星火，使潮安东莆区在西林农会党员骨干基础上，建立了党支部。不久，经杨石魂介绍，孙戊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莆区第一任农村党小组负责人，并发展孙木乾、孙应采、孙柑弟等人加入党组织。

形势的发展，预示革命高潮到来。1925年11月，东征军原总政治部驻潮安特派员郭瘦真在周恩来指导下，建立了中共潮安县支部。西林乡又有孙荣裕（后任大和区长）、孙蕉柑、孙中荣等3名农会骨干，加入东莆区党组织。1926年秋，经上级批准，东莆区党支部成立，孙戊昌潮安卷

53

任书记；又吸收孙炳潮等一批新党员，在东莆区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战斗堡垒。正如土地改革时革命歌谣所唱：

“革命红旗遍地飘，打倒土豪灭官僚；三十年前革命籽，开花结果在今朝。”

（孙培存）

2 巾幗英雄孙应采

1927年12月，桑浦山下，乌云密布，山雨欲来。

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随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通过“清党案”，屠杀各地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的黑幕逐渐拉开……中共潮安县部委宣传部部长方慧生、共青团县委书记郭子昂、宣传部部长蔡英智等党团负责人、优秀共产党员孙应采和一批党团员，以及金中训育部主任李雄汉等一批革命同志被杀害。

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寒冬早晨，潮安县彩塘仙乐乡的

人们看到一队国民党兵押着一个青年农妇在游街示众。她遍体鳞伤，颈项上吊着一个20多斤重的秤锤，铁丝穿过她的两乳，然后反绑在双手上。寒风细雨刺骨，脚镣移步艰难，她却咬紧牙根，昂首挺胸，面不改色，神态自若地向乡亲们投来依依惜别的眼光。“那是我们的应采姐呀”，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54

路边人群无不叹息。她，就是巾帼英雄——中共潮安县县委委员、东莆区妇女协会主席、潮安妇女运动革命先驱孙应采。

孙应采，1895年出生于西林乡，由于丈夫出洋谋生，她为帮家计，到近毗的大寨乡鸟寿铺染布间当染踏工。1922年，潮州古城革命先驱余益求与丈夫方惟精（工运领导人之一）等到潮安上莆区、东莆区乡村开展革命活动，组织染踏工团。孙应采觉悟高，很快便接受了革命道理，成为妇女运动中的骨干。她协助余益求串联一批女工，成立了拥有300多名女工的踏布社工团。这是当时潮安农村第一个妇女组织。1923年初，娘家西林乡在海陆丰农民运动影响下和潮城方惟精等革命先驱引导下，组织“农界”（后改称“农会”），孙应采积极参加，成为该乡第一批参加农会的妇女。

青春热血的孙应采，夜以继日地带着余益求、方惟精等人，到上莆区和东莆区各乡村发动群众，带动妇女参加工团和农会。很快，她从一名普通农妇成长为“潮州工界联合会上莆分会”的骨干，负责大寨乡与西林乡的联络交通工作。1925年初东征军第一次进潮州，她在汕头中共特支书记杨石魂培养下，加入共青团。东莆区成立妇女职工协会时，她当选为会长。东征军进驻潮安期间，周恩来在汕头外交后援会领导人杨石魂陪同下，深入大寨乡鸟寿铺踏布社工团指导工作后，由孙应采和工会骨干孙清宜带路，秘密到西林乡农会所在地紫来轩书斋，会见农会负责人孙戊昌，指导建立党组织工作。1926年秋，她被中共潮潮安卷

55

安县委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潮安县第一批女党员之一。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潮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清党”，搜捕、屠杀革命志士。中共潮安县县委和工农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面前，有的人动摇，有的人自首，但孙应采咬定青山，义无反顾，配合脱险的党员和革命骨干继续进行革命活动。4月16日，她参加县部农委书记方临川在大寨召开的关于商讨反击反动派措施的会议后，马上深入乡村发动、组织妇女支援武装暴动。6月，潮安正式建立中共潮安委员会，孙应采成为县委妇女委员。八一南昌起义打响后，起义军将进驻潮汕。孙应采闻风而动，按县委部署，同其他妇女干部一道，分赴上莆、东莆、归仁、隆津等区，发动组织姐妹们做好迎军、劳军的各项策应准备工作。9月23日，起义军进驻潮州城，她一马当先，带领上莆、东莆等区的妇女姐妹，带着鸡蛋、面巾、牙膏、牙刷等慰劳品，上潮城迎接起义军，同潮安各界参加在西湖广场举行的欢迎起义军大会。24日，周恩来率领起义军的领导及第三师第六团从潮

州城出发，进驻汕头市。孙应采又沿潮汕铁路线组织各乡村的妇协，带动妇女在铁路线设茶水站，慰劳起义军。直至30日国民党军队围攻潮州城，起义军因寡不敌众撤离，潮安重陷白色恐怖之中。此时，孙应采仍坚持在上莆至东莆区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斗争。

孙应采担任县妇委之后，经常抛头露面，国民党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56

安县治安队对她这个“共党危险分子”怕得要死，恨之入骨。1927年12月22日，国民党治安队得知孙应采秘密回家收拾行装，准备随工农革命军出发，连夜组织抓捕。第二天早上，敌人将孙应采在仙乐、西林等乡村游街示众后，押解潮安监狱。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马上把孙应采推向刑场，而是妄想通过软化其斗志，让她背叛共产党。然而，利诱和酷刑只能摧残她的身体，却无法动摇这位女共产党员的信仰。

烈女浩气锁日月，巾帼英雄尚凛然。年关前夕，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南校场上，身带脚镣手铐的孙应采，在刑场上迎风而立，在敌人的乱枪中高呼革命口号，以其宝贵的青春热血，去殉道自己所信仰的伟大事业。她在人生的道路上才度过32个春秋，许多革命工作尚待她去完成，她多么希望能再与同志们一起生活和战斗。自从向党宣誓的那一刻起，她就把一切交给党，至死不悔！

（孙培存）

3 老赤卫队员余诗史

1979年12月某日，古巷公社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铃急剧响起，电话那头是“革命老人”柯鸿才兴奋而焦急的声音：“喂！喂！请通知横溪大队老赤卫队员余诗史潮安卷

57

同志，马上到西湖涵碧楼，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开国大将粟裕要和他的老战友、老赤卫队员余诗史同志见面并合影。”紧接着，电话又传到横溪大队。尽管寻找余诗史的大队领导，急得热汗涔涔，但还是找不到粟裕大将指名道姓的老战友。

过了几天，余诗史终于从战友柯鸿才手中，接过了大将亲手题签的大将戎装照，相片背面工工整整写着：送老赤卫队员余诗史——粟裕。捧着大将亲笔题签的相片，这位铁骨铮铮的老赤卫队员，不禁老泪纵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那段红色经历，以及他与大将结缘的红色传奇，永远铭刻在心中，终生难忘。

1926年，由中共潮安县委、县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归仁区农民协会，在登塘圩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会上，余诗史当选为区农民协会自卫大队长。从小就接受进步思想，决心

跟共产党走，愿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余诗史，被群众推选为横溪村农会主席。为了适应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潮安县部委在东莆区大寨，举办“农民自卫军模范队训练班”，余诗史为训练班教员。1927年2月23日，余诗史和县总工会、农民协会主要领导人等到汕头市参加“潮梅海陆丰第一次农民、童子军代表大会”。会议由东江特委彭湃主持。26日下午，余诗史与参会代表，投下了《拥护减租减息运动、反对地主豪绅的五大主义决议》庄严的一票，又以代表资格参与表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等多项决议。余诗史和全体代表在永平楼前举行“发展农运、革命到底”的盟誓。彭湃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58

慷慨激昂地念完誓词后，高举起满满一碗猩红的鸡血酒，一饮而尽！余诗史跟着将鸡血酒高高举起，仰头倒入口中，胸臆间刹那升起誓言：我余诗史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留下为人类献身的魂！

会议结束后，余诗史回到归仁区，领导和配合以林妈陂农军、赤卫队为主的农民武装，对区内一些恣意侵吞公款、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并与区农会领导人发动、组织农会代表，联名向县政府请愿，拘办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同时带领农军，用大刀、梭镖、斧头、鸟铳等原始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右派展开武装斗争，为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打下了基础。

正当归仁区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1927年4月15日，驻潮安的国民党军警，奉潮梅警备司令部密令，对共产党潮安县委驻地省立四中、县总工会、农会等进行围剿，史称“四一五政变”。

“四一五政变”后，余诗史等人奉上级指示，转入地下斗争。他和一批归仁区革命志士，同时遭到国民党军警通缉。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余诗史隐蔽于归仁区深山丛林中。一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上级指示当地农、工、兵、学、妇等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做好欢迎义军到来的工作。余诗史兴奋万分，与归仁区的农会领导者一起，组织农军、赤卫队，发动群众，做好迎接义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9月23日，起义军攻占潮城，周恩来、贺龙、叶挺、潮安卷

59

彭湃、郭沫若等义军将领，随同进城。潮州西湖涵碧楼，成为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司令部。余诗史接到上级紧急指示：火速进城，配合赤卫队进行保卫工作！进城之后，余诗史和赤卫队员柯鸿才，担任保卫义军司令部和军需物资仓库重大工作。与此同时，归仁区农民自卫军分别负责把守各进城路口，配合赤卫队在城内各处开展巡逻保卫工

作。在担负保卫义军司令部时，他亲身聆听了周恩来在西湖广场的革命演讲；在保卫义军军需物资仓库时，他与年轻的班长粟裕认识，并结成亲密战友。

余诗史在保卫工作中，亲眼看到粟裕严密的布岗设防，镇定自若的指挥能力。他经常提醒保卫人员，要提高警惕，坚守岗位；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要经常巡视、查岗。由于余诗史服从命令听指挥，工作严谨，警惕性高，很受粟裕赏识。粟裕经常挤出时间，与余诗史谈心，向他了解当地农民疾苦，以及农运、赤卫队及自卫军的组织情况。经过与粟裕的接触与交谈，余诗史的心更明，立场更坚定。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大救星。此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9月30日，起义军从大局出发，按照党中央部署，撤离潮州。临别时，余诗史紧紧地握住粟裕的手，满怀不舍地说：何时再来潮州？粟裕满怀信心地回答说，待到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我一定要到潮州来，来看看潮州的父老乡亲，来看看战友们！余诗史和欢送的人群，依依不舍地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60

目送着义军离去。送别了义军之后，余诗史又毅然回到归仁区的苍莽群山中，投入新的战斗。

从此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余诗史心中始终怀念着“潮州七日红”的壮丽岁月，盼望着能与曾经并肩战斗的年轻班长粟裕，在潮州再见上一面。今天，大将终于回来了，而让他终生抱憾的是，他却没能见到大将一面。余诗史久久看着手中粟裕大将亲手题签的珍贵照片，流下了温暖的、幸福的泪水。

（陈德群 吕继茂）

4 从农民到将军

在潮安区古二村里，屹立着一棵挺拔的榕树，粗壮的树干，浓密的枝叶，为附近村民带来丝丝凉爽。这棵树就是开国将军陈德种下的，这里的人们都称之为“将军树”。在将军树附近，有一座单进的曲尺型院落，硬山顶灰瓦面屋，夯土灰墙，经过了岁月的侵蚀，门外横梁已跌落在地，墙体也已斑驳脱落。这座老屋便是陈德将军的故居。1914年7月陈德出生于此。

旧社会，穷人的命运如浮云萍踪，前程莫测。陈德11岁丧母，17岁时父亲离他而去，并留下一笔债务。陈德被潮安卷

61

迫到邻乡的瓷窑里当雇工，后竟被人哄骗卖身到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当兵。1932年9月，陈济棠的部队在南雄水口被红军打败，全线溃退。混乱中陈德趁机躲进草丛，随即参加

了工农红军。开头在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当战士。跨进了红军队伍，陈德觉得一切都陌生，也都新鲜。红军上下，不称长官，称同志。红军穿的都是破旧的衣服，拿的是破旧的老套筒子枪，可是打起仗来个个都是骁勇善战。

1933年初，在指导员施中昌的影响和培养下，陈德光荣地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陈德思想进步，作战勇敢，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当时陈德在第一军团野战医院当文书。红军进入湖南边境时，他的踝子骨肿痛，步履艰难，领导拟将他安排在群众家疗养。但陈德自己要求，哪怕爬着滚着，也要跟红军走到底！就这样陈德忍着剧痛一瘸一拐跟着大部队继续前行，也正是这种毅力，支撑他走完全程。长征路上，红军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陈德也从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指导员。中央红军长征不久，陈德被调到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连任职，先是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兼任指导员。在战斗的日子里，他始终怀着共产主义理想，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从党的事业考虑，表现了很强的党性观念。在长征路上他不但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抢着干各种最艰苦、最危险的活。每天行军打仗，他总是在后面搞收容，给伤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62
员做宣传鼓动工作，为战士扛枪，扛背包，有时一次要挑五六支步枪，当时对战士是很大的鼓舞。陈德不仅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和影响广大指战员，而且把理想信念教育结合到部队各项工作中去，把远大的理想与日常的工作、学习联系起来。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黔北地区前进。陈德参加了强渡乌江、攻打遵义等战斗。遵义会议一结束，红军展开了四渡赤水之战。陈德与周长胜连长率领三连战士随二师占领习水，直逼赤水城下。在组织冲锋时，陈德对三连战士动员说：“我们是模范连队，是钢铁，是压不垮、打不烂的钢铁。”红军抵达哈达铺时，改为陕甘支队。陈德被调到二连任支部书记。自此，他以战斗员的身份参加了吴起镇、直罗镇等战斗。

陈德自小过惯了艰苦的生活，他所带领的连队战士都以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榜样。长征路上，他们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这个连队在长征出发时有183人，到了陕北胜利会师后，仍有147人，成为当时红一军团保员率最高的连队之一。

后来，陈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他从长征时担任连队指导员到团政委、师政委。1953年7月，

陈德调任第四十二军副政委，翌年任政委。两年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潮安卷

63

最后，以一首诗概括陈德将军的一生：

从农民到将军

农家一小兵，跟党步长征。

自历云和月，何乎暗与明。

挥戈驱敌寇，跃马逞豪英。

百战成儒将，汗青留伟名。

（陈两炎）

5 古大存的好战友孙木乾

孙木乾，1904年8月生于西林乡棋盘村一户穷苦人家，历任西林农会负责人、东莆区农会主席兼区长，继任潮安东莆区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古大存身边战斗小分队指挥员，成为古大存的好战友。

1922年夏，孙木乾同孙戊昌一起参加“潮安工界联合会上东莆分会”；10月初，一道组建“潮安县西林农界救国会”（翌年改称“西林农会”）。由于他组织能力强，勇敢果断威信高，被会员们推举为西林农会负责人之一。

1925年9月14日，东莆区农民协会成立，孙木乾被选任为东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64

莆区农会主席兼区长。

东莆区农民协会在西林成立后，孙木乾得知生聚洋敌我力量悬殊，东厝农工“赤派”组织有被吞没的危险。他果断把东莆区农会移至生聚洋，巩固了那里的革命组织。数月后，孙木乾发觉那里的反动势力十分顽固，上级领导进出恐有危险，便决定把农会迁至群众基础牢固的家乡棋盘村。几个月后，因棋盘村子小，不便举行大型活动，于是并入主村的西林农会。

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1926年初，孙木乾根据潮安县委要求，组建了东莆区农会自卫队，后改编为潮安工农革命军。此时，孙木乾当选县新农协委员。当他得悉邻近古楼村一绰号叫“独目狗”的地痞受雇到西林伺机暗害县农协委员时，随即布置自卫队员伏击，把“独目狗”逮住后拖往金石陈厝陇埔，亲自举枪处决，及时灭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军，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9月23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等带领起义军向潮汕转移，由杨石魂自丰顺带入潮州。为了欢迎起义军，孙木乾召集东莆区各乡队伍，于24日一早集中于陈厝陇埔，高举东莆区农民协会大旗，

浩浩荡荡上潮州，在涵碧楼前受到周恩来等南昌起义军领导人的接见。

“潮州七日红”后，敌人疯狂反扑，“围剿”西林等革命乡村。1928年，孙木乾被县委委任为东莆区党支部书潮安卷

65

记，秘密住在高厝洋锡薄学徒孙清弟的阁楼上，继续组织隐蔽的地下斗争。1929年的一个夜晚，孙木乾接上级转移通知，由孙清弟等人护送到贾畔（今贾里）寨内搭船，辗转揭西。他以补鼎作掩护，几经周折，在丰顺八乡山找到古大存的队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战斗小分队一名骁勇的指战员。1931年初，在攻打揭阳东寮的惨烈战斗中，孙木乾与军长古大存大队伍失去联系，后在丰顺八乡山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

志同道合成知己，革命情谊如山重。1956年7月，老军长古大存从北京到广州开会后，专程来西林乡寻访老战友孙木乾，后从烈士名册中才发现，孙木乾已于25年前在丰顺牺牲。老军长顿时悲痛万分，激动地说：“木乾呵，我的好兄弟呀，战死沙场了……好样的！”

（孙培存）

6 革命火种从这里燃起

——世田村的红色印记

在潮安区登塘镇的西北端，潮、揭、丰的边界，有一个村庄，这里山高林密，流水潺潺，梯田层层，岩石成洞。这里就是著名的革命老苏区——世田村。

1929年的一天，一支两百多人的红军队伍秘密来到世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66

田村。为首的是一个中年汉子，他身材结实，古铜色的皮肤，络腮胡子给他增添了几分英气。这人名叫古大存，是中共东江特委派遣到世田村开展革命工作的。

村民们见到红军战士，宛如见到亲人一般。红军一行把总部设在赖屋祠，稍作安顿后，便把村里的青壮年秘密召集起来。“乡亲们，上级此次派遣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我们村成立赤卫队，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投身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斗争中来，大革命的高潮势不可挡，我们当家做主指日可待……”铿锵有力的话语响彻全村，大家争先恐后报名，陈宝林，蓝朝芬，蓝朝约……一百多人的赤卫队宣告成立！赤卫队同时加入了以古大存为军长的红十一军行列。

此后，这支队伍夜以继日加强训练。古军长亲自指导，排兵布阵，他平易近人，爱护战士，说话风趣，战士们都很喜欢他。1930年5月31日，国民党围剿世田村，红十一军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一时间，硝烟弥漫，呼啸

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枪弹从每个黑暗的角落里射出来，到处是浓烟和纷乱，枪声淹没了一切，田野在摇晃，下沉，溶解……在战斗中古军长的外甥子古焕中不幸牺牲，遗体抬回村里，战士们悲痛不已。古军长强忍悲痛，鼓舞士气：“同志们，革命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大家纷纷把枪口朝下，以此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群山无语，流水静默。在世田村这片黄土地上埋下了烈士忠魂。

潮安卷

67

有一次，国民党探知赤卫队驻扎居西溜村，便连夜派遣精锐部队前来攻打。当时只有赤卫队和学生军（学生军是卢笃所教的在校学生，被带出来参加革命），武器落后，实力悬殊。情况紧急，古军长写信命蓝合顺跑步往揭阳调回红军，红军未到之前已有部分战士伤亡，红军一到马上登上观音坐莲崇。不料，敌军早登上居西溜崇，双方相距三四百米，立即发生激烈战斗。红军、赤卫队、学生军打得很勇敢、很顽强，古军长一马当先，多次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因敌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火力猛烈，红军没能冲过去。有8个战士牺牲了，接着又有二个三个、五个倒下牺牲了。古军长的脸上蒙上悲痛的神色。吃午饭时，他在一旁敦促战士们：“同志们，快些吃，吃饱一点，等一下我们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等战士们吃饱后他才走近饭桶，饭已所剩不多，他干脆用手抓着吃，见此情形，战士们无不眼含热泪。当天下午敌人获得补给后，火力十分猛烈，我军弹药缺乏，且战且退，又有战士牺牲，整整打了一天。直到天黑下来，我们损失惨重，死伤无数。全村的男男女女自发到战场收埋红军尸体，看到牺牲的战士们血肉模糊陈尸荒野，村民们忍不住号啕大哭。岩石哽咽，黄土哀鸣，仿佛在凭吊烈士英灵！

1930年8月，国民党会同潮、揭、丰三县反动派联合围剿各革命乡村，红军被迫撤退，归仁区苏维埃政府受破坏停止活动。世田村成了重点围剿对象，敌人到处搜捕赤卫队员，一进村就烧杀抢掠，房屋被烧毁，耕牛、家畜、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68

粮食等被洗劫一空。村民们不敢回家，在山上露宿，藏石窟，只能吃野草、野果、金狗子、树叶，有的饿死在山上无法收埋。敌人撤走后，村民走回家一看，到处一片狼藉，没有鸡啼犬吠，成了一个空村，惨不忍睹。此次大劫难虽然破坏了据点，但无法扑灭红色的革命火种。解放战争时期，以刘凯为队长的游击队以世田村为据点开展游击斗争，岩洞密林成了天然的屏障，世田村的儿女们革命热情不减，军民齐心迎来胜利的曙光！

7 上春村童子团团团长林振居

“来，来，来！童子团快起来！打倒它，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兵政权（呀）苏维埃，苏维埃！”1935年春天，山花烂漫，一队童子团唱着革命歌谣，走在山村边的田垄上。潮澄饶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陈耀潮刚要进村布置工作，被童子团拦了下来，“有通行证吗？”“有。”“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耀潮。”只见领头的少年奔跑过来，“耀潮叔，原来是你，我们在巡逻，还以为奸细呢。”“我像奸细吗？”陈耀潮故意板着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笑声在山谷回荡。

领头的少年叫林振居，1921年4月出生于凤凰大山上春村一个佃农家庭。1934年红军进驻凤凰大山开辟根据地，潮安卷

69

成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分田分地。静寂的山区掀起了革命风暴，年仅14岁的林振居卷进了革命洪流。

林振居的家庭是革命“基础户”，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张敏、陈耀潮、文锡响、陆位保和红三大队政委普益多，红军独立大队队长张良，印刷所的卢叨、阿云（卢叨的爱人）、陈娟等，经常到他家联系、接头。振居的大哥振编参加红军，二哥振英是印刷所交通员、少年先锋队队长，父母担任村政工作。林振居就是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中受到熏陶。

1934年春，童子团成立，他任团长。每天，他集中全体团员在谷埕上操练，唱革命歌曲。晚上到各家各户宣传，有时还会随红军和赤卫队到阵地前沿，高唱着《告白军士兵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分田分地正忙，为防止不法分子破坏，童子团日夜轮流放哨，检查通行证。夏耕时，林振居率领童子团在上官村放哨，土劣分子林佳从经过这里，因没带通行证，振居不让他出去，他拿着木棍对振居猛殴致伤。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一贯横行霸道、欺负村民的林佳从被苏维埃政府判处死刑。从此，他的儿子林振雄，怀着一颗仇恨的心，要为其父报仇。

1935年三四月间，上春村分田时，林振居肩背着枪，组织童子团协助分田，有的丈量田亩，有的登记面积。敌人来了，便把田亩册和算盘藏在山上，拿起枪来准备抗击敌人；敌人走了，分田组人员又继续进行丈田，使上春村赶上早造插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情绪特别

70

高涨。虽然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仅获得一造收成，但是它使农民群众从中悟出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决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7月，上春成立了苏维埃政府。8月，邓龙光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浮

凤根据地，浮凤根据地完全被孤立。1935年秋，红军撤离浮凤苏区，转移福建乌山。国民党军独九师邓龙光闯进苏区，大肆屠杀……凤凰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红军撤离后的第八年，即1943年，林振雄长大了，在其叔父林某某（国民党党棍）的周密谋划下，指使其侄媳黄某某到林振居家里，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振居到他们家里座谈，一进门，十几个打手一拥而上，用绳索捆住振居的手脚，棍打脚踢，打得他遍体鲜血直流。林振雄对着振居大声吼叫：“为父报仇，打死无事！”乱棍阵阵，振居门牙全被打掉，昏了过去。农历三月初一晚上，林振雄带着几个凶手，把林振居、林材春（任过赤卫队队长）两人带到佛戏埔枪杀。林振居被打三枪后，未击中要害，又补了三枪才倒下去。凶手们回家拿“告示”回来，见振居坐在草地上呻吟，林振雄等人被吓得失声大叫，又再打了三枪。九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这位年轻的童子团团长的生命，那时他才22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浮凤苏区童子团经常唱革命歌曲，当时比较流行的有四首，特转录如下，以表示对林振居等革命烈士的怀念。

潮安卷

71

（一）童子团歌

来，来，来！童子团结起来！
打倒它，国民党反动派，
建立工农兵政权（呀）苏维埃，苏维埃！

（二）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
爱护群众，到处受欢迎，
公买公卖不相欺，
劳动大众最相亲，
讲话真和气，
开口不骂人，
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都欢迎。

（三）劳动妇女歌

劳动妇女听缘因，
听我从头详细陈，
自古及今个天下，
生作娼娘人看轻。
自从落涂哭哇哇，
就被看作别家婆。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72

倘若会活是造化，
不然江边乞狗拖。

（四）告白军士兵歌

白军士兵你来听，
你们都是穷（啊）苦人，
因穷苦，才当兵。
嗨哟，嗨哟……

（杨玉坤）

8 许甦魂以诗明志

许甦魂，又名许进，原名许统绪。1896年10月生于广东省海阳县龙溪都（今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一个贫农家庭。1916年到新加坡，1921年参加国民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创办进步报刊，宣传革命主张。历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秘书长、中共海外总支部书记，南昌起义期间任前敌委员会秘书，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前敌委会委员、政治部主任。1932初在中央苏区不幸牺牲。

潮安卷

73

以诗词明志，是我国历代爱国志士抒发报国抱负的手法，如文天祥、岳飞等。为了人类的最后解放，建立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无数革命先烈，尤其是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多以诗明志。许甦魂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已在消逝，必将永远消逝。

“明天”已经到来，定会迅速到来。

月转星移，是宇宙的自然现象。

这黑暗社会的今天啊，要人类来赶跑！

用血和汗，创造美好的明天！

用欢笑和热泪，迎接胜利的明天！

这首题为“潮汕独立讨袁运动有感”的诗歌，是许甦魂在香港革命党人策动潮安和汕头驻军起义，并攻占潮安，进据汕头，进而宣布独立讨袁有感而写，并发表于1917年2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这首诗是他在参加南昌起义失败二年后，蒋介石反动政府勾结港英当局将其逮捕，在黑暗的牢狱中写下的，其中有如下几句：

转眼二寒暑，

憔悴自支持，

苦况问心知，

群魔未泯日，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74

矢不移。

许甦魂出身贫寒，少年时边打工边刻苦自学，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对袁世凯窃国，西方列强妄图瓜分中国以及国土的沦丧充满了无比的愤慨。同时，他更加仇恨社会的不

公和军阀混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他反复诵读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中一首叫《猛回头》的诗句：“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在进步书刊的启迪和影响下，许甦魂重新考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将原名许统绪更改为许甦魂，以示心灵的觉醒和与旧我决裂的决心。他用开头那首诗歌告诉世人，一个腐朽没落、丧权辱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今天”，在觉醒了的中国必将永远地消失，而且一去不复返。一个美好的“明天”即将到来。他用“今天”暗喻黑暗的统治政权和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欢呼一个主权独立、强盛的“明天”就要到来。新旧交替，这是必然的社会规律。同时，许甦魂以诗表明心志，他要和人民一道，不惜流汗流血，把反动政权、卖国贼和侵占我中华国土的西方列强彻底赶走，迎来胜利的明天。然而，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激情，誓为夺取胜利明天的许甦魂，美好的愿望被现实击碎了。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他又一次觉醒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是，许甦魂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时候，他原来的对国民党的一点希望彻底地破灭了，与毛泽东、林潮安卷

75

祖涵、董必武等人联名反蒋，指出“去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的蠢贼”。接着以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信心，义无反顾地赴南昌参加打响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一枪。南昌起义虽然在敌我力量悬殊下失败了，但绝没有使共产党人屈服，许甦魂决心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坚强领导下继续苦斗。由于叛徒的出卖，许甦魂在国民党政府和港英当局勾结下被捕了。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许甦魂回忆起他从一个贫穷的孩子，到杂货铺的小伙计，一直到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短暂路程。从懵懂无知，从迷茫徘徊到寻找光明，一路走来，无憾无悔。今天虽然身陷囹圄，肉体遭受到极大的折磨和摧残，以至达到难以自持、濒临死亡的境地，但他以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与敌人作斗争。敌人用尽一切伎俩，妄图从许甦魂身上得到我香港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以及地下党员的名单。许甦魂从敌人的审讯中看出了敌人的心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迷惑敌人，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组织成员。于是，遭到更加严厉的折磨。面对敌人的各种刑罚，许甦魂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说只要他说出党的秘密，并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就放他出去，还许以高官厚禄。许甦魂不为所动。他对那些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和利诱，出卖灵魂，从而当了可耻叛徒的人，嗤之以鼻。许甦魂已经做好了为党的事业而牺牲的准备。严刑，永远不能

摧毁为了崇高信仰而奋斗的坚强意志；高墙，永远关不住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76

共产党人为求得全中国彻底解放的雄心壮志。许甦魂挥笔赋诗明志：“群魔未泯日，矢不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英雄气概，以及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

后来，经香港地下党组织和爱国志士的积极营救，许甦魂终于得到了自由。出狱后，奉党组织之命，经河内进入广西，参加百色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临行之前，他将在狱中所写诗词赠予前来送别的战友彭泽民，再次向党表明心志，同时也表示与同志共勉。

（黄瑞平）

9 党的好女儿黄秋富

在潮安北部凤凰圩后山岗上，有一座庄严肃穆的“黄秋富烈士纪念碑”。纪念碑记载着为了人民解放和新中国诞生而英勇献身的黄秋富烈士的故事，也记载着一段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岁月。

1918年6月24日（农历），黄秋富出生于凤凰山一个叫长埔美的小村落。在黄秋富二三岁时，她的父母因贫病交困相继逝世，她的婶母负起了抚养孤儿小秋富的重担。黄秋富13岁那年，凤凰山迎来了红军队伍，那是中共潮澄饶县委领导的“红三连”。受苦受难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成立农会，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潮安卷

77

民运动，到处传唱红色歌谣。哈溪边的山崖上，呼啦啦飘起了一面面绣着黄犁头的红旗。黄秋富的外婆家在大山，大山那里是红色苏区，农民的天下。她翻山越岭来到外婆家的凤山乡，每次看到那些跟自己一样年纪的儿童团员，扛着红缨枪，在村路口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很是羡慕。一天，她终于对舅舅说出心里话：“我不回长埔美村的家了，要留在凤山乡，参加儿童团闹革命。”舅舅对着小秋富点点头，笑了。从此以后，凤山乡儿童团里，多了一个留长辫子的美丽小姑娘，她扛起红缨枪，跟着小伙伴们一起站岗、放哨。中共浮凤区委决定对小秋富进行重点培养，让她当起地下交通员，还带着小伙伴通过敌人封锁线，送情报、张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将小红旗插到凤凰圩埠的各个角落。上圩埠的村民们，见到花花绿绿的标语，知道红军来了，凤凰山要换天了。“红军来了！”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凤凰山的村村寨寨。敌人慌了，他们到处打探，这事是谁干的？最后从一些口风中得知是一群小孩子的把戏。敌人秘密抓来12名十来岁的小孩，塞进一口废弃的炭窑，堆上柴草，将窑口堵死点上火，十二条幼小的性命，被熊熊烈火吞噬了。灭绝人性的暴行，天遣人

怒。于是，越来越多的山里人，越过敌人封锁线，走进深山，参加红军，扛起梭镖，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报仇！又一个圩日，人们发现凤凰圩埠的革命标语更多了，还多了“向敌人讨还血债”的标语。山里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又是黄秋富和儿童团员们干的。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78

1933年5月，黄秋富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黄秋富，发誓将生命交给党，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同年，中共浮风区委决定，派黄秋富到长埔美村，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她欣然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回到家乡，发展秘密组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回到家乡的黄秋富，开始了地下工作。长埔美村不像凤山乡，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她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在家乡，她一方面秘密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一方面利用对家乡路熟地熟的有利条件，经常单身越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哨站，到凤凰圩埠散布传单，张贴标语，甚至将传单撒到国民党军把守严密的乡公所，撒到乡长林希甫的案桌上。不久，敌人密探终于掌握了黄秋富的秘密活动地点。于是，一张抓捕黄秋富的黑网张开了。

1934年1月15日，中共浮山区委委员黄来敬，冒着刺骨寒风，翻过南岭，风尘仆仆来到许宅村，主持召开地下党组织会议，传达区委指示和研究新一年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许宅村一处地下交通站，黄来敬与先期到达的黄秋富和另外两位同志汇合一起，因其他几位同志尚未到达，四人先围着炭炉取暖、谈心。这时，埋伏在周边的国民党兵，摸黑将小屋包围起来。黄秋富和黄来敬等四位同志不幸落入魔掌。这时，黄秋富意识到，未到会的同志，此时应该离此不远。为了掩护同志，黄秋富突然高喊“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口号，呼声在许宅村上空回响。已走近小屋的同志，听到黄秋富高昂的呼声，知道潮安卷

79

出事了，立即机警地回撤，迅速离开许宅村，安然脱险。第二天晚上，敌人将黄秋富四人押送到国民党邓龙光部属罗营长驻地。敌人连夜对黄秋富四人进行审讯，企图从中得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情况，却遭到了黄秋富的严词斥责。恼羞成怒的敌人，立即对黄秋富他们进行严刑拷打。第四天，敌人将黄秋富四人押至饶平县城，投进恐怖阴森的监狱。在狱中，黄秋富和她的战友们，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戴着脚镣手铐的黄秋富，带着难友们，在牢房里高唱革命歌谣：“日头出来满天红，手举红旗只为穷，誓把蒋匪除干净，土地革命就成功。”惊慌失措的敌人，

急忙赶来喝止，用木棍塞进黄秋富口中，鲜血顺着木棍往外流。坚强的黄秋富，将鲜血吐到敌人的脸上，又唱起来……在四十余天的监禁中，黄秋富处处表现出一个共青团员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

正月十四这天，是凤凰圩埠的第四个圩日。此前一天，敌人把黄秋富从饶城押到凤凰山。趁早赶圩的人们，看见哈溪岸边的松树上，吊绑着黄秋富和黄来敬等四人。敌人总在人多的圩日杀人，“以儆效尤”。黄秋富与敌人想的刚好相反，她想利用今天，向乡亲们作最后的革命宣传，唤起民众的革命斗志和对国民党右派的仇恨。

“日头出来满天红，手举红旗为农工，誓把蒋匪除干净，土地革命就成功……”对着越来越多的乡亲，黄秋富又唱起了革命歌谣。乡亲们纷纷围了上来，见此情景，流下眼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80

泪。敌人慌了，一边用枪杆将围上来的人压回去，一边用枪托击打黄秋富。这时，黄秋富一眼看到了走在人群前面泪流满面的婶母。她对前来送别的婶母大声说，勿难过，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穷苦人当家作主的日子来到了。

敌人将黄秋富等四人从松树上解了下来，群众的心绷紧了，敌人行刑的时刻到了。忽然，黄秋富坐到地上，抓起五粒小石蛋，将一粒往上一抛，石子落下，接住，再将另一粒往上抛，这是黄秋富最爱玩的游戏，潮汕人叫“抓科子”。黄秋富的童真，她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露无遗。

终于，敌人将枪口对准黄秋富等四人的胸膛。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壮烈的口号声中，枪声响了。党的好儿女黄秋富、黄来敬等四位英雄倒下了。鲜血流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十六岁的豆蔻年华，从此在凤凰山上涅槃、永生。黄秋富的名字和她英勇就义的日子——1934年2月27日，还有她走过的革命道路，永远镌刻在高高的凤凰山上、在人民的心中、在共和国的光辉史册上。

（黄莘）

潮安卷

81

10 姚为敬烈士的家庭轶事

在潮州涵碧楼历史展览馆内，烈士姚为敬的姓名高挂墙上，他英年早逝，万人崇敬，而鲜有人知的是他身后令人悲恸的家庭。

姚为敬是东凤镇横江村上堤巷人，父亲姚才胜在为敬童年时就过世了，只有一个姐姐叫姚素花，比为敬年长三岁。就这样，母子三人相依为命，靠仅有的三分旱地种蔗过日子。种蔗多粗重活，如培蔗、斩蔗、挑肥等，都靠男

人为主要劳力。父亲的去世，担子全压在其母身上，母亲与姐姐起早摸黑干农活，为敬挑水，拾柴火，忙家务。看到母亲夜间还纺纱织麻，三餐尚不得过，为敬立志要出去干一番事业，改变家庭。这使他变得十分坚强。

由于父亲过世，母亲又体弱，家徒四壁。虽母亲和姐姐力耕，奈何缺米欠薪，亲戚贫困，无力扶持，邻居几户虽是侨户人家，与邻里关系融洽，经常来往，却因番批少寄，顾己不及，也只能支援一些番薯、麻豆、植麦之类食品，解决燃眉之困。为此，迫使为敬外出，走上革命道路。

为敬离家之后，音信杳然，不知去向，家中万分牵挂。据他姐姐姚素花的回忆，与他仅会面一次——那是1927年中秋后一个晚上，大约九时多，为敬衣裳单薄，神情憔悴，回到家里。久别重逢，见到为敬回来，母子三人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82

抱头痛哭，看到为敬脚手伤痕累累和块块血斑，母亲更是悲泪涕流。吃了二碗稀粥和几块番薯后，一问才知道他从江东往彩塘岭头送信（情报），途径桑埔山，手提竹篮装黄瓜作掩护，不幸被土匪搜查，劫掠到山后。为敬知道这是他们一为勒索钱财，另为搜掠地下党。于是他们先设钓饵，煮饭并生炊乌鱼，每人一条，看其食相，分别确定赎金多少：一是专食鱼肉的，是穷苦人，无钱；二是挑食鱼皮、膘肚的，是家中较富有的，赎金要多些；三是专挑乌鱼二层乌肉和鱼术（乌鱼腱）的，是富户人家，赎金最多。为敬机灵，大吃鱼肉，被定为贫苦人。几天来无家人去寻找和赎人，结果被打得皮破肉裂、血迹斑斑。姐姐问道：“那你如何能回来？”为敬说：“我坚称家中父母双亡，为图生计，出来偷摘黄瓜卖钱，你们打到我死也无人来认领。况且情报又藏在布鞋内层，搜查不到，不会暴露身份。土匪看无可索取，又怕我浪费粮食，才放我回来。”母亲含着心酸的泪花要为敬留下来住几天养伤，为敬一听跪在母亲面前，含泪说：“母亲，革命低潮，国民党三步一乌青（队），五里一哨棚，四处搜掠。我有重任在肩，不能久留，也不能连累及暴露全家，我今晚就必须离开，你们自己保重！你们问的其他事情我都不能说。”回头又对姐姐说：“姐姐，家中全靠你照顾母亲，我们后会有期！”凌晨四点多，为敬又戴上破帽，冒着寒风，和家人告别，走出家门……

谁知这一次相会，竟成永别，直到后来，才知道他

潮安卷

83

在1927年尾，由于叛徒出卖，在新乡村被国民党逮捕，手心被国民党用铅线穿透并捆绑，经汕头审问无果，被秘密

押往江东下湖至蓬洞溪边，头蒙布袋，推入韩江活活淹死……

泪花与仇恨，让在场的邻居们悲伤滴泪，义愤填膺。时光荏苒，忆烈士牺牲及乡邻之情，无不感叹，使我们更觉得应不忘初心，牢记过去，开创未来。愿烈士英名永垂青史，国人莫忘。

（讲述者：姚素花 编写：姚宜炯）

11 一门三英烈

提起下埔村“一门三英烈”的光辉事迹，潮澄饶汕广大干部和群众无不被他们爱国爱乡、舍生忘死的高尚品德所感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烧遍潮汕大地，下埔村归侨、进步青年黄名昌从马来西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故乡下埔村开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黄名昌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哥哥黄名贤、嫂嫂王菊花对革命有了认识，积极支持黄名昌及地下党同志的革命活动。党在江东镇余厝洲村建立革命据点以后，党组织有计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84

划地发展据点周围党的力量。1940年初党组织在下埔村发展了黄名昌、黄名贤、王菊花等同志入党，自此黄家成为潮澄饶党组织进行抗日活动的秘密联络站。他们热情接待来往于他家的共产党人、抗日志士。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的指示，黄名昌被党组织派往汕头市从事抗日地下工作。他赴汤蹈火，多次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1942年3月，由于地下党员刘华（又名刘维刚）叛变投敌，发生了中共汕头市地下党组织遭受日本宪兵部严重破坏的事件，日军宪兵在汕头搜捕共产党人，黄名昌等一批革命同志被杀害。

亲人的牺牲给黄名贤一家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和沉重的打击，然而，他俩夫妇革命立场坚定，把亲人牺牲的悲痛化为工作的动力，一如既往地入党工作。1944年，全国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共潮澄饶汕党组织负责人周礼平带领的游击队经常隐蔽在其村子里。时任江东区委书记李习楷、武装骨干蔡子明、李朝道、李亮等同志都以“表亲”“朋友”的身份经常到下埔村黄名贤家食宿，研究工作。黄名贤以撑渡为名，为队伍运载物资，王菊花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

1948年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凤凰山入伍的同志不断增多，他们家是平原到凤凰山的交通站，来往的同志也不断增多。当年初，有8位学生要上凤凰山入伍夜宿黄家。其中一个学生在丰顺被国民党军逮捕后，经不起考验，供认了这个交通站。敌人如获至宝，马上带着这一青潮安卷

年学生到下埔村来搜捕。当时黄名贤因往高厝塘村探亲不在家。王菊花怀中还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敌人把她拖至屋前，用枪托殴打她，要她供出游击队和交通站的秘密，她护着怀中的小儿子、忍着钻心的疼痛，回答只有一句话“不知道”。当时，除了大儿子黄瑞潮闻讯逃脱外，家里还有三个儿女，大的不满 10 岁，小的只有 5 岁，他们看着妈妈被打又惊又怕，哭成一团，最后，敌人竟将她的腿骨打断了，敌人用刺刀威胁三个未成年的儿女“不说你父亲在何处，就把你们刺死”，被吓怕的不满 10 岁的小孩子哭着说出了父亲去向，于是敌人逼村里一位农民背着小孩直奔高厝塘村抓捕黄名贤，当时他的堂侄黄木坤已先到高厝塘报讯，要他快速离开。但黄名贤怕连累乡亲，坚决不走，当晚被抓入潮安监狱，堂侄黄木坤也一同被捕。就在敌人离开下埔村前往高厝塘搜捕黄名贤时，他的房屋也被查封了。好心的堂嫂请人帮忙，把王菊花抬到村里的关爷宫里，又安排她的三个儿女暂住厝后草屋，并偷偷地给她送点吃的东西。她的大儿子黄瑞潮乘夜深人静时偷偷溜入关爷宫，见伤重憔悴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幼弟，心如刀割泪流满面。王菊花为了大儿子的安全，催他赶快逃离。后由党组织将他接出，送上凤凰山入伍。

黄名贤在狱中，立场坚定，坚贞不屈，敌人用竹签插入他十个指头，逼他供出地下党的情况和领导人名单但他大义凛然，置生死之度外，宁受摧肝裂胆的切肤之痛始终不暴露点滴秘密。敌人用尽酷刑，仍得不到半句口供，于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是决定对他们夫妇下毒手。1948 年 7 月 16 日，敌人从潮安监狱将黄名贤和堂侄黄木坤押出来后，用汽艇载到下埔村渡口，再到关爷宫把王菊花抬下汽艇，一起带往澄海隆城活埋。

乡土埋忠骨，丹心照汗青。黄名昌及黄名贤、王菊花夫妇虽然牺牲了，但他们舍生忘死为革命的高贵品德，永远记在潮澄饶广大群众的心中。

（江东镇文化服务中心）

12 一首歌谣引发的一段革命往事

“1927 年，蒋匪叛变个时期，林妈陂乡被匪军、恶地霸，前来烧杀，革命同志被杀害，全乡人人都走离，大火遍乡里，砖瓦满地，只存一间破古庙；村头留下一层榕，全村冷光光，血债至今 20 多年，蒋匪军，恶地霸，罪滔天；喜得今日得解放，分田分地斗地霸，全乡人人心欢喜，衷心感谢毛主席。”

这是解放初林妈陂乡流传的一首歌谣。在当时，几乎每一个林妈陂人都会吟唱。这首歌谣，揭开了林妈陂乡一

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

潮安卷

87

1924年，党组织派来党代表罗黎南同志到林妈陂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林妈陂在王厝祠堂，成立了第一个红色组织——“林妈陂农民协会”，建立了农会武装“赤卫大队”。

俗话说：权力权力，有权就有力。当年六月，党代表带领赤卫队和农民，攻打登塘伪区署，伪区长溜走，活捉伪区长胞弟和伪区署文书，并押到登塘东埕头处决。

随后，林妈陂农会赤卫队又攻打登塘大恶霸地主、伪民团主任郭进元的武装势力。郭进元趁机溜走，跑到潮安伪县政府状告林妈陂农会。我党代表得知后，立即带领林妈陂农民，高举着“林妈陂农会”和“林妈陂赤卫大队”两面大旗，到伪县政府面前示威，高呼着“打倒国民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口号，游行队伍到了潮州城，潮州市民交口称赞林妈陂农会好架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四一二大屠杀，潮安县内所有农会被迫先后解散，唯独林妈陂农会，坚持红旗不倒，继续革命。全乡掀起了“人人备战，家家卫乡”的群众运动，筑工事，挖战壕；有人卖牛卖猪，将钱献给农会，购买枪支弹药，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农会。

有准备，就有了优势，敌人多次来犯，都被击退。

1927年5月，国民党连同地方反动武装，从西面向林妈陂开战，战斗打了两个多钟头，敌人无法进入，以溃败结束；同年10月敌人再度增兵，与我赤卫队大战三个多钟头，一批革命同志牺牲，赤卫队员李祝信的老母及李乌番的母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88

亲被捕，三人被捆在一起，活活烧死。但敌人还是久攻不入，林妈陂农会，依旧存在。

同年9月，周恩来带兵进驻潮州城，史称“潮州七日红”，我党代表带领赤卫队员，高举着“林妈陂赤卫队”大旗，到潮州西湖迎接红军，周恩来同党代表谢汉一握了手。当夜，起义军同林妈陂赤卫队，攻打潮安第一个伪据点——浮洋乡公所，旗开得胜，打死伪警察三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战斗中，我赤卫队员李亚猴壮烈牺牲，起义军抢回尸体，返回潮州西湖。第二天，起义军和赤卫队员为李亚猴举行追悼会，并扛着李亚猴棺木游了潮州城，后葬于西湖山。墓穴面前用木板代石碑写上：林妈陂赤卫队员李亚猴之墓。

周恩来撤离潮州时，留下红军教官李英平、吹号手蔡谢规，到林妈陂领导农民运动和赤卫队。从此，蔡谢规的吹号，代替了我赤卫队训练时的敲锣和战斗时的擂鼓，赤

卫队架势愈来愈好。1928年2月5日，国民党又任命粤东剿“匪”司令顾光华，兵分东、西、南三路攻打林妈陂，我赤卫队和农民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战斗历时三个多钟头，剿“匪”司令顾光华被我赤卫队员郑木谦捅死，敌人溃败；伪县长李笠农得知，暴跳如雷，立即派人到汕头伪军分区请求救援。于是，国民党派了一个正规营兵力，连同地方反动武装，于当天下午，再度进攻林妈陂。林妈陂人民掀起了一个“人人参战，保卫农会，保卫家乡”的战斗高潮。战斗持续到深夜，8名赤卫队员牺牲，赤潮安卷

89

卫队大旗手郑木存被捕，后于潮州南校场英勇就义。

战斗坚持到最后，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而失利。

林妈陂人民撤离家园，敌人进村后，放火烧毁了全村960多间民房和五座宗祠，全村只剩下一座古庙和村头的一株古榕。无家可归的林妈陂人民当年大约有七成人被迫过南洋；二成人流落当乞丐；一成人寄居于亲戚或朋友家中。这在林妈陂斗争史上被称为“林妈陂散乡”。

到了1928年7月，国民党害怕林妈陂人民长期在外，传播红色种子，扩大革命影响，动摇他们的统治，因而，当年伪县长李笠农，出榜“安民告示”，允许林妈陂人民回乡。从此，林妈陂人民开始陆续返回旧乡，重建家园。林妈陂革命斗争，先后牺牲了36人，有32人被追认为烈士。

1930年，古大存带兵进驻西坑村，林妈陂原赤卫队员郑木声、郑炳意、张龙添、郑河平四人前往参军，投奔革命；当年的枫树员、白茫州、居西溜、世田和大小葫芦群众也纷纷参加革命。1930年4月，在古大存领导下，在白茫州村成立了“潮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是林妈陂原农会主席张龙添（又名张义廉）。后古大存带兵转移，“潮安县革命委员会”活动也宣告结束，留下深刻影响。

风霜雨露，方知松柏坚；寒冬腊月，更觉阳光暖。新中国成立初，林妈陂乡被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批授予“革命老苏区”称号。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90

13 革命英烈李绍发

潮安区龙湖镇鹤巢是革命之乡，在战争时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和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人物。

李绍发出生于1905年，在省立潮州中学（即金山中学）学习期间，受到五四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成为该校学生反帝爱国力量的骨干。1924年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李绍发回乡成立农会，还组织了鹤巢农民自卫军。他经常教育鹤巢及附近各乡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

年农民，对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他白天带领自卫队员印刷革命传单，晚上就到处张贴。鹤巢乡的公款，一向为乡绅把持吞没，李绍发就发动农会会员与乡绅开展斗争，迫使乡绅退回被占的公款，举办全乡公益事业。他还到各乡发动成立平民学校和农民业余夜校，作为向农民灌输革命道理的阵地。同时还亲自在鹤巢业余夜校（校址设在鹤巢乡五房祠）讲课，他说：“耕田不怕屎，当兵不怕死，我们为穷人翻身闹革命，就不怕杀头，即使为革命而牺牲，也是光荣的。”他既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又向农民讲革命道理，使农民踊跃报名参加农会。为策应起义军，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李绍发领导各乡农会成立农民赤卫队，查封龙湖官办盐厂，没收了大批食盐，缴获长短枪多支，并把食盐平价卖给农民。

潮安卷

91

1929年3月，李绍发到香港参加中共广东省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往潮阳工作，后任中共潮普惠县委书记。李绍发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临行前夜，他对妻子郭岳卿说：“上级调我离乡工作，革命胜利迟早不能预料，我决心为革命事业而献身，人各有志，你还年轻，对于家庭的去留，任你选择，勿为我而耽误你的青春。”其妻深明大义，支持李绍发的革命行动，表示决心留在家，抚养好儿子，等待他革命胜利归来。是年秋旱，李绍发组织并发动了震撼潮阳全县（今潮安区）的抗租、抗债、抗缴费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9年冬，和平乡土匪出身的马章和河浦的大头周，投机革命之后，由于劣性未改而离开革命队伍，持续在和平一带当土匪，为非作歹。为了革命利益，李绍发不顾个人安危，于冬节前后，到和平乡检查工作时，亲自找马章进行教育劝改。马章不但不听劝告，反而于1930年1月7日（农历十二月初八）晚，乘县委几位领导在下寨乡里美村地下站开会研究工作之机，将地下站大门锁上，掷“土炸”纵火焚烧地下站，李绍发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整理：曾慧 来源：广东鹤巢文化研究网站）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92

14 无私的爱

——忆彭士禄的“姑妈”潘舜贞

她，丈夫早逝，却积极支持子女干革命；她，生活贫寒，却将仅有的一点点鱼肉留给革命后代吃，自己的子女啃骨头；她，宁愿自己坐牢，遭受劫难与折磨，也不愿将革命后代出卖。她就是彩塘镇金四村一位普通妇女——潘舜贞，也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核潜艇“真神”彭士禄的“姑妈”。1962年，82岁的潘舜贞年老病逝时，彭士

禄因科研任务，无法前来奔丧，只好寄来丧葬费安葬她老人家。这段演绎了 30 年之久的亲情，使彭士禄久久难以忘怀。20 世纪 80 年代，彭士禄专程带着他的夫人及孙女们来到金四村寻找“姑妈”的后代，当见到“姑妈”的亲人，也是当年彭士禄的“哥哥”陈永辉老人时，他紧紧握着老人家的手，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几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时间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在彭湃将军及其夫人蔡素屏被害后，党组织为了保护烈士遗孤不再受到反动派迫害，把年仅六七岁的彭士禄转移到潮安。当时，白色恐怖弄得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彭士禄常常被转移，不管到谁家，遇见年轻人，他都懂事的叫哥哥、姐姐，遇见长辈，他都尊称为爸爸、妈妈。仅在潮安一带，就有二十几位“爸爸”“妈妈”。1933 年，当组织上把彭士禄带到共潮安卷

93

产党员陈永俊家里时，陈母潘舜贞二话没说，就把小士禄紧紧搂在怀里，教彭士禄称她为“姑妈”，陈永俊为“哥哥”，陈永俊的妹妹比彭士禄大三岁，叫她为“姐姐”，并为了掩人耳目，将他改名为潘保禄。在这个祥和可亲的陈家，彭士禄度过一段安定幸福的时光。

彭士禄紧紧拉着陈永辉老人的手，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回忆起童年那段幸福日子，回忆起可亲可敬的“姑妈”时，脸上总挂着喜悦，话匣一下子就打开了。

据彭士禄回忆，当年陈家没有一分地，全部生活都靠替别人打短工来维持，其中绣“潮绣”是家里很重要的一项收入。每当领到了绣花的活计，姑妈和姐姐就没日没夜地伏在绣花绷子上绣呀，绣呀，连头也不抬一下。看见她们这样累，士禄想帮忙，就缠住姑妈，吵着也要绣花。姑妈拗不过他，就找来一个最小最小的花绷子，在白布上用墨线勾出一朵小小的花儿，让他学着绣手巾。彭士禄一脸“骄傲”地跟陈永辉的孙女说：“爷爷当年眼力好，且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绣花哦。”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两个小孙女一脸崇拜地望着爷爷：“爷爷，你还学会什么呢？”彭士禄又神秘地说：“我呀，还学会了放鹅。每天早上，吧嗒吧嗒，跟在狮头鹅后面跑着，挥着竹枝，把鹅群赶到池塘里，晚上又把它们赶回来，关进笼子里。你们说，爷爷像不像一位大将军，很威武呀！”两位小孙女嘻嘻地笑着。

说到养鹅，彭士禄突然有一丝丝的内疚和自责。彭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94

士禄告诉两个孙女：因为这鹅，害得姐姐被姑妈打。那个时候，姑妈家很贫苦，养的这些鹅长大了，需要卖掉换点

钱，只留下一只，等要招待客人时杀了吃。好不容易盼到可以杀鹅这一天，我好久没有吃过一点肉了，所以早就跑到锅边，使劲地耸着鼻子吸香气。姑妈看见我的馋样，撕下一个鹅腿递给我，我立马捧着鹅腿在院子里啃。姐姐绣花累了，跑到外边来伸懒腰，见到我在啃鹅腿，她的馋劲儿也上来了，跑到门口对着姑妈嚷要啃鹅腿。姑妈说：

“一只鹅就两个鹅腿，你啃了，拿什么来招待客人呢！”

可是姐姐不让步，还是嚷着要啃鹅腿。姑妈听了，就走到院子里，从我手里拿下鹅腿，把边上的肉都一绺绺地撕下来，让我捧着吃，然后把剩下的鹅腿骨递给姐姐。姐姐接过鹅腿骨，香香地咂吮起来，又用牙齿一点点地撕着粘在腿骨上的筋膜和剩肉。看见她那馋样，再看着自己手里捧着的大块肉，我心里挺得意的，就故意吧嗒吧嗒地大声嚼着肉，还凑到姐姐面前炫耀。这一来，姐姐憋不住了，毕竟她只比我大三岁，就伸过手来抢鹅肉。我往旁边一躲，鹅肉全部撒到地上，心疼极了，就扑上去，揪住姐姐的小辫子哭嚷，我俩厮打了起来。姑妈听到哭闹的声音，连忙从厨房出来，她一把拉开姐姐，顺手从旁边拿出赶鹅的竹条，在姐姐身上啪啪地抽打着。看着姐姐挨打，我知道自己闯祸了，连忙跑到墙边，两只手抱着脑袋，吓得直发抖，心想等姑妈打完了姐姐，肯定要来打我。

“啊！爷爷，你肯定被打了。”两个小孙女幸灾乐祸潮安卷

95

地说。

“没有，姑妈没有打我。打过姐姐，姑妈放下竹枝，蹲在地上把撒掉的肉一块一块捡起来，拿到厨房洗净烫热，又送到我手里，心疼地说：‘阿弟，以后不要跟姐姐打架，姐姐有什么不对，你告诉我，我来教训她。’当时我听了姑妈这话，心里一酸，本来就是我的不对，却害姐姐挨打，越想越自责，就哇哇地大哭起来，把姑妈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姐姐也慌了，顾不得自己才被挨打的疼，跑过来哄我：‘别哭，阿弟，都是姐姐不好！’我听了，更内疚，却哭得更伤心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和姐姐吵架了，还把鹅肉偷偷给姐姐吃。”

讲到这里，彭士禄问两个孙女：“姑妈对我的爱是不是比亲妈还亲呢？”小孙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迫不及待地问：“那后来呢？”“后来呀！”彭士禄带着哽咽地说：“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天刚亮，姑妈家突然遭到国民党兵的包围，我和姑妈躲在房子后面一条只有40厘米宽的小巷子里，吓得不敢吱声。但还是被国民党兵发现了，抓去关进潮安监狱。姑妈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拷打，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的真实身份。几个月后，敌人用尽各种手段还是没有搞清楚我的身份，于是将我提押到

汕头石炮台监狱审讯，还是没能达到目的，最后确认我是‘不规良民’，转押到广州感化院进行了一年多的‘感化’，后来把我拉回汕头释放了。我当时举目无亲，又再次回到了这里（现彩塘镇金四村），可是姑妈家门锁生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96

锈，哥哥已经牺牲了，姐姐不知去向，姑妈为了保护我，还在大牢里。当时幸得有永辉的母亲收留了我。可是没过多久，我又被抓进大牢。之后我祖母来营救我，想带我走。我看到可怜的姑妈，儿子牺牲了，女儿也不知去向，日后没人照顾怎么办？所以一开始在法庭上我并没有认我的祖母。后来还是姑妈教育了我，她跟我说：‘乖小弟，你有这个心就好。可是现在你还小。还照顾不了姑妈。你跟你祖母回去把书念好了，姑妈心里才高兴。下次你祖母来，你一定要认，坚决认。’我觉得姑妈说得很有道理，我一定要用功读书，将来才有能力照顾我的姑妈。所以跟祖母回去后，我一直都非常刻苦的学习，因为我一直忘不了姑妈跟我说的话，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彭士禄边说边抚摸着小孙女的头。“爷爷，后来你的姑妈去哪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姑妈才被释放出来。回到家乡后，她已是孤单一人了。记得当时我跟你们奶奶结婚时一起回来看望阔别了 20 多年的姑妈，并接她到老家海丰居住。后来她老人家还是想回金四村。我知道，姑妈舍不得离开这里，我也一直想念这里。因为这里的人都像姑妈一样，用爱保护我，养育我，才会使我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你们以后也一定要记住这里，记住这里有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了保护你们的爷爷，宁愿自己坐牢。她，永远是爷爷的姑妈！”

（李小萍）

潮安卷

97

15 活跃在鹳巢的抗日游击队

1939年6月，潮州城沦陷，潮汕英雄儿女掀起了抗击日寇的滚滚浪潮。这时鹳巢青抗会 70 多人在中共潮安县委领导钟声的带领下，撤退到登塘白水，组建抗日战工队。同年7月抗日战工队在两次协助国民党华振中领导的独九旅反攻潮州城时，均告失败。

“他妈的，一千多人打一下潮州城，就这么打没了，是日军厉害，还是国民党军太烂了！害我们死伤好几个弟兄，还处处提防我们！不跟他们干了，咱们打回老家去！”战工队侦察员李炳深刚从前线回来就一直咆哮着。

“对，回乡里敌后打日军去，不用天天窝在这里喝坑沟水，水土不服，天天拉肚子。”小伙子李鸿飞也跟着嚷嚷道。“是呀，想当初咱们在乡里老宗祠成立鹳巢抗日会，

多威风呀!” “就是嘛，我听说，日本人一来，就把乡里十多个去拆铁路的人抓起来，用铁丝穿过他们手掌，排成一排枪杀掉，李如振一家就死了好多人。不知乡里其他人 and 妇女支部怎么样？”战工队员李前茂说着说着就流下泪来。“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独九旅副旅长吴履逊已开始反共了，说要解散我们的战工队。几天前我也派李振耀先回去恢复组织。交通员李鸿飞来报，日本仔在鹤巢火车站驻有联防队，还在乡里修了碉堡，我们这就回去端了它！”县委领导钟声咬牙切齿地说。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98

两个月后，鹤巢青抗会 70 多人陆陆续续回到遭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家乡鹤巢。他们迅速恢复青抗会鹤巢党总支部，书记李振耀，总支下设上园、花楼、巷口、张厝陇和妇女五个支部。不久，潮揭丰边县委书记林美南和鹤庵区委陈海来鹤巢，组织抗日游击队伍。鹤巢党总支立即组织力量，很快就拉起了一支 50 多人的抗日游击队。由于游击队缺少经费和枪支弹药，很难开展工作。游击队截获日寇搜索队一批价值 1000 多元的“锡薄”，被国民党便衣队抢去；游击队员李来发和王声应前往揭丰边县委机关领取三支短枪，归途中又被国民党军便衣队抢去，二人还不幸牺牲。

这时，潮汕中心县委张克来到鹤巢，亲自指导抗日游击队工作，在上园后房土库楼上召开会议。张克讲明当前形势，传达上级指示，决定对敌作战。此时群情激昂，人人喊好：“好是好，只是我们才几条破枪，两个据点有几十个日军，怎样打，拿什么打？我看先解决乡里两个汉奸，听说他们家里有几条枪，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增加经费。让他们不再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又可震慑日军，叫他们不敢乱来！”王武慢慢分析道。最后张克决定并宣布行动纪律：“一切行动由王武负责指挥，不要伤害汉奸性命，一切缴获均归公，不准恋战，任务完成就撤退……”这时新乡陈如谦也带队前来助战，一共有几十个人。

当时，日军联防队一班十多人驻扎在鹤巢火车站的一座民房里，乡里东面“地洞室”又有日军碉堡。为了不让日军报复乡里，决定由本乡人把守住各路口，埋伏下来，

潮安卷

99

准备打击来援助的日军；王武和陈如谦带领外乡人打击乡里汉奸。由于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斗争一开始，鹤巢乡伪维持会的头目、敌探汉奸敲锣打鼓，叫喊着“捉贼”，汉奸住所高墙内有人探出枪头来，甚至还有些不明真相的农民搭梯爬上墙头张望。

“砰砰砰！”为了显示游击队的威力，新乡陈如谦向空中放了几枪，厉声警告，把叫喊声压了下去，汉奸、敌

探不敢再叫嚣。埋伏在村口的人也朝日军碉堡方向放了几枪，吓得驻扎在鹤巢的日军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动弹。游击队没收了这两家汉奸的财物，行动只有一个多小时，斗争胜利结束。从此汉奸们不敢再为日本仔做事，驻扎在乡里的日军也不再那么嚣张。

后来鹤巢抗日游击队在李习楷和钟声的领导下，袭击了澄海店市及东凤、彩塘的敌军，劫获敌人枪支和物资。队员们穿上日本的军服，戴上肩章，化装成“日军”前往揭阳打游击去。

（来源：广东鹤巢文化研究课题组）

16 东均寨突围

在潮安区古巷镇北部丘陵中，有一个名叫东岗的小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00

山村。东岗村原名东均寨，因为村中有座“东均寨”而得名。70多年前，这个小山村可是韩江纵队第一支队的秘密据点呢。

1945年8月，韩纵一支队的成立和壮大，引起了驻潮汕国民党军警的恐慌，千方百计要消灭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

8月17日，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3天，驻潮汕国民党顽固派，急不可待地向居西溜我韩纵一支进行疯狂“围剿”。韩纵一支在撤出居西溜根据地后，为保存实力，部分人员在突围后渡过枫江，经林妈陂、横溪进入东均寨，与在那里开展革命工作的张汉辉汇合。张汉辉组织群众对突围进村的战友进行掩护隐蔽，并对负伤人员进行救治。一些伤病员很快得到康复，后和其他同志陆续归队，奔向凤凰山革命根据地继续战斗。

就在张汉辉等完成了救治和掩护韩纵战友工作后不久，敌人通过各种手段，发现了东均寨这个地下据点。于是，吴大柴部派兵对东均寨地下武装据点进行清剿。

这天，张汉辉在寨楼顶与几位地下组织成员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时，负责放哨人员急切地前来报告，说有一伙荷枪实弹的敌人，已经将东均寨包围住了。听到敌情报告后，张汉辉立即抽出驳壳枪，走近寨楼瞭望口，往下一望，果然见到十几名敌兵，端着枪，一步一步向寨楼大门逼来。张汉辉意识到情况危急，于是对早已拿着枪，做好战斗准备的曾敬木等同志沉着而坚定地说：“我们已潮安卷

101

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已别无选择，只有突围。”李碧玉等人说：“冲出去，和他们拼了！”张汉辉又望了一眼楼外，回头对同志们说：“这样吧，我先冲出去，将敌人引开，你们随后冲出去突围，向后山密林撤退，保存革命种

子!”这时，黄添挺身而出：“不，由我先冲出去!”正当其他人也说要先冲出去，引开敌人，掩护同去时，张汉辉坚定地说：“别争了，服从命令!”说完，走下楼梯，其他同去也随张汉光来到寨门边。从门缝中，见到几名敌人已经将寨门包围了。只听张汉辉低沉地说：“随我来，冲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张汉辉猛然拉开寨门，一举手，将一名敌兵击倒了。其余敌兵见到同伙中枪倒下，惊慌逃开。张汉辉趁机像猛虎下山一样冲了出去，闪进巷道间。李碧玉等人也随着冲出寨门，分散突围。

刚刚回过神来的敌兵，向分散突围的勇士们开枪，嗥叫着“抓活的”，从后面边追边开枪。在外围的敌兵，听到枪声，也向寨楼这边包围上来。顿时，全村到处是枪声和敌兵的喊叫声。张汉辉冲出敌兵的包围后，回过头来一看，见李碧被敌兵紧紧围住。为了掩护战友，张汉辉回过身，向围住李碧玉的兵冲去。敌人见张汉辉向他们冲来，于是放弃对李碧玉的围捕，向张汉辉包围过去。这时，张汉辉将已经没了子弹的驳壳向远处抛去，赤手空拳与敌兵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兵紧紧地抱住。

另外，曾玉炎和曾清河二人，在张汉辉的掩护下，冲出敌人包围后，转进小巷，与迎面而来的敌人展开搏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02

斗。曾玉炎在与敌人搏斗中，不幸被敌人刺中，倒地昏迷过去。曾清河机智地闪过敌人的刺刀，抓住枪柄，猛力一推，然后跳过围墙，消失在浓密的果林中。曾灵木突出包围后，在顶巷遇到从另一边围上来的敌兵，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黄添在冲出敌人包围后，见几位同志仍在宫脚下与敌人展开战斗，为了掩护同志，他勇敢地向敌人冲杀过去，不幸被敌人枪弹击中胸部，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突出敌人包围的李碧玉、曾敬玉等同志，踏着烈士的鲜血，投身于伟大的解放战争革命洪流中，在李习楷同志领导下，与东均寨的父老乡亲们，为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

（曾胜雄 董宏维 曾敏泽）

17 大脊岭上五勇士

大脊岭是鹤陇山的一大高峰，位于凤塘镇西北部，与揭阳官硕山交界，是凤塘、枫洋、枫溪、揭东官硕等地的战略要地。

1939年农历五月初五，汕头失守沦陷。翌年农历正月三十，日本侵略军驻扎潮汕平原中部制高点——青麻山。

潮安卷

103

国民党地方部队独立 20 旅镇守鹤陇山，与日军相对峙，互

相牵制。1943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军为扫清障碍，调集优势兵力，配以精良装备，企图在八月中旬用一天时间消灭国民党守军，扫平鹤陇山驻军。

独立20旅旅长张寿很快获得此情报，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增加兵力、加强防守、修筑工事。第三团从登塘调到鹤陇山大脊岭之后，连夜修筑工事，深挖壕沟，枕戈待旦。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先进武器吓倒，官兵们都作了充分准备，一旦弹药打尽就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就展开肉搏战，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1943年农历八月十八早晨，日军出动6架战斗机对鹤陇山各个山峰实行轮番轰炸，驻守在青麻山的日军则用大炮疯狂轰击。20旅的大部分军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只凭着战壕沟作掩护的守军伤亡十分惨重，第一团第三营第三排整排阵亡。

在东南面山下待命的日军大部队发起总攻。他们以为山顶的军事设施被飞机大炮推毁了，守兵死光了，于是他们无所顾忌，成群结队地向山上冲去。此时，进攻大脊岭的几千名日军像疯狗抢到骨头一样嗥叫——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复仇的火焰让幸存的守兵重新振作起来。当日军抢攻到山头时，各团战士居高临下给敌人狠狠的痛击，机关枪一齐开火，成捆的手榴弹飞向敌群。20分钟之后，漫山遍野全是日军尸体，几百名还在做胜利梦的日军即成死鬼。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04

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招架不住，纷纷溃逃。

惊魂未定的日本指挥官龟田，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咬牙切齿，赤膊上阵，像斗败的野兽一样横冲直撞。三团官兵第一次反攻的胜利，使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他们信心倍增，严阵以待。当敌人第二次进攻快到山巅时，各连战士立即变换战斗队型，改集中急步前进为分散匍匐前进，避免被大面积杀伤。这次日军仍被打得焦头烂额，败退下去。

第三次战斗很惨烈，好多战士跳出壕沟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有一战士先被日军长刀刺入肚子，但他强忍疼痛，咬紧牙根，两眼怒睁，硬是用枪尾刀插进日军的胸部，以刀还刀，同归于尽。

日军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共组织了三次进攻，伤亡非常惨重，但占不到半点便宜。他们恼羞成怒，又组织第四次进攻。三团经过三次大反攻，虽然保住了大脊岭阵地，但大部分官兵在战斗中牺牲，其余的多受了重伤。此时，坚守在阵地上只留下三连连长刘成文（中山市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司令员），通讯兵李金兴（又名番仔，揭阳官硕人）及其他三名战士，共五人。他们要对付

山下几百号敌人的进攻何异于鸡蛋碰石头，是逃是战？有个别士兵感到胆寒。刘连长不愧为英雄豪杰，有胆识、有谋略，决定以少胜多，以地利制胜，血战到底。他鼓舞士气，配置好弹药及石头。他本人负责开三挺机枪，通讯员为他装子弹，捆手榴弹，其余三名战士分别在战壕沟来回潮安卷

105

反击。他们以逸待劳，以近距离痛击敌人。准备就绪，日军已冲到半山腰，急性的士兵叫嚷连长快下令痛打。连长十分沉着地说：“不要猴急，让日军爬近点再打！”日军在继续向前冲，离壕沟 120 米、100 米、80 米，通讯员急得跺脚要连长下令。连长按下他的头说：“蹲下，不要暴露目标。让日军再近一点打起来才痛快。”此时，日军的中队长拿着指挥刀向上一指，得意忘形地喊着：“国民党的统统死光跑光啦，快冲上去。先上去的大大有赏！”当日军冲到 60 米左右时，刘连长一声令下，几挺机枪一齐开火，像几条火龙一样扑向敌群，手榴弹一捆一捆在敌群中开花。日军还来不及反应，已经一批一批地倒下去，跌落山崖。仅仅十几分钟，又有 100 多名日兵见阎王。日军中队长也到地府领赏去了。幸存的十几名日军喊爹哭娘，溃不成军，毫无招架之力，夹着尾巴逃跑了。大脊岭又一次被保住了。日军见硬的不行，就用金钱收买 20 旅某营营长陈光辉。陈光辉因出卖矿产资源给日本人的罪恶败露，害怕惩罚，所以与日军一拍即合，他带领日军轻车熟路地从西面占领了后陇山洋铁岭至大脊岭。

大脊岭一仗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毗邻乡镇对五勇士的爱国行为十分崇敬。潮安区凤塘镇、揭阳官硕乡将其视为德育基地，常有教师带领学生到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五勇士的精神永垂不朽。

（蔡纪昭）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06

18 路下社血战

1930 年 10 月 22 日，自从中共潮安县委交通站鹤巢道生堂药店再遭国民党侦缉队破坏以来，鹤巢乡民感到人来人往有些异样。在路下社突然出现一些陌生人，有补锅补鼎的，有补鞋的，他们虽然很友好热情，但做起工作来有点心不在焉，老是跟人唠家常。

这个时候，刚从中共东江特委开会回来的中共东江苏维埃政府常委李子俊，一进入乡里，也感到气氛有点紧张。由于县委书记方方已被调去东江特委工作，李子俊深知自己责任重大，要迅速组织县委召开会议，下达上级指示，部署工作，巩固革命成果。

而就在开会这一天，1930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二点，汕头

侦缉队庄六部和潮安县侦缉队李映高部在叛徒刘龙秋引带下，配合驻鹤巢车站联防队，包围鹤巢乡路下社李如振家的县委机关活动点。由于敌人畏缩不前，侦缉头头庄六为摸清里面情况，命令汕头侦缉队长黄金水和驻鹤巢车站联防队周登两人偷偷爬上屋顶。

就在这个时候，李子俊召集县委干部张锦牧、李明复、李亚灶、章吟春（女）等人正在开会。李子俊正在慷慨陈词：“这次中共东江特委开会，充分肯定我们领导潮安暴动，建立鹤巢苏维埃政权……”

“有人！嘘——”号称水鬼的李明复，非常机警地潮安卷

107

示意大家安静一下，附身向窗外察看，随手一枪，立刻击毙黄金水，当即掉下天井，吓得周登连滚带爬滚下屋顶。侦缉队集中火力一齐向屋里开火，李明复大喊一声：“快跑！”然后奋不顾身堵上大门，与敌激战多时，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李子俊临危不惧，迅速推开已事先准备好可以把窗栏杆从里面一次性推开的后窗，带着同志们突围脱险。路下社李如振家前后巷路狭小、阡陌纵横，且四周尽是平房，易于防守，而且冲出小巷，便是南野茂密柑林，容易隐蔽，利于撤退。李子俊带领众人利用有利地势，边撤退边展开激战，敌人因领队队长被击毙，心慌阵乱，且多人受伤，士无斗志，便不敢迫近。李子俊、张锦牧等乘机突围脱险，逃进柑园。这时大家才发觉女同志章吟春没有跟着出来。

“你们快跑，我去找找！”李亚灶大喊一声，头也不回又杀入重围。

当敌我双方在激战时，赤卫队员李礼梅在园内社家里，听到枪声便匆匆奔赴地下党机关报信，路上遭遇随后赶到的县侦缉队李映高部，躲避不及被捕。（后被带到潮安城，敌人威迫引诱，李礼梅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李亚灶冲回到半路时，看见章吟春跳窗时脚扭伤，已被敌人包围在墙角。他看到自己的同志遭遇危险，想都不想，奋不顾身，咆哮着冲杀过去。敌人纷纷掉转枪头，李亚灶不幸身中一弹。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08

“砰砰砰！”章吟春连开数枪，泪流满面嘶叫着：

“快跑呀，快——跑！不要管我……”而后弹尽不幸被捕。

李亚灶忍受心中的悲伤和伤口的剧痛，跌跌撞撞地再一次逃入柑园，后被革命群众张崇德和张若潮藏于“龙床吹龟”茂密的柑林中疗伤。一个多月后被敌人发现，连同

护理他的张崇德、张若潮三人一起被捕，押往汕头审讯。张崇德被家属用重金赎回，李亚灶、张若潮及章吟春却被杀害于汕头。

“路下案”激战中，李子俊冲出重围后，在组织的安排下，直接来到澄海工作，以行医为掩护，化名亚秋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医术高明，被同志们戏称为“刺帕仙”。后任中共潮澄澳县委书记，继续领导潮汕人民的革命事业。

（整理：广东鹤巢文化研究课题组）

19 山后武工队员李铁传奇

（一）

那是 1947 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秋霞尽染丛林，夕阳的潮安卷

109

余晖映在娘坑这个小山村上。有一个青年人正在自家门口外埕劈柴，这时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自称是路过此地，因为口渴，前来讨杯茶喝。

“食茶，有有，都是自己摘炒的土山茶。”

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陌生人问道：“小兄弟贵姓？”

“哦，我姓李，名字叫汉钦，你呢？”

“我姓赵，叫赵四。……这茶叶不错嘛，是你自己炒的？”

李汉钦答：“是的，我们这里基本都是自种自给，外面的茶哪里买得起啊！”

赵四问：“现在生活还过得去吗？”

李汉钦：“前几年饿不死，终于挺过来，这二年年景好点，但那个国民党的乌青队到处抓壮丁，搜刮钱财，闹得四处鸡犬不宁，哪有什么好日子过啰！”

赵四问：“你恨国民党，恨乌青队？”

李汉钦：“我恨！我恨死那帮流氓无赖！”

赵四：“你怕武工队吗？”

李汉钦：“我不怕，他们又不欺负人！有什么可怕的？”

赵四听完了暗自点头，心想，眼前这个热血青年是块好料子，一定要把他招到革命队伍中来。二人一边喝茶一边聊，话甚投机，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赵四遂起身辞谢而去，消失在茫茫的山野之中……原来这位自称赵四的非是别人，正是山后武工队里的队长赵世茂，这次他是有事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10

到山里来，无意之中遇见了李汉钦这位热血青年。

过了几日，赵队长又“路过”此地，说来也巧，这时李汉钦刚好上山打猎回家，手里还提着只狐狸呢，在家门口二人相遇了。赵队长诧异地问道：“你会使枪打

猎？”李汉钦答道，“我自幼喜欢弄棒使枪，经常用来打山猪及飞鸟。”当晚吃完了饭，赵队长留宿于此，与李同榻而眠，真的是无话不说，情同兄弟。赵队长最后把话挑明了，对李汉钦说：“后生兄不瞒你说，我就是武工队里的一员。”接着直问李汉钦是否愿意参加革命工作，加入武工队。没想到话刚出口，李汉钦当即毫不犹豫，满口应承，表现出对参加武工队的热诚。就这样，天亮以后，李就辞别父母，跟赵一出发，参加到山后武工队来了。

（二）

且说山后武工队属于闽粤赣边区纵队二支队，司令部设在普宁大南山。因为李汉钦同志入伍后的表现很是突出，因此队长赵世茂帮他改名叫李铁。

转眼到了1949年正月，国民党在中原的败局已定，但还妄想划江而治，更加猖狂地屠杀江南的共产党人。粤桂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喻英奇到处设联防队，搞所谓的乡村保甲连坐法，想用这个办法来围困剿灭共产党人。古巷乡的联防队长陈某人有联防队员几十人，机枪及步枪、驳壳枪一批。武工队员经常活动的地方正是古巷潮安卷

111

隔壁的登塘山区，受到很大的威胁。组织决定派李铁同志深入虎穴，刺探敌情。一天晚上，李铁稍稍来到古巷伪乡长陈家。陈乡长对于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惊疑，问道：“你是哪里来的？”

李铁回答道，“武后。”

此言一出，陈乡长吃惊不小。但仍假装镇定地说：

“你好大胆，竟敢来自投罗网，到我家来找死！”

李铁若无其事地回道：“我不怕死！也不是来找死！是来救你出泥潭火海的！”

陈乡长问：“你这话什么意思？”

李铁遂将当前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民心丧尽，败局已定的形势跟陈说了一通；然后又跟他讲共产党的立场和政策，最后说：“爱国不分先后，只要你肯弃暗投明，争取立功机会，将来定能得到人民的谅解，重新开始你的人生道路，是听我良言相劝，还是要一意孤行，不但关系你个人的前途，更关系到你的后代子孙，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经过这番劝说，陈乡长沉默良久，喃喃自语

道：“说来也有道理。”又反问李铁：“你想要我做

什么？”

李铁说：“能否劝联防队弃暗投明？”

最后二人商定，借着清明节扫墓的时候如此这般地设计来解决联防队的问题。

那是1949年的清明节。赵队长带领着李铁、张伍、苏

介、柯鹏等几个武工队员，伪装成扫墓的村民，一早来到龟山村的后僻山埋伏。

再说那陈乡长，清明节要到龟山去扫墓，遂请来联防队长带几个兄弟保护他上山扫墓。来到祖墓地，陈乡长点好香开始祭扫，忽然附近也来了几个扫墓人，联防队长突然警觉起来。李铁手拿包香烟派给大家，等派到联防队长时，乘他正在点烟的一刹那，顺手抽出手枪，顶住联防队长的腰部，喝道：“不许动！动就先打死你！”

李铁道：“我们是武工队，只要你配合我们，保证你平安无事。”

这时，陈乡长走过来说：“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不要伤了和气。”随告诉联防队长，今天的事情经过是这般如此。请见谅莫怪啊！

联防队长道：“唉呀呀！乡长你要弃暗投诚，为什么不早说啊？兄弟我是跟定你的，现在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大家坐上一条船，今后就跟共产党走好啦！”就这样，联防队宣布投诚。

此役之后，李义和赵世茂、张伍等人来到伍全村，做国民党韩江纵队“剿共”队长蔡武辉的思想工作。且说那蔡武辉，虽身居“剿共”队长之职，但他思想较开明，在职期间并没有更多为难共产党人。因此，经过接触，加上宣传教育，很快就促其带队起义，参加到武工队来，增强了武工队的力量。在这整个促反的过程中，李铁同志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赞扬，也受到潮安卷

了上级的立功嘉奖！

（三）

且说潮州土皇帝喻英奇，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上级命令山后武工队要千方百计除掉潮州“剿共”大队长古广汉这条密探恶狗。武工队将任务交给李铁及沈诚二位同志。夜色已深，二人化装入城，在城北附近的红灯区盯上一只出来食腥的夜猫子——古广汉的卫兵兔儿。等到午夜后，这只花猫懒洋洋醉醺醺地走出妓院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李铁向前一步来个猛虎掏心，反手锁喉，将其按在地上，并警告说：“不许出声，不许反抗，老实配合，不然就打死你！”

那个卫兵兔儿，嗯嗯二声，不敢动弹。

李铁问道：“现在你们派谁到古巷、登塘当密探，你知道吗？”

兔儿答：“是中统特务蔡两兴。”

“还有谁？”

“我只知他一人，其他人没听说过。”

“像你这样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我送你上西天去吧！”

说罢一刀刺下，结果了兔儿性命之后，二人迅速离开，潜出城来，连夜赶路前往古巷。因天还未亮，二人暂时躲在蔗园里困睡养神，等候天亮再来侦查蔡两兴的下落。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14

一觉醒来，东方泛白，农民已出来耕作。李铁、沈诚二人也假装去赶集，想找着熟人，了解蔡两兴的下落。说来也巧，刚要去找他的那个熟人一早也来赶早市，相互见面打个招呼，三人一起进饭店吃早餐。此时有个陌生人要了一碗汤面，坐在对面，边吃边对李铁他们问道：“兄弟好早，也来赶市，看模样好像不是本乡的，做什么生意？”

李铁道：“我是登塘人，杀猪的，来贩猪。”

陌生人：“登塘人？听说那边经常有共产党在活动，你们见过没有？”

李铁：“有啊！经常在夜晚出来的，无相熟的人是见不到的。——怎么，你想要见他们？”

陌生人：“是的，兄弟能不能引荐引荐？”

李铁：“没问题，我一定帮你这个忙，请问兄弟贵姓，要找你怎么联系呢？”

陌生人：“我姓蔡，我们先约好了时间地点吧。”

“那好，我们下午太阳落山时来流星埔接你先到我家，然后找我的朋友帮忙寻找。”

蔡道：“好的，就这样一言为定哈。”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铁他们心中暗喜，遂匆匆赶回去武工队驻地汇报。赵队长接报后，马上做好抓捕密探蔡两兴的行动。

却说那蔡两兴，是个经过专业训练的中统特务，只因立功心切，就依约而来。蔡两兴就这样跟着李铁他们。

潮安卷

115

走着走着，来到一偏僻处，李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自己的那把老手枪顶住他的腰说：“不许动，动就打死你！”这时的蔡两兴冷不丁受惊不小，只能把双手举了起来，缴了枪，被押着向前走去。

密探蔡两兴毕竟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老狐狸，虽然因一时贪功中计，但他还留了一手，在脚下暗藏一把匕首。他边走边在寻找机会。只听他哎呀一声，假装肚子疼，两手抱肚弯腰，随即抽出绑在脚上的匕首猛扎过来。

李铁见状，将身体一闪，先躲过这一招，蔡两兴见有机可乘，马上翻身一滚，滚进荆棘丛后面去了。

这时天色将晚，光线开始暗淡，李铁对着草刺中的蔡两兴喝道：“快出来！不然就开枪！”

那中统特务蔡两兴还妄图侥幸，隐藏得紧紧的，不肯出来。李铁灵机一动，在路边捡了几块石头，往荆棘丛中掷去，其中一块刚好砸到蔡两兴的头部，只听哎呀一声，那狗特务被砸得头破血流，丢下匕首，两手捂着头乖乖地爬出来了。

这样，李铁、沈诚二人就押着蔡两兴来到营部交差了。但这个狡猾的中统特务在关押期间还想逃走，结果被处以死刑，了却他的罪恶的一生……

此后，形势一日千里。国民党如树倒猢猻散！山后武工队全力做好配合解放军解放潮汕的各项工作。

（蔡海生）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16

20 韩江堤上的红色联络站——东

凤南光书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潮安区东凤村的韩江堤上，有一间叫“南光”的书店。这间书店是中共潮汕地委的秘密联络站，也是潮澄饶边区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的秘密指挥中心。

1940年，中共潮澄饶中心县委指示地下党员陈光远以老板身份在东凤村田头堤顶开办“南光书店”，以经营书籍文具为名，建立地下党活动的落脚点。1941年，潮澄饶汕敌后县委机关曾设于南光书店中。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在韶关被捕叛变，“南委”和粤北省委受到严重破坏。“南委事件”后，革命处于低潮，为保存实力，敌后区特派员陈奕生带领地下党员高修一到南光书店，以店员身份作掩护，继续进行党的秘密活动。1943年初，在澄海石头坑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的原中共潮澄饶县委特派员吴健民到东凤村南光书店开展工作。1944年10月，中共潮澄饶县委重新建立，并在南光书店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吴健民化名吴森耀，以陈奕生在普宁妻弟的身份当书店店员作掩护。潮澄饶县委书记周礼平、鹤庵区特派员李习楷及潮澄饶县委副特派员庄明瑞等常到南光书店联络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南光书店同时也是地下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秘密指挥中潮安卷

117

心，当时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常在书店里商筹抗日决策。南光书店后改称潮汕地委秘密联络站，书店楼顶是入党宣誓、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1945年，中共潮澄饶县委组织游击队先后袭击了日伪彩塘警察所和区公所、东凤警察所、江东乡公所，以及后来武工队惩治国民党联防办事处

指挥所主任等行动，都是在南光书店作的战斗部署。而书店老板陈光远还故意抗税被囚禁于日伪警察所，从中了解敌情配合袭击工作。

1946年至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开展隐蔽斗争，中共潮汕地委宣传部吴健民，布置东风地下党员陈光远与党的统战对象陈之雄合作，把南光书店作为党组织的联络点。吴健民以店员身份作掩护，在这里联络和布置工作。期间，曾任中共潮梅特委委员、闽西南特派员的曾应之两次来到书店“治病”，同时指导潮安地下党的有关工作。1947年8月初，吴健民代表中共潮汕地委在南光书店楼顶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潮澄饶丰边山地工作委员会。1948年11月，中共香港分局派张震到潮澄饶丰边工作，在东风南光书店住了三天后，接到了从香港赶来赴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铁坚。铁坚在南光书店住了一夜后，于次日深夜前往闽粤赣边区党委驻地。南光书店除了是过往革命同志的重要联络站外，还是东风村以及附近新光、礼阳等村的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联系工作或参加秘密会议的重要据点。除此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18

之外，一些从香港寄来的《文汇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也通过书店秘密转移到凤凰山和传送给东风村的地下工作者、进步青年；同时，为凤凰山上的武装队伍筹备资金以及购买衣物、药品等也经常通过“南光”联络站进行。

1946年陈光远调任潮州城《复兴报》经理，并兼顾联络站工作，后于1948年再次回到书店工作。同年秋，陈光远奉命调到凤凰山在闽粤赣边纵第四支队后勤部工作，书店改由陈之豪主持，负责与江东地下党直接联系。这个秘密联络站一直坚持到潮汕解放。

南光书店作为中共潮汕地委及潮澄饶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先后办了十年。由于组织严密，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十年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对此，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原委员、珠海市原市委书记吴健民在贺《东风乡志》出版留念题词时给予这样的评价：“……东风乡，曾是韩江地区党组织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秘密（连接江东余厝洲等地）的指挥中心，希望同志们和东风人民珍惜这份光辉历史，将革命传统精神代代相传，搞好现代化建设。”

（整理：陈俊乾）

潮安卷

119

21 武工队借粮

为保证武工队的正常活动，必须有一定的粮食作为物质基础。但是，粮食从哪里来？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向

当时的殷实人家筹借。

经过调查，武工队已掌握了华美乡东洋的 XX 二爷，近年来从新加坡汇入大量侨资，准备建筑豪宅。

为了筹备借粮，武工队做了周密的策划，决定由华美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秘密）的沈时平、沈清熙两名团员作为内线策应工作，并抓紧时机，选定农历六月初五夜行动。

按民俗所说，农历六月初五是鬼节，人们不敢在夜间进行户外活动，以免被死鬼抓去挑西瓜。可是共产党人就是相信科学不迷信，正好抓住这一夜间少有人活动的有利时机，组织武工队员进村借粮。按原计划，由沈清熙负责在村外接应武工队员，带入村后由沈时平策应。

沈清熙于当夜二时，从箔铺巷经大宗祠迂回至牛城沟，到东洋“死囡仔池”的接头地点潜伏下来。夜幕下，当他看到不远处有几个活动的身影时，便发出“喔、喔、喔”三声蛙叫。武工队员听到暗号后，立即回应“喔”一声蛙叫。这样对上暗号后，由沈清熙带领六七名蒙面的武工队员到老东洋大王肚与沈时平接头，再由沈时平把他们引领到富户沈 XX 的住宅——高华里。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20

高华里大门内的外埕，左侧墙外通巷有住户，右侧墙外是空地。因此，武工队员就在右侧墙外搭成人梯，越墙进入外埕。

由于更深夜静，高华里的老更夫，被第二名队员“扑通”的落地声惊醒。老更夫打开门一看，见有人越墙，便大声喊：“是谁？有贼！”

说时迟，那时快，第二名越墙的队员一个箭步冲到老更夫跟前，在老更夫背后，用左手扣紧老更夫双手，把他紧紧抱住，并将右手捂住老更夫的嘴巴。

“别动，我们是好人，不是贼，是要来向你家二爷借钱的，请你老老实实配合，我们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此时，老更夫已被惊到全身瘫软，声音有点沙哑，连声说：“好！好！”

老更夫拖着抖瑟的身躯，引领着武工队员到后厅 XX 二爷的房门口。

其中一名队员敲着房门，老更夫颤动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喊：“二！……二爷开门……开门！”

XX 二爷打开房门，昏暗之中，见到眼前站着几个蒙面人，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地说：“你们是？……是？”

这时，武工队长先发制人，立即对他说：“你不用惊怕，我们不是强盗打劫，我们是武工队要来向你借钱的。请你好好配合，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慑于武工队的威力，XX 二爷在蒙眬之中领会了武工队

的来意，答应借给武工队港币 8000 元和 4 支步枪。

潮安卷

121

在微弱的灯光下，队长也写了借条交给 XX 二爷。

随后，老更夫打开大门，送武工队回去。

按时价，100 市斤赤谷约合港币 23 元。通过这次顺利借粮，充实了武工队的生活给养和武装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斗争错综复杂，形势紧张，华美乡的团员准备上凤凰山参加游击队，后来因情况变化而改变计划，继续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

（根据离休干部沈清熙同志口述 材料整理：沈观勤）

22 鹤巢站截劫军火列车

1927 年，在隆津都鹤巢乡，活跃着一支威震敌胆的

“铁道游击队”——鹤巢赤卫队。他们烧毁车站、炸毁铁路、破坏电线，还经常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神出鬼没，尤其是在鹤巢车站制造了当时震撼粤东的“劫火车军火案”。

1927 年 12 月，为配合广州起义，潮汕地下党遵照上级指示，决定在鹤巢车站截劫敌人运载军火的列车。汕头市委书记陈国威、县委书记方临川以及其他县委领导在鹤巢乡下六房召开会议，由方临川主持，发动和部署各乡赤卫队参加这一行动。

12 月 14 日清晨，李太河带领鹤巢赤卫队联合西林和其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22

他乡的赤卫队主力，埋伏在车站西面的“禾坟”“风吹坟”等地的柑园里，小部分分散埋伏于铁路两侧柑园。由于短枪易于隐藏，许筹的短枪班则化装成百姓埋伏在车站周围，方便行事。鹤巢赤卫队队员李胡坚、李木泉二人则化装为乘客，假装在车站月台上候车，以便探明列车是否装载军火，率先发动袭击。

上午 8 点多，从汕头开往潮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军用列车到达鹤巢车站时，李胡坚和李木泉率先开火，许筹的短枪班迅速开枪掩护，隐蔽在茂密柑林的赤卫队迅猛包围了列车，并向列车投掷燃烧着的拌有洋油的面粉团，与车上敌军展开激烈战斗。面对从茂密柑园冲涌而出的“神兵天降”，敌人吓破了胆，纷纷投降。

这一战，虽然毙敌十多人，但因打头阵的李胡坚和李木泉两人中弹倒下了，且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和缺乏战斗经验，终未能截住火车头，敌人将后面的车厢脱钩，冒着浓烟的火车仓皇逃跑，前往浮洋报信。不久反动派驻浮洋的国民党军 32 团闻讯赶来增援，赤卫队只好往西林方向撤退。赤卫队李胡坚中弹当场牺牲，李木泉身受重伤逃往汕头，医治无效殉难。

这一役，吓得敌人胆战心惊，火车一年左右不敢在鹤

巢站停车，大灭敌人威风，大长赤卫队志气。这就是震撼粤东的“劫火车军火案”。截劫火车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汕头潮梅警备司令何缉伍带兵围剿鹤巢乡，大肆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烧毁隆津区农会会址五桂祠潮安卷

123

和鹤巢乡农会会址万德祠。

（整理：广东鹤巢文化研究课题组）

23 突破经济封锁线

归湖高升村是革命老苏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石壁头、大溪墘、鹿湖等村就成立农会，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浮风苏区根据地的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凤南五股地区是继东留隍、官头崙之后建立的凤凰山第三个游击基地。

1948年6月26日，国民党喻英奇纠集潮安蓝道立部、饶平吴大柴部和丰顺林海琴部共500余人“围剿”官头崙。原以凤北官头崙村及周边为驻地的司令部、军需处、油印组、修械所、卫生所、缝衣组等部门在敌人“围剿”前后，先后撤往高升村一带。石垢脚、双垵、橘树坑、鹿湖等村真正成了潮澄饶丰革命的指挥中心，是潮澄饶丰革命的“延安”。

军需处先设在双垵村垵坑山的炭窑，并隐藏物资，形势稍好后，搬到石垢脚村，再搬到双垵村。军需处主任许崇英，原是马来大户闺秀，回国参加东纵抗日，抗战胜利后回潮汕革命。许崇英利用办识字班、婆娘间（妇女聚谈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24

之地），组织唱歌队，发动、巩固五股群众的革命热情。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国民党军队加强对山区的经济封锁。他们指定凤凰山为封锁区，在各个路口，对来往群众进行检查，制定了《防止粮食偷运济匪暂行办法》，禁止商人买卖粮食，还对一些医药、布匹、食盐等用品实行禁运。山地部队的供给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缺吃缺衣，缺医缺药。

7月初的一天夜晚，潮澄饶丰革命根据地的领导秘密聚集石垢脚，开会研究如何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会议决定：由军需处到河乾收税（在韩江边收取过往船只的税）；着手成立税连，协助军需处解决部队给养。为了对付国民党对山区的经济封锁，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穿过封锁线将物资带回基地；部队在山区没收一些地主和反动分子的财物，既解决部分供给，也分发给百姓。许崇英带着几名战士，在东留隍韩江沿岸至赤凤的赤砍湖、浮石、白叶一带，对韩江上过往的货轮，按货值5%抽税，以征实物为主，如大米、花生油、

食盐、菜脯、电池、药物等；活动于山区周围文祠、饶中以至意溪等一带的武工队，有目标、有策略地开展借枪募粮活动，向地方的殷商富户征借得一批批枪支、粮食或银款，然后通过文祠的合佩村进入李工坑或大水溪的陆路和韩江转入归湖溪美村的水路，运送到山区支援部队，解决部队的供给困难，为部队军需给养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有了物资，如何快速从江边搬运到高升村，且又不潮安卷

125

能暴露，这又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许崇英和陈郁发动五股基干民兵和积极分子，将从河乾收税和潮州转运来的物资通过肩挑背扛，从韩江边的石九等地运到双垵、石垢脚、乌石等村收藏。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伙都是夜间行动。各村基干民兵和积极分子只运输一段路程，然后交给武工队，再由武工队交给另一村运输，最后再交给武工队员挑担运往隐藏地。这样各村民众都不清楚物资运往哪里，减少暴露的风险。军需处在乌石设立粮食仓库，在双垵设立缝衣所，日夜加班，基本上保证了队伍的食物、服装、被褥供应。

革命队伍的声势和活动地域日益扩大，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48年七八月间，敌人集中几百名兵力，多次“围剿”五股地区。高升村根据地因受国民党多次“围剿”摧残，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许崇英除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之外，还配合武工队做群众工作、收集民枪、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击反动的地方武装，收税、筹款解决给养。积极分子陆续被吸收入党；青年农民踊跃参军，配合武工队作战；妇女群众为武工队和连队制鞋、洗衣、送柴、送菜，担负起支前拥军的重担；部分妇女还和男人一样，参军入伍、入党，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儿童团员积极站岗放哨，带路送信，在反“围剿”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9年初，韩江地委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攻打凤凰圩。1月26日，凤凰圩宣告解放。凤凰圩的解放，彻底拔除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26

了国民党喻英奇在凤凰山区的中心据点，使凤凰山根据地连成一片，增强了军民夺取胜利的信心，为消灭凤凰山区外围据点提供了物质保障和作战经验，为解放全潮汕奠定基础。

（由许崇英口述 杨泽武编写）

24 “飞机师”驾机起义

“飞机师”姓苏，名叫卓奇，字文焕，古巷镇枫洋一村大厝内人，1914年出生，自幼家贫，但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志向高远，至今仍为乡里人所称道。“飞机师”是

乡下的叫法，即是会开飞机又会修飞机的“师父”，反正一百年来村里也就出这么一个“航空工程师”。

1949年10月1日，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远在香港的“飞机师”苏文焕，正在香港一酒家的四楼参加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与会者是当时的“香港九龙旺角读书会”几个会员。该会的领导和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员苏文焕当年在金山中学的同学俞福亲（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茂名市民政局局长的俞小曼）。收音机旁，当他们聆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苏文焕激动不已，当场对其妻妹叶似兰潮安卷

127

（中共地下党员）说：“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来了，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一定要回到国内去！”他的妻妹也万分激动地对大家说：“将来大家都要回去的！”

回家路上，苏文焕心潮澎湃，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为

“死亡航线”汀江—昆明航线服役的老牌飞行员，现在却不能驾驶飞机了，幸得他同时具有过硬的维修技术才被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任命为当时已迁至香港的中航公司机务领班；而在中国的航空公司，却只有美国人和美籍华人才有资格驾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可见一斑，这样的政府，已没什么值得留恋；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才是值得报效的祖国。

一定要回到国内去！但什么时候回去，怎样才能回

去？苏文焕正在苦苦地思索着。突然，“文焕！是文焕吗？”一阵迫切的呼唤声打断了苏文焕的思绪，他急忙转身一看，一阵惊喜，原来是1940年在桂林航站时认识的同乡陈卓凡，知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在桂林的几年，两人过往甚密，后因多次调动方失去联系，不想今日竟于此处相逢，真是喜出望外。

原来陈卓凡早已居住香港，且家在附近，于是应邀至他家倾谈。苏文焕知他向来亲近共产党，于是在叙谈中流露出回国之意。陈卓凡一听，大声叫好，并说：“我不久也要回国，国内有位朋友，叫章伯钧，现在北京任交通部部长，我就是投奔他去！”说着话锋一转：“老兄，要回去，就得带些礼物回去啊！切记！”苏文焕听了点点头：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28

“我懂，我懂！”于是暗决心：我一定要开架飞机回去！

“偷”飞机的时间必须选在夜间，否则会遭到近在咫尺的三灶岛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截击，而夜间飞行单枪匹马无人配合也很困难，于是苏文焕便着手物色合作人选和选择最佳行动时间。当时中航机场实行三班制，从早上8时起，每8个小时为一班，每周轮换。事有凑巧，10月24日，

在苏文焕负责后半夜工作班时，早上7点左右，突然有一架要起飞的美籍飞行员不肯起飞，说是该机尾舱有人。当苏文焕到机尾查看时，见材料员杨兆藩（原空军航校五期飞行员）正从该机扶梯上下来。他走过苏文焕的身边时悄声说：“马桶下面有把手枪。”说罢便走开了。苏文焕便以检查飞机为由登上飞机，四处查看，走至尾舱马桶下将杨兆藩藏的左轮手枪放入裤袋后走下飞机，对那个飞行员说：“行了，经我检查，一切正常，可以飞行了。”并当他面在飞行记录本上签了名。

那架飞机飞走后，苏文焕找到杨兆藩并把手枪还给他，一问，方知他和该机副驾驶吕辑人密谋由杨先藏枪于飞机后伺机冒充旅客登上飞机，然后在空中以枪劫机飞降解放区。原来如此！既然苏文焕保护了他，杨兆藩也坦诚相告，正是同心同德之人。但劫机乃国际法所不容，且危及旅客安全，此法绝不可行。于是苏文焕便告许杨兆藩，让其约吕辑人下午4时同到苏文焕家商议此事。

苏文焕于上午8时下班后即到陈卓凡先生处告知此事，回家后又告知了叶似兰。下午4时，杨、吕、陈等人先后如潮安卷

129

约到达。经几人再三讨论商议，最后决定于1949年10月27日行动，苏文焕机组正好值当天16:00—24:00的班，即于该晚驾机起义。同时由叶似兰通知俞福亲，再由俞与广东省中共党组织联系。

27日上午，陈卓凡先至苏文焕家，交给苏文焕一封致章伯钧部长的介绍信。下午3时，苏文焕带妻子叶似玉和妻妹叶似兰一同至九龙南国酒家，与吕、杨二人聚齐。似兰也告知苏文焕与广州机场联系的暗号：“光明！”

接近4时，苏文焕立即与吕、杨三人各自分头进入机场，似玉和似兰的任务是留于南国酒家前等候，看到有飞机起飞即通知俞福亲，告知广州打开白云机场的夜航灯。一切准备就绪，苏文焕准时进入机场进行上班后的正常巡检工作，并暗选定了一架新的DC-3型客机。

晚上7时许，已到平时的晚饭时间，苏文焕于是命令其维修组全体人员：立即到南国酒家吃饭。他自己则借口该架DC-3飞机尚须试车检查，等试完车后才去吃饭，叫他们先走一步，点菜后等他一起吃。他们一听，蜂拥而去。等他们一众走后，苏文焕立即登上该机，启动发动机，新机自然不错，确认一切正常后立即打开事先与吕、杨约定的机翼尖信号灯，吕、杨二人早已等候多时，见状立即登上飞机。苏文焕见状松开刹车冲上跑道并加大油门，飞机如离弦之箭般射向夜空，向北飞去，向新中国飞去！此时正好是晚上7时45分。

晚上8时30分，飞机顺利降落在白云机场。就这样，苏

文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驾机起义回归祖国的第一人，国家派专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于后来安排他参加了专飞中央首长的任务。受他此次行动的影响，11月9日，两航（即原国民党的中国和中央航空公司）也宣布起义，12架飞机齐齐飞回了新中国的怀抱。

（苏树梅）

25 黄文田誓死守卫海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份，当时正在汕头港指挥布防的黄文田，接到电令，要他担任广东省江防司令职务，负责统率广东海军对日作战，保卫大广州以及广东沿海要塞。

军令如山。黄文田来不及与父母和家乡亲人告别，立即启程履新。黄文田，是潮州府城西关外归仁区孚中村人，曾就读于黄埔海军学校，吴淞、烟台海军学校及南京海军枪炮鱼雷学校。毕业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海军光华舰舰长、威远总台台长、海瑞号舰长等军职。是冥冥之中注定还是历史的巧合？黄文田的先祖，就是清嘉庆恩科武状元黄仁勇。黄文田从小就立下大志，继承状元公忠孝报国家风，长大后以身许国，哪怕战死沙场，也死而无憾。当接任广东江防司令一职后，他再次立下雄心壮志：倭寇不潮安卷

灭，誓不生还。

黄文田到任后，对敌我态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就当前战况，以广东尚存微弱的舰艇和陈旧的武器弹药及其他设施，要战胜强大的日本海军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一方面征集废旧舰船，鹿角、山石，沉塞虎门至黄埔航道；另一方面集中剩余舰艇，对珠江各出海口加强巡防，同时大摆水雷阵，采用以弱胜强的“水雷战”。

黄文田在1921年时专攻过鱼雷的制造和使用技术。他通过香港关系，购买了大量高效炸药，夜以继日，赶制出第一批共2000余颗水雷，并迅速投入使用。由于一时间缺乏水雷使用技术人才，他派人到汕头招募旧部和已离职的海军官兵，组成了11个水雷队，与原辖的3个水雷中队，合编后分赴广东各海口布防，迎战入侵的日本海军。黄文田指挥部下各水雷队，以定雷封锁、漂雷攻击以及时间性水雷奇袭等方式，重创入侵的日本海军，挫败了日军沿珠江口快速攻占广州的企图，为我守军保卫广州、战略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天，黄文田得到绝密情报：伪海军广州海军基地司令等一批日伪海军要员，策划乘坐舰艇，经马宁河迂回向广西我军后方进攻。他果断命令在马宁河道摆下水雷伏

击阵，张开“抓捕大鱼”之网。果然，两艘敌舰大摇大摆地进入水雷伏击阵。只听一声令下，数颗水雷直朝敌舰射去。岸上的抗日游击队，同时集中火力向敌舰打去。瞬间河面上传来水雷击中目标的爆炸声，敌舰腾起熊熊烈火。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32

敌舰上的日伪官兵，纷纷跳下江中，争相逃命。此刻，我埋伏着的快艇像离弦之箭直插敌方。与此同时，埋伏在岸上密林中的抗日游击队，也划着木船朝正在起燃烧的敌舰冲去。此役，除击沉击毁敌“协力号”“160”号二艘舰艇外，炸死炸伤和活捉俘虏一批日伪官兵，战果辉煌。

马宁河大捷之后，黄文田将军挟余威，又率部在顺德李家河布雷，将开往江门押运日伪储备券的“南海丸”炸沉，船上 70 余名日军同时毙命。此后，又于新会、天河、三娘庙河道布雷，炸毁日军运输轮“若泰丸”“海刚丸”等舰艇，为抗战事业立下了不朽之功。

1938 年 10 月 21 日，广州被日军攻陷。日军沿广三铁路向三水推进，在相继占领三水、河口等地后，强征当地民工，修筑堡垒、工事，与我抗战守军形成对峙。黄文田率部退守西江，仍然采取布放水雷、以雷击敌的战术，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充分发挥了水雷战威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不久，黄文田接到报告，说三水河口发现了日军一艘装甲舰，正向西江上游驶进。兵贵神速。黄文田经过对敌分析后，立即下令刚撤退至西江一带待命的执信、坚如、仲元、仲恺、湖山、飞鹏等 6 艘炮艇，前往围剿，并集中火力，对驻扎于思贤窖、马口山日军岸上炮台进行炮击，摧毁日军从岸上对西江进行封锁的企图。遭到我军炮击的日军，自恃其坚固的堡垒等军事设施，对我们进行回击。于是，敌我双方于马口山和马江河段相互炮击。此时，日军军机也闻讯赶来增援，飞临我舰艇上空，反复进潮安卷

133

行轰炸。我军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面对敌人水陆空的打击，我海军将士，视死如归，英勇奋战，一连击毁了日军岸上堡垒 4 座。激战中，执信号旗舰被敌炮弹击中，舰长、副舰长和 25 名官兵壮烈牺牲，另有 15 名官兵也于战斗中身负重伤。执信舰沉没后，其余三艘舰艇官兵，继续与日军血战。此时，坚如舰也被日军击中，失去了战斗力。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我军弹药所剩无几，伤亡严重，最后只得撤退。由于黄文田将军和广东海军的铁血抗战，使日军打通西江，入侵广西，进窥西南大后方的企图无法得逞。为中国陆军在粤、桂、黔的作战，争取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口战役后，黄文田将军在肇庆桃溪村举行庄严而隆

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马口战役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壮烈殉难的广东海军将士，并责成水雷队队长黄韬，负责修建“海军马口阵亡将士纪念碑”。直至今日，这座纪念碑仍然耸立在蓝天白云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阿总 黄莘）

红色乡村故事

饶平卷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36

1 詹前锋出山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海陆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给饶平农民运动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革命斗争使长期当牛做马的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消灭封建制度的决心和信心。1926年初冬，在饶北山区，组织农会、建立农民自卫军的浪潮，猛烈冲击着山下每个村庄。然而，茂芝乡的农民运动，却如一潭死水，冷冷清清。

一个深夜，茂芝乡农会会长詹三令，把几个农会主要干部请到家里来，让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当时大家推举我当农会长，我就知道不行。俺一无文化，二是弱房小户，如今乡里头人詹耀南出面组织民团，对抗农会，民众心里害怕，减租减息搞不起来，靠我们几个人怎么斗得过？小泥鳅岂能翻得起大浪？”詹三令顿了顿，接着说：

“几天来我思来想去，茂芝农会为什么‘滚’不起来，就是欠缺一个众人信得过的带头人。试想，一个4000多人的大乡，农会却连个办公地点也没有，印章簿册放在竹篮随

饶平卷

137

身带，人家笑我们是‘市篮农会’，有名无实。这样的农会，穷兄弟怎敢来参加……”

“照你这么说，农会长由詹前锋来当最合适。”心直口快的詹中流插上话。

“是啊！就怕他不干。人家是北大学生，家在强房，听说又在县城担任什么‘国民党改组委员’，饶平一中顶呱呱的大教师，要是他来当农会长，当可压倒詹耀南一帮人。只是要他来当‘穷仔头’，请得来吗？再说，詹耀南是他的房亲，农会又与詹耀南作对，他撕得开面皮吗？”念过几年中学的詹籍任毕竟想事比较深细。

詹炳光立即反驳说：“咱可别从门缝中窥人。我听说詹前锋在北平读书时便加入共产党。去年暑假回乡时，他有声有色地介绍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情况，还公开鼓动穷人学习海陆丰抗租抗债。”

“对，对！”詹中流又补充说：“听学生说，詹前锋在校教书时，经常给学生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老师们都说他是个激进派。”

詹籍任从大家的议论中，增强了请詹前锋回乡主持农会的信心，说：“依我看，詹前锋是个共产党员，当能以革命事业为重。看着目前俺乡这个情形，照理可以请……”

“请得来就请，请不来就逼，总不能让茂芝农会永远是个‘市篮农会’。”詹中流又急忙插上话。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38

“不错，请也好，逼也好，一个原则，只要对革命有利就好。”詹炳光这时显然支持詹中流的“逼”字。

一场议论，令詹三令茅塞顿开，他挺胸拍案而起，郑重说道：“对，就以茂芝四千多民众的名义请詹前锋出山……”

隔天夜里，詹三令拿着一捆大红纸，叩开“乡里秀才”詹籍任的房子，点上灯，请他拟个茂芝农会的布告，重新说明农民协会的章程和任务，布告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把农会长詹三令的名字改成詹前锋。詹籍任如嘱写成几份，趁着夜深人静，两人把布告贴到高阳楼、协和楼以及茂芝圩各个主要路口。

第二天清早，围观布告的民众把它当成一条大新闻，奔走相告：詹前锋回乡主政农会。一些贫苦乡民听后激动地说，詹前锋敢领头，我们参加农会还有啥怕？一群豪绅闻说，将信将疑，暗地里议论：“这小子，族长不当，偏要去当‘穷仔头’，岂有此理！”这一来，茂芝农民协会的名气大了，贫苦乡民纷纷报名入会。

詹前锋出任农会长的消息，很快传到饶平县城。为了弄清真相，趁星期六学校休息，詹前锋特意请假回茂芝老家探个究竟。

路经茂芝圩场时，詹前锋果然看到署有自己名字的大布告；走在街上，又见两旁商店不少人使着眼色朝他窃窃私语。刚进家门，亲邻们就抢着向他介绍近日民众争相入会的盛况，绘声绘色地讲布告的威力，还说大家欢迎他来饶平卷

139

当农会会长，领着穷苦兄弟闹革命。这一切，使他深深地领悟到家乡父老的深情厚谊。

早在北平读书时，詹前锋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经受城市学生和工人运动的锻炼和考验，眼前的事实使他更加坚信，不广泛唤起民众，就不能打倒一切反动派，中国就不能独立富强。面对农村的封建势力，他没有丝毫的动摇退缩，自入党之日起，他已作了献身革命的准

备。此刻教他担心的是自己能否担起农会会长这副重担？能不能带领民众冲破一切反动势力的包围？对此，他心里仍感愕然。

夜深了，万籁俱寂，詹前锋依然没有半点睡意，带着不平静的心，他挑灯重温了毛泽东关于《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当他读到“……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的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总不会根本倒塌”的论断时，回想起路上看到西岩山下一面面犁旗和一队队自卫军学习刺杀操演的壮观场面；联想起彭湃舍家干革命，领导海陆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壮举，詹前锋更加坚信广大贫苦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乡村的主人，眼前骤觉一片亮堂。

就在这时，詹三令等人来敲门了，刚坐下，詹三令便道歉说：“很无礼，未经得你同意，就借用你的名字组织农会，先斩后奏，可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不，不！”詹前锋立刻插话说：“你们的行动我是完全理解的，说内心话，倒是我应感谢大家，把我推上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40

同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坐在一旁的詹籍任仍感过意不去，又继续解释道：“大家出于一片真心，希望你来领导农会，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詹前锋说道：“我有幸得到养我教我的乡亲父老如此信赖。当农会长，是茂芝四千民众给我的最大荣誉。虽然目前我因职务在身，不能立刻回乡帮助农会工作，但我坚决支持大家打土豪，清算贪官污吏，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永远站在农民兄弟一边。”

对于詹前锋的理解和支持，大家感动不已，詹三令含着热泪走上前去，紧紧拉着詹前锋的手，共同的革命目标让大家走到了一起。从此，詹三令挺起腰膀大胆发动群众，理直气壮地带领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激烈的斗争中，茂芝乡农民协会的威信在人民中树立起来了，世代当牛做马的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带着胜利的喜悦，在高阳楼前高高地竖起一面红色的犁旗。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詹前锋毅然离开饶平一中，回到茂芝家乡，率领农民和上饶农军举行武装暴动，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随后又领导上饶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

（征夫）

饶平卷

141

2 啦风凹迎来朱德起义军

西岩山的啦风凹，属于名扬村地界。因啦风凹有伯公庙，又称伯公凹。此处有一间凉亭，名迓风亭（旧迹

还在)。

1927年10月4日晚上，九村有位农军干部，因领兵攻城未克，护送伤员回九村，拟再到县委商议攻城策略。刚刚回到陂墩村，正好遇到一位窑工，他跟干部说：“刚才有一支军队到晋荣楼找刘来双，然后由刘泰亨带领着去大陂楼县委了。”干部问道：“什么样的部队呀？”答曰：

“士兵个个胸前挂着红领巾，听说是专门打蒋介石的南昌兵。”干部惊呼：“哎呀！南昌起义军，兹家人（意：自己人）。”于是叫来三位农会会员挑上两担干粮经洞上村，往啦风凹方向走去。据说这位干部就是余登仁同志。且说4日，林逸响、张碧光、余登仁等带领2000农军攻城未克，农军夜驻新丰大埔上村（今大光村），农会干部詹锦云发动本村农民借米借屋，帮助农军解决吃住之需。当晚由林逸响、张碧光、余登仁等主持，在大埔上村大坪召开农军会议，会上决定次日再攻，由余登仁回县委商议增兵，刘金丹回乡调运土炮（当年石井乡有三门土炮）。大陂楼县委（泰熙楼众间）里微弱的灯光下，杜式哲、詹前锋、刘铜等十多人彻夜未眠谋划攻城良策。刘金丹刚刚回到县委向杜式哲提出先调运土炮再攻饶城的建议。忽然

142

余登仁急匆匆地走进来问道：“起义军部队来县委了，在哪呢？”大家都愣住了：“没有什么部队来呀！”

余登仁描述了起义军几百人到三斗坑晋荣楼，然后由刘泰亨带路往大陂楼县委的事实经过。杜式哲听后站起来说：“照你这么讲，南昌起义军已经来到上饶区了，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大家估摸着：如果是奔县委而来的，按时间早该到了。刘铜站起来说：“坏喽，可能行错路哟。”詹前锋说：“部队很可能在山里休整，我们去啦风凹看看吧，也许能接到起义军。”

于是，詹前锋、余登仁等十多人打着火把前往西岩山接应。

且说在刘泰亨的引导下，朱德率领着起义军300多人经箭竹坪、石寮溪，来到深山密林里，找了个避风的山坡就地歇息。因连日急行军，人困马乏，很多饱受战火洗礼的士兵一坐下就睡着了。朱德想了想，既然远离追兵，让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美美地睡一觉倒也无妨。

附近刚好有认识刘泰亨的村民，在得知是共产党的部队之后，都以茶水相待，并且煮了几大锅番薯汤。有些士兵从晋荣楼带来的生番薯还没啃掉，就放到锅里一起煮了。其实，几百个起义军每人只能吃到一碗番薯汤，但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已经不错了，哪能吃个饱啊？士兵们一觉醒来，整装待发，在刘泰亨和李明光等人的引导下，由朱德同志率领的起义军来到啦风凹。

詹前锋、余登仁带领着十多名农军打着火把也刚好来饶平卷

143

到啦风凹。余登仁将火把举高看清后喊道：“没错！是南昌起义军，喂……我们是饶平农军。”越走越近，刘金丹说：“对，那位就是朱德军长，我们在三河坝见过面。”余登仁快步上前握住朱德的手说：“朱军长！我们来迟了，有失远迎。”朱德说：“余登仁同志，我知道你这里的革命形势很好，所以就带着部队往九村走，没想到却在这个山凹见到你了。”詹前锋自我介绍说：“朱军长！我叫詹前锋，各位将领们辛苦了！”朱德说：“哦！我在大埔就听说了，詹前锋是个北大生，很好，有你们这些人才，饶平的革命前途一定会越来越好。”农军们欢呼着：“兹家人来了！”

5日凌晨，在西岩山的啦风凹，饶平县委的人员和朱德率领的起义军部队紧紧握手拥抱。部队经过迳风亭，即到梯子岭，有个士兵滑了一下，刘铜介绍说：“这是梯子岭，大家小心点。”在火把的照耀下，只见一条石头铺成的路在面前，踩踏了几百年的石头光亮圆滑，因陡峭如天梯而得名“梯子岭”。詹前锋和詹显三在前头引导。刘铜打着火把，詹要牵着军马，刘金丹拉着朱德的手慢慢下坡，余登仁陪着赵镕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岭。詹起和詹吉举着火把站在古道旁引导士兵缓慢下坡。部队下了梯子岭，经过乌石坑、放牛坪，便来到西瓜园村。那段很陡很难走的梯子岭让赵镕终生难忘。

据《饶平党史资料》载：1980年1月23日，赵镕将军与朱德之女朱敏重访饶平时，在饶平四中门口停车，赵镕望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44

着西岩山说：“当时部队经过时，有一间凉亭，路面全部是石蛋铺的，很陡、很难走。”凉亭，其实就是迳风亭。很陡很难走的那段路，就是梯子岭。饶北老红军常说：

“迎来在啦风凹，送别在麒麟岭”，就是指饶平农军接待起义军迎来送往的两个地点。老游击队员刘广陆写的《我的父亲——刘金丹》，文中写道：“1927年10月5日，朱德率南昌起义军到达茂芝，刘金丹亲率赤卫队到西岩山迎接，并在起义军离开时周密地做好护送工作。”

（根据《茂芝会议红色记忆》改编：刘汤明）

3 中建楼前朱德演讲

1927年10月5日早上，南昌起义军在大陂楼县委吃过早餐后，在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刘金丹等人陪同下，朱德率领第九军直属队和教育团人员约100人，离开大陂楼向石井乡前进。说话间来到一座圆形土楼面前，只见“中建楼”三个字苍劲有力，格外醒目。中建楼俗称埔下

楼，楼前竖立一支三丈高的旗杆，顶端悬挂一面绣着犁形图案的红旗。中建楼内众间（中央间）就是埔下村农民协会会址。大老远便看见中建楼前面悬挂着两条红布，朱德近前看了一下右边的红布念道：“南昌暴动大欢迎”，又饶平卷

145

看了一眼左边念道：“平等自由维农民”。赵镛问：“我们还没到，这欢迎标语都挂起来了，你们石井乡是怎么做到的？”县委书记杜式哲和委员詹前锋几位都笑了起来。原来起义军到达大陂楼县委时，杜式哲便拿出七月份成立县委时写标语剩余的两条红布，命人写上欢迎起义军的语句。得知朱德要率领部队前往埔下楼了，杜式哲便命人将墨迹未干的红布标语先拿到埔下楼挂起来。詹前锋说：

“仓促之作，语句欠佳，还望指教。”朱德点点头说：

“好呀！我们的革命就是要维护工农权益，争取平等自由啊！”

埔下楼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农妇，人称“咧嫲婆”。

她把刘荡（又名刘铜）拉到角落里问话：“阿荡，你先讲清楚，你把这些当兵的带到村里来，都是什么人呀？你可记得两年前大兵经过上饶区时，各乡村被抢去多少东西呀？”刘铜解释说：“阿婆，你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两年前经过上饶区的那是陈炯明的叛军。这是专门帮穷苦人打地主的共产党的部队，是我们自己人的军队。”阿婆如释重负，于是像大喇叭一样喊道“共产党来啦！兹家人的军队来啦！”消息传遍埔下楼和埔下屋的各条巷道。本村的刘家廷是石井乡老大，是个开明人士，他马上安排村民泡茶待客。埔下村的四位房长（即四个房族的代表）也先后到场。革命群众纷纷来到中建楼，有的拿出跌打损伤的药酒给伤兵用，有的拿来针线帮起义军缝补破损的军装。此时，山前村的中医刘饮也来到了埔下楼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46

帮伤员诊治。中建楼的众间里摆上了糕子、麻糖、番薯干……各种客家糕点。用的是饶平青釉碗，喝的是饶平西岩茶，一片喜气洋洋，欢迎“兹家人”的军队。

一会儿，刘金丹派人去石井乡各村召集的 200 名农军已经来到埔下楼集中。石井乡仅有的三门土炮分别从蔡坑村、城子里、中先村被抬到埔下楼前。此时，毗邻的黄金塘和简屋村的几百名群众纷纷前往埔下楼看热闹，约百名起义军将士还有埔下村的几百位农民共千余人在中建楼前围观。来看热闹的群众议论纷纷，有老者问道：“这是什么部队呀？是不是又来了反孙中山的部队啦（指陈炯明叛军）？”此时，朱德看见人多就趁机发表了演讲，刘金丹做翻译。

这就是意义重大的“工农学兵动员令”演讲。只见朱德站在一个石头上，双手叉腰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乡亲们！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人民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打倒了反动统治，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摆脱了地主的压迫，俄国的工人农民翻身作主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打倒地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通过革命实现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

“然而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纲领。今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本质。我们要高举马克饶平卷

147

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决走十月革命的路线。现在全中国的工人农民都应该拿起武器，工农学兵联合起来，用我们革命的武装打倒一切反动派。坚决打倒地主！坚决打倒军阀！坚决打倒蒋介石！坚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只有这样，中国的工农阶级才能够获得最大的自由，才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愿望。中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

因为大部分的农民都听不懂官话（普通话），刘金丹一字一句翻译成客家话给在场的农民听。一阵掌声过后，朱德举起拳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革命到底！”“共产党万岁！”朱德每念一句，千余人跟着高呼一句。异口同声，声势浩大。随后，朱德看了一下怀表，已经七点钟了，他一声令下：“革命队伍攻占饶城，出发！”余登仁、刘荡受朱德之命，领着农军抬着土炮增援攻城战斗，向二祠开进，与在下祠堂作短暂休整的起义军战士会合后奔赴饶城战场，攻克饶城。

刘金丹带着朱德、赵镛并警卫员约 30 多人来到一箭之遥的中和圩勘察地形。回到中建楼，朱德站在八仙桌旁说：“现已知石井乡为一片开阔地，无险可守。你们又说埔下楼前后都是白乡团的村庄，‘腹背受敌’探子出入频繁，大陂楼、石井乡都不是理想的驻地呀！”有几个曾受白乡团欺凌的农军站起来说：“我们受够他们的欺负了，这次我们人多枪好，陈坑乡只有十几个团丁守卫，干脆把他们斩草除根铲平了。”朱德立即教导饶平县委的几位干部说：“我们要严惩首恶，团结群众，干革命并不是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48

屠杀村庄，更不能传播仇恨，要把握这一点，才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杜式哲、詹前锋纷纷点头赞同。赵镛皱着眉头说：“未搞侦察，贸然开战，祸及群众，万万不可啊！”刘金丹说：“以后我们会把握分寸的。”杜式哲

建议说：“茂芝前乡革命气氛高昂，可以驻营。”詹前锋说：“茂芝的庙子前圩是广福两省，饶和埔诏四县商贸集市，补充军需物资也方便，可以驻营。”刘金丹补充说：“是啊！茂芝有多条道路交错其间，进退自如，可以驻军。”朱德点了点头答道：“嗯，好！”

此时已经 11 点钟了，在杜式哲的安排下早已备好了午饭。各村的农会人员都赶往埔下楼参与接待起义军，大家把少量的凳子让给起义军同志坐，很多本地的同志都站着吃饭。自从三河坝开战以来，因战事紧张起义军士兵吃不香睡不甜，军中将领也是难得品尝热汤热饭。今天虽然没有美味佳肴，但是乡亲们把珍藏的客家菜都拿出来了，有老菜脯，有藟子头，还有芥菜干煮三层肉等等，有饭、有粥、有热汤、有青菜，清淡可口，更重要的是石井乡的革命群众诚恳热情，朱德和赵镕等人吃得心情爽朗。

饭后，杜式哲派詹前锋先往茂芝前乡安排驻营事宜，杜式哲和刘金丹陪着朱德等人。此时朱德觉得人员少行李多，有些箱子空荡荡只有几枚子弹，他命人把子弹拼到其他箱里，腾出空箱大大小小共五个。朱德握住乡老大刘家廷的手说：“谢谢乡亲们的关照！这几个箱子留给本地农军装子弹，算是个纪念吧。”刘家廷说：“自己人不必客饶平卷

149

气，招待不周，还望见谅。等革命成功了，诸位将士一定要来石井乡做客啊！”朱德、赵镕、蔡协民、陈光第、王海清等几位将领在中建楼面前与革命群众握手告别。

（刘汤明）

4 义军来到茂芝寨

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领导北伐部队二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3 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以东江为革命基地，夺取广州，再次举行北伐。9 月中旬，南昌起义军经福建抵大埔。在三河坝分兵，主力由贺龙、叶挺率领，进占潮州、汕头，留下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 2000 人镇守大埔三河坝，阻击尾追于后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掩护主力部队进击潮汕平原。朱德率部在三河坝激战三昼夜，击退敌人 10 多次进攻，毙伤敌军 2000 多人，我方也伤亡几百人。10 月 4 日清晨，朱德率起义军从三河坝突围，经大埔的湖寮、百侯，5 日一早到达上饶。战士们纪律严明，坚持在野外宿营。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同志们正在休息，准备整装奔赴潮汕与主力部队会师之际，周邦采却给他们捎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50

周邦采见到亲切而严肃的朱军长和陈毅等战友，好像

回到家里一样，心头不觉一酸，眼眶潮湿了。他接过朱军长递给他的一碗茶，呷了一口，沉痛地叙述主力部队失败的经过……

9月23日，我起义军主力顺利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与敌激战三天后，受挫，向海陆丰方面撤退。30日留守潮州的起义军也受挫，撤出。周邦采从潮州突围后，便带着几十人往饶平方向寻找朱德部队，沿途集结了失散的200多名起义军战士。周邦采说完，大家往路口望去，果真来了一队战士，他们见到自己的队伍，高兴得奔了过去。亲人相见，分外亲热，他们互叙离别情况。战士们听到主力失败的消息，不禁骇然。有几名女同志及新入伍的战士，竟咽咽呜呜地啜泣起来了……身经百战的朱军长，深深意识到起义军面临的险恶境况。敌人重兵压境，集结在潮汕和三河坝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共约4万人，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加上我军连续受挫，主力失败消息传开后，内部思想将会产生混乱，失望情绪将随之而来，队伍随时有被敌人包围或自我瓦解的危险。

朱德环顾身边的战友，只见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等脸色也十分沉重。这是多么坚强的战友啊！他与他们团结战斗，生死与共，不知闯过多少险滩，战胜多少恶浪。看到眼前这批战友，他立即增强了摆脱困境的信心。他猛吸一口纸烟，微笑地问：“老周、老李、老陈，饶平卷

151

你们瞧瞧怎么办？”

周士第这位从团长升任不久的师长，战绩卓著。他也没料到南昌起义两个多月来，每况愈下。他此时能怎么回答呢？只是手中摆弄一段柴枝，在地上划着道道。

“军长，我看当务之急，是立即召开师团营连政工人员紧急会议，统一认识，然后分头做好战士们的工作，先稳定大家的情绪。”李硕勋的意见有独到之处。

“对！先稳定情绪。然后才筹谋下一步的策略。总之，我们这支队伍，是我党唯一保留下来的完整建制的队伍，万万散不得。下一步，我们就听军长你的了！”陈毅操着浓重的四川乐至口音，充满信心地说。

朱军长听着大家的发言，终于把心放下了。

于是，他作出决定：由李硕勋、陈毅先召开连以上政工人员紧急会议，把战况讲明，把困难讲清，统一认识；并迅速分头到战士中间做思想工作，先稳定全军情绪。然后，在今天晚上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共商决策。

布置完毕，朱军长仰望长空，长长呼了一口气，只见那棵枫树叶色正红。啊！秋天过去了，冬天将要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军事决策会议，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

夜深了，四面环山的茂芝寨，秋风瑟瑟，寒气袭人。

一缕淡淡的灯光从全德学校窗棂中透出来，半旧的平房不时传来同志们慷慨激昂的声音……

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着。朱德军长披着军大衣，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52

他时而左手托着下腮，专心听取同志们的议论；时而在屋子里慢慢地踱步，陷入深思。是呀，朱军长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者，此时的一言一行，都决定着 2000 多名战友的命运，决定着南昌起义军种子的存亡，决定着革命的前途啊……

朱军长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呷了一口茶水，发言了。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同志们，撤离三河坝，我们还寄希望于前线，现在主力部队失败了，我们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变成一支孤军了！我们只有另想办法，另找出路。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南昌起义军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军的种子保存下来，把革命干到底！”

会上，有人心灰意冷，提出要解散队伍。在这关系到能否保存南昌起义军的严重时刻，陈毅挺身而出，坚决表示：“我愿意辅助朱军长，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存下来，我们这支队伍来之不易，千万散不得啊！”李硕勋、王尔琢、周梓昆等也在会上表态，坚决支持朱军长。会议终于否决了关于解散部队的意见。

会议开了一夜，终于在 10 月 7 日上午形成了一致的决议：第一，我们和上级党的联系已经中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及时与上级取得联络，才能随时取得党对我们的指示。第二，保存这支队伍，必须找到一个可以隐蔽的、可靠的立足点。粤赣湘边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饶平卷

153

方，北伐时期，这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支援北伐军最得力，我们应以此作为立足之地。第三，目前面对强敌，我军孤立无援，不能打硬仗，应该避开敌人，穿插前进。第四，大力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悲观失望情绪，防止自由离队、携枪逃跑，甚至小股叛变等事故。会议的决策概括为八个字：“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朱军长对革命坚定的信念，似一团火，在指战员心中燃烧了，大家情绪高涨，决心跟着朱军长，革命到底，决不回头。

10 月 7 日下午，朱德率部队告别茂芝寨父老乡亲，向麒

麟岭挺进。

杜式哲带着县委同志，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登上麒麟岭，朱德同志亲切地与杜式哲等告别。他深情地说：“式哲同志，送君千里，总有一别，你们还是回去吧。我们走后，敌人一定要疯狂反扑，望你们组织群众，坚持斗争。要紧握枪杆子，讲究斗争策略，革命一定能够成功的！”

朱军长送给饶平县委 1 匹白马和 12 支枪。起义军队伍穿过莽莽丛林，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茂芝会议是决定保存八一南昌起义的种子，是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以后，起义军在朱德同志领导下，转战千里，历尽艰辛，举行湘南暴动，壮大了队伍。1928 年 4 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54

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

（王国梁）

5 寒夜让铺

1927 年 10 月 7 日，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饶平举行了“茂芝会议”。这是一次坚定信念、重振士气的会议，它保存了中国人民军队的种子，为“朱毛井冈山会师”创造了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熠熠生辉的一页。

这期间，朱德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军来到了饶平县茂芝乡宿营。这个有着数百户人家的山村，一时间，祠堂、学校和老乡的闲间都住满了部队，还有许多同志只能分散睡在屋檐下和大树下。

深夜，朱德同志从连队回到了作为临时指挥部的全德学校，一进教室，就看见一个战士靠在墙边睡着了。他小声地叫：“同志！同志！”战士没有听到。

朱德同志用手摸摸他的额头，“哎呀，正发烧哩！”

他忙把生病的战士摇醒，扶起，指着用门板架起的床铺说：“同志，有病不能在这里睡，快上床吧！”

战士醒来，见是朱军长，连忙说：“不，这是副官为饶平卷

155

您准备好的，我睡在这里就行了。”

朱德同志关切地说：“小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起义军的担子还很重呵！天不早了，快上床睡觉吧！”说着，将战士扶到床上。

战士深知军长一向关心士兵胜过关心自己，再推让也没有用，便问：“朱军长，您睡在哪里？”

朱德同志指指墙边的几张课桌，笑着说：“小鬼，别担心，你看……”他一边把几张课桌并在一起，一边非常

满意地说：“这不是很好的床铺吗？”

战士望着几张放在坑坑洼洼泥地上的课桌，不忍心让朱军长睡在上面，便又说：“朱军长，还是让我睡在课桌上吧！”

朱德同志说：“你快睡吧！”说着，把一张薄薄的军用毛毡铺在课桌上，找来了一个山区特有的瓷枕垫在头下，侧身躺在高低不平的床铺上，好快就呼呼入睡了。战士躺在副官为朱军长准备的床铺上，望着朱军长酣睡的面容，眼眶饱含泪水，久久不能入睡。

（程天亮 整理）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56

6 朱德赠枪

1927年9月30日傍晚，饶平县委年轻的委员张碧光带着46名农军，朝着战火纷飞的大埔三河坝挺进。

此时，朱德正带着南昌起义军一部扼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进占潮汕。当他获悉隔山的饶平农军正准备打饶城，狙击妄图从背后袭击起义军的守敌时，便送信给饶平县委书记，要他派人前来领枪，加强农军装备。

天刚蒙蒙亮，县委张碧光就带着小分队来到朱德指挥部——田氏宗祠高地上。朱德见农军安全到达了，非常高兴，连忙招呼农军兄弟们吃面包，喝开水，亲如一家。但是，太阳已出山了，朱德仍只字不提赠枪的事情。

张碧光等得心急如焚，斗胆问道：“朱军长，你对俺饶平农军很关心呀，派俺前来领枪，但枪支放在哪里呢？”朱德摸一摸下巴的胡子，笑笑道：“同志，别急嘛，你们吃饭后，就到山后树林隐蔽，这里危险。枪，眼下都被大埔农军带去了。日上三竿的时候，你们就出来吧，我的门口就有许多枪支呢。”

张碧光将信将疑，就遵照朱德的吩咐，带着农军兄弟们隐蔽到山后的树林里去了。

忽然，韩江里枪声大作，炮火连天。约莫半个时辰后，枪声平息了，晨风吹来一股股刺鼻的火药味。张碧光见此时刚好是日上三竿了，便带着农军兄弟们来到朱德指饶平卷

157

挥部门口，只见原来平展展的黄土地上擦起一个高高的“枪山”。

农军兄弟们惊异地私语：“真神啊！无怪乎人们传说朱德是活神仙，料事如神，这不是嘛，他说日上三竿有枪真的就有枪，真比大仙还灵呢！”

临别，朱德让农军兄弟每人挑一条上好的步枪，多可不行呢！不是朱军长不慷慨，而是三河坝周围尽是敌人，带太多的枪负担太重，遇到敌人难以自卫。

农军兄弟们带了朱德赠送的枪回来了，于10月4日开始攻城。说来也怪，这些枪支打起敌人来，真神呢，一枪一个，打得敌人哭爹叫娘的，纷纷龟缩在炮楼里面，再也不敢在城头上耀武扬威了。隔日，朱德完成了阻击任务，撤到饶平县山区来了，派了300多名起义军帮助攻城，一下子就把饶城拿下来了。

后来，饶平农军兄弟们还拿着朱德赠送的几十条步枪参加了福建的平和暴动。那天，刚好下暴雨，平和农军的枪药淋湿打不响。但奇事又出现了，朱德赠送的步枪却雨越淋打的越准，执枪的饶平农军兄弟们大展神威，打得敌人血肉横飞，血流遍地……暴动胜利后，饶平农军被平和县委誉为“神勇的洋枪队”。

（王国梁 整理）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58

7 朱军长买鸡

1927年10月，3000余名起义军与2万名来敌激战三河坝，顽强阻击三天三夜，数百名起义军长眠于笔枝尾山。为保存实力，朱德审时度势，带领部队及时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到饶平县的上饶山区。

队伍驻下不久，朱军长领着几位军官到各个宿营点了解情况。几天来，由于日夜鏖战，加上急速行军和缺粮，部队得不到休整和补给，伤病员很多。许多伤病员打仗时勇敢拼杀，坚持不下火线，但到了宿营地，一躺下便动弹不得了。

朱军长来到二十五师驻地，看到一位战士傍靠着墙角，双目紧闭，铁青的前额上，渗出一层豆大的汗珠。

“看样子，这小同志病得不轻呵！”朱军长对身旁的一位军官说。

那位小战士听到耳边那温和亲切的声音，慢慢地睁开眼睛，朝朱军长微微一笑，然后又无力地合上了双眼。还有一位伤员，在昏迷中时断时续地发出呓语，两片干瘪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

看到战士被病魔折磨的痛苦样子，朱军长心里非常难过。他浓眉微锁，沉思片刻，转身吩咐同来的几位军官再到别处看看，自己带着警卫员，径自向村边的一处茅屋走去。

“老乡，家里有人吗？”朱军长轻轻地敲着门问。

饶平卷

159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位弓着腰的60多岁的老婆婆，出现在朱军长的面前。

“老人家，家里有鸡卖吗？”

老婆婆感到好些奇怪。她默默地打量着门外这位穿着灰色制服、头戴平顶军帽、腰挂短枪的仪表轩昂而又安详

和蔼的中年军人。

“是这样……”朱军长解释说：“我们有几名士兵病得很厉害，想买只鸡给他们补养身体。”

老婆婆渐渐明白过来了，她想起刚才听到的一个消息：村里来了一支穿灰色军装的军队，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对老百姓挺和气。眼前这位长官，莫非就是这支军队的吗？想到这里，她开口了：“长官，你们是住在我们村里的吧？”

“我们部队刚到不久，打扰乡亲们了。”朱军长和颜悦色地回答。

“你等等！”老婆婆说着，转身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老人抱着一只大母鸡走出来。她把鸡塞到朱军长手里，说：“拿去吧，给小兄弟熬点汤喝喝。”

“不，老人家，我们怎能随便拿乡亲们的东西呢！”朱军长把鸡推还给老婆婆，恳切地说：“这鸡要是你肯卖，就请称一下给个价吧！”

双方互相推让之后，老婆婆最后说：“这鸡估摸有三斤重，随你的便就给一点钱吧。”

“谢谢你了！”朱军长把鸡接过来，手指碰到鸡的下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60

部，感谢地说：“老人家，这鸡还在下蛋哟？！”

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朱军长从身上掏出两块光洋，送到老人家手上，说：

“这鸡我就提走了。”

老人一下愣住了：“长官，这鸡没值这么多钱呵！”

老婆婆望着对方，惊奇而又不安地说。

“老人家，别长官长长官短的。”朱军长谦和地说。

“这是下蛋的母鸡，要是不卖，明天、后天照样会下蛋。有了蛋，便可以卖钱。所以，这鸡的价钱还不止两块光洋哩！收下吧，老人家！”

这话讲得多体贴啊，老人手里捏着两枚银圆，心里感激万分，泪水不觉涌上了眼眶。凝视着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长官，她脑子里立时清晰地浮现出另一幕情景。

那是3个月以前的事。一天，有几个当兵的，突然闯进她家，进门二话不说，东瞧西望，见鸡就抓，见蛋就拿。老婆婆哭哭啼啼，上前哀求给她留下两只母鸡度日。这班狠心的家伙把老人一下推倒在地，临走时还在她身上踢了两脚。至今，老人的腰还直不起来。

“老人家，你……”

“没什么，长官，我心里感激你哪！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体贴穷人，拿老百姓当人看待的老总啊！”老婆婆脸上露出笑容，用袖口拭去挂在眼角的泪花。

朱军长走了。老婆婆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远去
饶平卷

161

的背影，口里喃喃自语：“真是菩萨心肠的好人啊！”

（黄学盛 整理）

8 朱军长派兵为百姓守门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南昌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0月4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日），朱德为保存实力，主动撤离三河坝战场，率两千余人经百侯往高陂，意欲往潮汕与主力会合。因有沿途商贩议论潮汕激战的传闻，前途未卜，故临时决断，奔中共饶平县委而来。4日晚，朱德率领部队踏入饶平九村地界，有两位知路的大埔农军陪行，经洞上村到大山里。5日凌晨，义军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经西瓜园寨，来到炙石圩。圩里有位外乡来的詹氏老者，擅制饼糕甜品，他做的饼又大又便宜，得外号“詹大饼”。民众每逢红白喜事都喜欢到他的店里买糕品。

天刚蒙蒙亮，詹大饼如同往常早早就把商品摆到门口待客，忽然有人喊“大兵来啰、快关门哟”。商户纷纷把货品搬进店里，闭门不出。詹大饼手脚较慢，还有一簸箕饼未搬进去，大兵就到，他连忙闭门躲避。义军穿街过市，朱德步过詹大饼门前，眼看香喷喷的饼摆在门口，过几步回头望，心想：“饿兵如狼，若有人拿饼，岂不损我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62

军威？”他走回詹大饼门前敲了两下说：“店家，你开开门，把这些饼收起来吧！”詹大饼从门缝里往外看，凭借火把的昏暗光芒看到一个身材魁伟的军官，他害怕地说：“长官，小店前几天刚被国民党民团搜刮过，现在没什么值钱的了，那几十个饼就当孝敬你的，你拿去吧！”朱德看难以说清，便叫本地人詹前锋去。詹前锋敲了几下门说：“阿伯，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不会拿你的饼。就怕人多恐有差错，你还是收起来吧！”越喊开门詹大饼就越怕，他回答：“你不用骗我，等下门一打开，枪顶着头，要什么任你拿，你我无冤无仇，请你高抬贵手，把那些当兵的带到别处去吧。”没办法了，李硕勋对朱德说：“叫个卫兵在那站着。”周士第说了一句：“还是硕勋同志想得周到。”朱德便叫来一个卫兵站到门口。长长的队伍经过饶溪木桥，即到磐石楼，前队已到大坡楼了，后队还在炙石圩，有位战士饿得不行了，对门口的卫兵说：“我这里有钱，买一块饼吃行吗？”卫兵喝道：“不行，朱军长有令，谁拿这里的饼，军法处置！”队伍走远了，詹大饼开门看到饼一个都没少，站在街中喊道：“我活到70多岁了，受清兵欺负过，让陈炯明军阀抢过，也给国军民团白拿过，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呀！”然后竖起拇指说：

“肚饿不抢吃的军队有希望，有希望！”

从此，詹大饼很信任朱德领导的军队，竭力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的三个子女都加入了革命队伍，大儿子被白军民团杀害，小儿子参加红军再也没回来，女儿秘密

饶平卷

163
协助革命工作。受詹大饼的宣传启发，上下祠一带，当年就有几十人加入农会，如詹溪、詹钦、詹三妹等都是 1927 年参加革命的，他们都立下了不朽战功。

（刘汤明）

9 麒麟岭话别

在饶平县的北部，距茂芝十余里的闽粤边境群山中，有一座麒麟岭。这里林木苍翠，山泉飞泻，景色迷人。明代上饶人张璘曾在这里聚众起义，占领了闽粤赣边十多个县城，使封建统治者大为震惊。后来，农民起义军同官军俞大猷部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大血战，至今古迹犹存。

1927 年 10 月 7 日下午，朱德同志和南昌起义军 2000 多人，就在这个古战场上，告别了饶平人民，通过柏嵩关，进入闽粤交界的崇山峻岭，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是日，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和委员詹前锋、刘瑞光等带领上饶区赤卫队员、农会会员 100 多人，陪着朱德同志和起义军来到麒麟岭。前一天下午，先上山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送别的群众拿着各式各样的慰劳品，送到战士们的手中。麒麟岭上出现了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

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和县委其他领导人，簇拥在朱德同志的身边。杜式哲最关心朱德同志腿部的关节炎。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64

原来，部队进驻后，朱德同志腿部的关节炎经常发作。虽然经过上饶刘醉亭医生的精心治疗有了好转，但从大埔三河坝战斗到茂芝，因日夜操劳，极度疲倦，腿痛还是相当严重。杜式哲知道朱德同志对部队伤病员非常关心，但从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因此一再请朱德同志注意身体健康。朱德同志却有意扯开话题，他深情地凝视着这位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勉励他道：“眼下革命是存在困难，但只要我们坚定沉着，依靠群众，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奋斗，我们是会胜利的。”接着，朱德同志将 12 支步枪和 1 匹白马送给饶平县委，鼓励同志们在起义军离开之后，一定要领导群众，坚持武装斗争。起义军有 20 多位伤病员不能随军出发，必须留下来休养治疗，朱德同志一直惦记着他们。这时，他将早就准备好作为医疗费的一百块光洋亲手交到县委委员刘瑞光手中，并叮嘱：“这些同志是革命的种子，请县委好好帮助他们把伤病治好。”队伍将要出发了，忽然，县委委员詹前锋把 5 个人带到朱德同志面前。原来，这

里面四名赤卫队员是县委挑选出来为部队作向导的，另一名是中医生刘醉亭。詹前锋指着刘醉亭对朱德同志说：“为了您的健康，县委决定，让刘醉亭医生陪伴你走一段路，他带着一些中药，继续为您治疗腿上的风湿。”朱德同志听了，十分感动，高兴地与五位同志一一握手，并对县委的关怀表示感谢。队伍出发了，送别的群众依依不舍，他们连声祝愿部队一路平安，战斗顺利。送别的群众目送着部队翻过山岭，直至看不见身影，才怅然回转。

饶平卷

165

刘醉亭没有辜负饶平县委和人民的委托，把照料朱德同志看成是自己的光荣职责。他身材魁梧，每逢涉水过沟，都不让朱德同志双腿浸水，一定要背他过去。朱德同志不让背，还说：“问题不大，沾点水不碍事。”刘醉亭听了，焦急地说：“朱军长，你的马让给了伤病员，又不让我背你过沟。这关节炎就难治呀！”朱德同志拗不过他，只好有时让他背过沟。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刘醉亭就忙着煎药为朱德同志敷脚。队伍到达永定县，朱德同志腿上的关节炎病已大有好转，刘醉亭和四位带路的赤卫队员才辞别朱德同志，返回茂芝。

朱德同志热爱人民、人民热爱朱德同志的动人故事，在饶平人民口中一直传诵着。

（许统梁）

10 石井乡房长当田买枪炮

1926年初，在石井乡区域内，埔下楼首先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址设在埔下楼，当时有70多人参加农会，自幼习武的刘拾担任农会长。尔后，埔下楼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1927年10月5日，朱德率领约百名起义军将士来到埔下楼后，在埔下楼面前发表了意义重大的“工农学兵动员令”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66

演讲，犹如撒下革命火种，激励着石井乡的革命人士，前仆后继革命到底。

1927年10月下旬，中共饶平县委按广东省委指示，着手组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四团”（简称饶平十四团）。随后，“第一次招兵体检”活动在石井乡埔下楼举行。来自饶北各乡的农军人员集中到埔下楼，由起义军留饶的军事教官作目测考核，挑选了一批青壮勇士，在原有上饶区农民自卫军大队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充实。

1928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六），国民党饶平县长毛琦纠集地主民团1000多人，进剿上饶红色根据地。白军派出一路人马到石井埔下楼追捕县、区干部，一无所获。因朱德在埔下楼发表过“工农学兵动员令”演讲，又因埔下楼曾经“窝藏南昌兵变之叛军伤员”，毛琦亲自下令指

使民团放火烧屋，埔下楼共有 40 多间民房被焚毁，并被劫去财物一批。埔下楼房屋被白军烧毁后，几十位赤卫队员个个义愤填膺，众乡亲同仇敌忾，所憾枪支不足，弹药紧缺。中共饶平县委委员詹前锋告知十四团连长刘拾，眼下县委缺欠经费，可以由各乡筹集资金购买军火，日后由县委承担账目。刘拾与兄长刘家廷（乃石井乡老大，曾安排接待过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商量后，决定当田买枪。1928 年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廿五），刘家廷召集埔下楼的四位房长（即四个房族的代表）前来商议，决定将本村的几亩祭田典当，共得五百银圆帮助饶平县委购买军火，支持革命，保卫红色家乡。典当多处祭田，立了多张契约，每张饶平卷

167

都有乡村老大和几位房长的签名（其中两张契约幸存至今），内容大意“兹因陈坑乡团压迫焚屋，众人商议要军需事，今将祖祭余尝田，众人情愿出当……中华民国十七年岁次戊辰正月廿五立当田契……”当田买来的枪炮在后来抗击白军的战斗中派上了用场。

1928 年 5 月 22 日（农历四月初四），国民党派一营兵力联合保安队白乡团共 1000 多人，兵分三路进剿县委所在地——石井乡蔡坑村。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和刘金丹号召赤卫队奋起反击，刘拾组织了百名敢死队，誓死保卫红色县委。石井乡革命群众千余人参加抗战，用当田买来的枪炮打击敌人，在埔下村（果林场）、城子里、前洋村，三处阻击敌军。光埔下村就有百余人到黄金塘背（果林场）参加战斗。战斗非常激烈，双方各有伤亡。近午，詹前锋率双善、岭案、茂芝各乡赤卫队千余人驰援石井，战斗取得了胜利。此役共击毙击伤敌军 200 余人，但我方也有 28 人为了保卫饶平县委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埔下村的刘拾等五位战士壮烈牺牲（见《饶平县志人物志》“革命烈士英名录”）。“县委保卫战”是饶平革命史上为数不多的三个战场同时展开的、双方投入人员较多的、双方伤亡较大的大型战役之一。

1930 年 3 月，饶平县委在石井乡大门口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议，刘金丹当选为饶平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然后实行按人口分田。上饶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期盼（当年包括新丰、九村、饶洋、茂芝、双善，整个饶北客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68

区统称为上饶区)。上饶红色区域的分田运动，使国民党当局甚感不安。7 月 26 日（农历闰六月初一日），敌二营军队和白乡团共 2000 多人，分三路“围剿”石井乡。当时红军四十八团已调往闽西，赤卫队实力不足，县委组织干部和群众向山区撤退，石井乡再次陷落，地主豪绅夺回被分

田地，农民种下的水稻被地主收割了。国民党连续 20 天在上饶区进行烧、杀、抢。单是石井乡就有 49 位革命群众被杀害，459 间房屋被烧毁，100 多头耕牛被抢走。埔下楼损失最大，连石磨、石臼、尿桶都被洗劫一空，埔下村群众四处逃难。几个月后重回家园时，埔下楼的楼坪已经一片荒芜，杂草丛生。上饶区的分田运动以“有耕种无收成”告终，革命转入低潮。但埔下村革命群众谨记朱德的教诲，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前仆后继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根据《茂芝会议红色记忆》改编 刘汤明）

11 杨梅树下的血雨腥风

1927 年，上饶区石井乡武装赤卫队，是中共饶平县委成立后重新组建的一支武装力量，在石井乡保卫战中，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杨梅树下村民成立的农民协会组织，同归于石井乡苏维埃政权管理。上级指派共产党饶平卷

169

积极分子刘电子为组长，选出 13 名乡农会赤卫队员。他们白天手拿锄头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肩扛梭镖负责巡逻，领导杨梅树下附近村寨农民闹革命。觉悟起来的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将地主恶霸刘某抓起来，戴上高帽，拉到各村寨游行，大快人心。加入农民协会的各村农民群众都参加了这次革命行动。一路上，几百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喊“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响彻云霄。他们把斗争目标指向土豪劣绅，提出减租减息，白天搞生产，晚上走村串户联络感情。在农村，事无大小都归农会处理，农会成了调停一切的政权机关。

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激烈的。正当杨梅树下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减租退押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贫苦农民扬眉吐气之时，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挫折。1928 年 3 月平和暴动后，广东、福建的国民党当局聚结重兵加紧对这片赤色区域进行“围剿”。他们分兵围剿工农武装，洗劫赤色乡村，企图一举肃清“赤祸”。

1928 年 3 月 22 日，周济民派副营长张勉仁率一个营兵力联合饶平县保安队进剿饶平县委所在地——石井乡。是日拂晓，国民党军集结于大埔背村，分兵三路向石井乡的黄金塘、杨梅树下、城子里村进击。县委发动群众配合赤卫队奋起反击。石井乡赤卫队在原十四团第二连连长刘拾的带领下，由 100 多个勇敢善战的赤卫队队员组成“敢死队”，誓死保卫乡土。全乡不论男女老少，有的持枪，有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70

的手持尖串、镰刀、三叉、棍棒，严阵以待。当国民党军进入石井乡时，愤怒的革命群众在“敢死

队”的带领下冲锋陷阵，蔡坑村农会会员刘沾年过六旬，手执木棍奋勇冲杀，在抢回阵亡赤卫队队员刘永的尸体时，也中弹牺牲。年仅 16 岁的劳动童子团团员刘砖和 14 岁的刘木锅，拿着木棍和赤卫队队员一道参加战斗。年已 55 岁的妇女张婵，当国民党军队向城子里村推进，参战群众已退入寨楼坚守时，看到村旁还插着一面红旗，为不使红旗落入敌手，她不顾生命危险，冲上前去拔起红旗，奔回寨楼。这时，群众已将寨楼门关闭。张婵背靠楼门，怒视紧迫而来的敌军。敌军用枪口逼她喊开楼门，但她临危不惧，仍紧握红旗，痛骂敌军。疯狂的敌人向她开枪，张婵壮烈牺牲在楼门口。近午，詹前锋率双善、岭案、茂芝等多乡赤卫队和农会会员 1000 多人驰援石井乡，奋勇插入国民党军背后，在杨梅树下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由于军民齐心协力，奋勇冲杀，国民党军慌乱溃退。此次战役，歼灭周济民部近 1 个连兵力，俘获连长 1 名，缴获步枪 30 多支。战斗中，“敢死队”队长刘拾和队员刘普、刘儿等 20 多人壮烈牺牲。

4 月 1 日，饶平伪县长毛琦亲率驻饶国民党军和保安队与副营长张勉仁联合，出动近千兵力，洗劫水口、扶阳林、葵坑口等赤色乡村，尔后再次进攻石井乡，围剿赤卫队。此时的中共饶平县委虽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共产党员饶平卷

171

林琮璜、黄世平、詹前锋带领农军赤卫队员多次抵抗都被击退。红色的根据地只剩下依山傍水的杨梅树下，革命军与赤卫队员撤退到这里的村寨歇息待命。4 月 4 日，国民党反动派又将腥风血雨刮到杨梅树下，敌营长张勉仁调来一个连，由反动分子刘某引路，包围了杨梅树下及周边郑屋坝、安福堂等村。在林琮璜、黄世平的带领下，赤卫队员组织全村老少立刻行动起来，青壮年拿起土枪、土炮、大刀片、铡刀等武器守住村口，死守村寨；老人、妇女和儿童忙着装运弹药，做饭烧水，准备抢救伤员。敌军发动第一次冲锋，赤卫队员刘电子首先开火，眨眼间几个敌军被打倒。土枪土炮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伪军慌乱中后退隐蔽。午后，敌人再次强攻，眼见土枪土炮派不上用场，刘电子拿着铡刀就冲了上去，与国民党敌军展开肉搏战，一口气劈死 2 个敌伪军，铡刀都卷了刃。第三个敌伪冲上来时，筋疲力尽的刘电子刚举起铡刀，就被敌人的刺刀刺穿了胸膛。“眼看着农军挡不住了，敌军涌进了村里，我们的赤卫队员就同敌人展开了惨烈的村战。”当年参战的老爷爷刘开回忆着。这次战斗，击毙敌军 5 人，击伤数十人。但，终因敌众我寡，石井杨梅树下这块红色阵地丢失了，共产党员林琮璜、黄世平等一批革命者和刘友千等多名赤卫队员被军捕。清明

节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在茶背埠召开石井乡民大会，为震慑亲共分子，当场用大刀砍头，屠杀了 9 位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这样，在白色恐怖下，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杨梅树下乡农协被迫停止活动。虽然只有短短 10 个月的时间，却造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72

就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也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为以后革命活动的开展，在思想和组织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文东）

12 温子良惨案

20 世纪 20 年代，澎湃同志领导海陆丰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成立中共东江特委。1924 年冬，东江特委委派林逸响同志来到上善温子良村组织、指导上善人民的农民运动。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上善人民同反动阶级展开了坚韧不拔的革命斗争，声势不断壮大，力量日益增强。

1928 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惧，策划重兵镇压。4 月 13 日，蒋匪派陈济棠、曾柳长、雷连配合四大乡伪民团千多人对茂芝乡进行围攻。虽然双善、岭案赤卫军支援茂芝农民军进行堵击，但因敌强我弱，茂芝当天被敌人攻破，赤卫军撤回双善，保留革命火种。驻守茂芝武庙的伪军多数要抽鸦片烟，伪军经常在圩尾詹究经营的鸦片馆抽鸦片。为了策反这批伪军，地下党将宣传单塞在烟枪里送到抽鸦片的眠床里去。大多伪军出身穷苦，被强拉壮丁的，都想跟着共产党走。连续数日，都有伪军投奔农民军。

饶平卷

173

6 月 24 日晚，传来白军大围剿消息，为避锋芒，地下党机关转移至上善对坑，召开饶和埔三县苏维埃干部紧急会议。林逸响、平和朱积累、大埔罗时元三县委主持大会，讨论土地革命分田问题，午夜 12 点会议结束。考虑到安全问题，再次转移到温子良再讨论一个钟头才结束。开会之前，县委林逸响首先安排 30 多人到岭案和天背凹放哨。由詹环谦带领负责，不料詹环谦叛变，放开哨位带着队伍去坑头角休息。国民党军队集聚坝上，陈坑民团配合伪军曾柳部队共 500 多人包围温子良。县委林逸响同志为了保护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宁愿牺牲，放弃突围。

天亮，敌人破墙而入，把围楼的人全部赶到楼坪，让反动狗腿詹陶子指认，有 19 名革命干部被捕。双善赤卫军队闻讯赶来救人，但因敌军人数众多，无果而终。被捕的 19 人中，有县委林逸响，区委詹锦云、林发、林三刀等。被捕时，林三刀同志抱着必死的决心，笑说：“十八年后我会再回来的！”19 人被押解到坝上自东楼 6 天，受尽严刑拷打，十个指头全部被扎破，用铁线穿透手掌心，满身伤

迹，直淌鲜血，却始终坚贞不屈。接着他们被押解到饶平县伪政府，后又转解到大埔县城茶阳镇，受尽各种折磨和蹂躏达 23 日之久，9 月 11 日全部遭杀害，史称“温子良惨案”。

（摘自：上饶上善村《村里故事》）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74

13 赤血丹心 彪炳青史

大革命时期，蠡洗楼作为赤色之乡，先后有几百人参加革命，刘金丹就是其中的一个。刘金丹，原名刘火炭，1926 年 1 月参加革命后，为了表示又红又赤的决心，改名刘金丹。

1927 年，中共广东饶平县委派刘金丹等人到虎坑村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组织农会，并成立党小组。此后，刘金丹还参加了游凤岗村后的东屋坳庵（慈慧菴）会议，着手筹建革命武装。1928 年 8 月，饶平县委机关驻地温子良村遭国民党军队袭击，县委主要领导等 18 位同志惨遭杀害，幸存的刘金丹等人转移到虎坑，于当年冬天组织 6 名党员建立中共虎坑支部，隶属饶平县委。刘金丹还带领诏安县民众开展革命运动，并得到迅猛发展。1930 年 3 月，饶平县委在石井乡大门口村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议，选举刘金丹为饶平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成立了上饶区、区南区、石井等一批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展全面分田工作。至当年 6 月，有五分之四赤色乡村完成分田工作。在刘金丹的领导下，饶平的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断发展。1930 年 7 月，国民党派两个营军队和地主民团二千余众，分兵三路“进剿”石井乡。刘金丹在突围时腿部中弹负伤，后隐蔽于诏安县秀篆乡老虎坑村治疗 8 个月。国民党饶平当局以六百块光洋悬红通缉刘金丹。刘金丹伤愈后，经常带着武装人员星夜潜回石井饶平卷

175

乡搞革命活动。1932 年 9 月 8 日，叛徒引敌包围老虎坑搜捕刘金丹，在赤卫队的护送下，刘金丹绕道到石下村逃脱虎口。

1934 年冬，由于敌人经常“围剿”秀篆、官陂一带，刘金丹被迫转往南澳岛，隐蔽身份，行医为业。1938 年初，刘金丹返回石井乡，恢复党组织关系。他参与恢复建立茂芝党支部。石井中和圩有一间“怡华杂货店”，平日杂货店人来客往，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公共场所，刘金丹便以此店为秘密活动点。1946 年春，饶平上善党支部书记许瑾到茂芝村致和堂药店找到刘醉亭，串联刘金丹等人重建茂芝党支部，任命刘金丹为支部书记，以致和堂为联络点，以行医为名，建立秘密交通站，对革命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金丹在参加革命工作的同时，还情系桑梓，热心教育。

1940 年秋，他与众人将石井大门口的震东小学扩建成石井乡

国民学校，1942年更名为“石井乡中心学校”。刘金丹把从大埔来饶平隐蔽的中共党员、进步教师杨著经、刘达生等人安插在石井乡中心学校任教。1949年4月，上饶区自水口以上宣告解放，上级安排刘金丹任上饶区区长，无奈刘金丹因患脑瘤未能莅任。刘金丹面对来访的亲友唉声叹气地说：“吾为革命奋斗一生，今命休矣！尚有匪霸未除，分田未实现。唉！等到大家有饭吃了，吾方能死而无憾啊！”1950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刘金丹病逝，享年53岁。

赤血丹心，彪炳青史！

（刘秋彬）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76

14 余登仁赤胆忠心为革命

余登仁，原名余登瀛，字大白，1903年6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九村镇陂墩村。1922年，在上海国民大学求学期间，受到革命熏陶，决心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是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秋，余登仁大学毕业后回到饶平，参加中共饶平县支部工作，分工负责领导黄冈镇的工农运动。1927年广东国民党当局继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全省范围内缉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潮梅地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余登仁由黄冈转移至饶平北部上饶山区，参与领导饶平县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攻打饶平县城，开创上饶红色乡村武装割据局面。7月，中共饶平县委成立，余登仁当选为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0月4日，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他又参与领导饶平县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10月下旬，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四团在上饶区成立，余登仁任参谋长。

1928年1月28日，国民党饶平县长毛琦率军队及地主武装近千人“进剿”上饶，第十四团及各乡农军奋起阻击，因力量悬殊，第十四团被打散，位于大陂楼的县委机关被焚烧。余登仁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房屋也被反动武装付之一炬，一家老幼逃往他乡避难。家破人亡，并没有动摇余登仁的革命决心。他仍深入乡村，宣传鼓动群众：红旗饶平卷

177

不能降下，坚持斗争下去。2月中旬，在省委派来的军事干部徐光英的协助下，他重新集结第十四团人员，于上饶柏子桥重建工农武装，命名为饶平县赤卫大队。这支队伍在3月8日参加福建“平和暴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8月10日，饶平县委机关遭敌包围，县委书记林逸响等县、区干部18人遇难，饶平县革命再次处于低潮，余登仁与县区干部詹瑞兰、刘金丹等以木匠、彩瓷、砌石、打锡、理发等职业为掩护，分散于福建省诏安、平和等县边界山村，坚

持隐蔽斗争，并在秀篆乡老虎坑成立支部。后来支部与流落在这一带乡村的大埔县委的谢卓元等接上关系。12月13日，经福建省委批准，饶平、大埔两县的支部合组为饶大特委，并委派余登仁到平和县委协助开辟大溪、小溪等赤色区域。

1929年9月，余登仁奉调东江特委工作。次年11月调任中共潮澄澳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分工领导南澳岛、饶平、澄海沿海一带的渔民革命。1931年4月12日，因交通员被捕叛变，余登仁等6人于澄海鸿沟被捕，囚禁于潮安县监狱。5月下旬，在潮澄澳樟东区委的策划下，买通看守人员，使余登仁等成功越狱，辗转来到饶和埔诏县委所在地——诏安县秀篆乡石下村，任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从此，他在饶和埔诏边区度过长达5年的血与火的艰苦岁月。

1931年11月，余登仁等人代表饶和埔诏县赴江西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年底回来后，他传达了代表大会精神。县委决定在条件比较成熟的石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78

下、炉坑两村建立苏维埃，分田分地。1932年6月，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在石下村成立，余登仁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投入了繁忙的政权建设和抗租抗税的斗争。他发动群众，组建乡村苏维埃政权，丈量土地，减租抗税。苏区群众运动日益高涨，震撼着豪绅的封建统治基础。秀篆乡乡长王东先纠集龙潭楼、瑞麟楼民团近千人分三路“进剿”苏维埃政权。余登仁、张崇率饶和埔诏红军第三连和赤卫队沉着迎敌，打退敌人的进攻，俘获民团团丁9名及枪支一批。8月下旬，秀篆、官陂乡公所及豪绅富户以重金请求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第二九二团驻扎官陂、下葛，大有一举“剿平”苏区之势，形势十分严峻。县委决定坚壁清野，迎击敌人。余登仁负责马坑前线的防御工作。他带领群众将牲畜、粮食、财物迅速疏散至龙伞崇山谷和密林里。同时，日夜不停地备放滚石，制松柏炮；在各条路口筑工事、设陷阱、布竹签。9月3日，黄南鸿部向马坑发起第一次进攻，余登仁率第三连和赤卫队居高临下，施放滚石。顿时，滚石如雨，敌人抱头溃退。9月14日，国民党军以13个连的兵力，在官陂、青山民团的配合下，向石下、马坑发起全面进攻。因敌我力量悬殊，苏区防线全被攻破，第三连伤亡过半，余登仁率众退至龙伞崇山上。敌进入苏区后，大肆烧、抢、杀，村庄几成废墟。劫灰未灭，余登仁、谢卓元、张崇分头到受害村庄带领群众搭茅寮安家；及时收集第三连人员，改编为饶和埔诏游击队，分散活动。

饶平卷

179

1933年春天，余登仁受命任县委代理书记。此时，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严禁粮食、油类、食盐、布匹和急需日用品运入苏区，还在苏区边界设关卡检查。苏区军民的给养十分困难。为解决给养，余登仁在马坑发动群众集资，办起消费合作社，通过攀亲交友方式，从云霄县各圩集购买食盐、棉布、日用品，于夜间抄小路秘密运入苏区，解决苏区军民燃眉之急。余登仁还率游击队奇袭官陂、下葛民团及富户人家，没收一批枪支、给养运回苏区。苏区就这样顽强地生存着。

1933年至1934年春初，余登仁率几名游击队员越过敌人封锁线，到饶诏边黄牛山下的赤坑、旧宙、深湖开辟新区。黄牛山坐落饶诏边境，周围悬崖峭壁，是反动组织白扇会会首沈之光盘踞多年的老巢。沈之光倚仗天险和实力，无恶不作。深湖村因得罪沈之光，被“剿”群众散了乡。余登仁进驻深湖村时，群众惧怕白扇会，不敢接近他们，工作难以开展。余登仁苦思对策，深感不拔除这个反动据点，工作就不能深入开展。4月下旬，余登仁获悉潮澄澳红三大队进军闽南，驻扎于八仙山下白鹤寺，即决定借其优势兵力，消灭白扇会，为民除害。他前往白鹤寺联络，商议好攻打黄牛山。他们先派两名侦察员以采药人身份上山摸清白扇会武力和设防情况。4月20日深夜，余登仁、张崇率饶和埔诏游击队和深湖等村赤卫队，与李金盛率领的潮澄澳红三大队、特务大队联合攻打黄牛山。他们兵分西、南、北三路直取演武厅，全歼白扇会会勇，会首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80

沈之光逃命时被击中坠崖毙命。白扇会匪巢覆灭。乡民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新区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1934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成立，余登仁当选为特委委员。特委成立后，派特委委员许其伟任饶和埔诏县委组织部部长。是年冬，余登仁的家庭再次惨遭敌人蹂躏，妻子刘鲫鱼被保长逼奸后悬梁自尽，母亲孤苦无依靠，辗转四天来到赤竹坪寻找儿子余登仁。余登仁听说家庭的不幸，悲愤交集，思绪万千：分别六载，他是多么想当面安慰为他担惊受怕的母亲啊。可他知道有多少战士毁家遇难，多少战士离乡别井，在艰苦日子里，不能以感伤之情动摇军心。最后，他请人转告母亲：“就说登仁外出未回，无法会面。目前党有困难，剩下一点钱要作革命费用，家中有困难就请亲戚朋友帮助，革命成功后我一定回去看她老人家，尽儿子的孝道。”然后，拿出几毫钱给人作为送母回家的盘费。此情此景，连站在旁边的女交通员都热泪潜潜。母亲寻不着儿子，噙着眼泪默默地踏上归途……

1935年秋，国民党军队对饶和埔诏苏区实行“驻剿”，县委机关只好到黄泥坑、尖峯仔等小村打游击。一

批战士牺牲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动摇逃跑，少数人变节。苏区更加困难了。县委派往特委的交通员先后牺牲在路上，没法与特委联系。最后，只剩下余登仁等 26 人坚持斗争。余登仁为饶和埔诏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深受苏区人民的爱戴。但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闽粤边区一年多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党内王明“左”倾饶平卷

181

错误的影响仍然存在。特委主要领导人不顾客观事实，把苏区失利的责任推在县委身上，给余登仁扣上了“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并以“托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首魁”等罪名，把他开除出党。1935 年 12 月，闽粤边区特委决定解散饶和埔诏县委，还给了县委书记许其伟处分。1936 年春，闽粤边区搞内部“肃反”，大搞逼供信，余登仁受到株连。为弄清问题，闽粤边区特委宣布扣押余登仁，由政府保卫队从饶和埔诏苏区押往特委机关审查，途经水晶坪附近时，余登仁被错杀，时年 33 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余登仁的冤案进行复查，追认余登仁为革命烈士。余登仁毁家纾国，为革命殉难后，虽然寻找不到遗骨，没有立下墓碑。但苏区人民对他的深情怀念，就是一块不朽的丰碑。

（摘编自：中国军网《余登仁》）

15 挑夫走上革命路

1923 年，往返云霄、潮州之间当私盐商和挑夫的袁铁汉（康东百灵屋人），在东莆巧遇潮安工农运动骨干谢汉溢（汉益），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明白了广大劳苦农民必须联合起来搞土地革命，摆脱土豪劣绅压迫剥削，才能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82

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真理，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袁铁汉回到家乡，与青年刘瑞光、袁福林等人一谋而合，秘密成立了农会。1925 年 9 月，分别在岭脚下田刘氏宗祠成立岭脚农民协会；在案上成立案上农民协会；袁铁汉总负责两个协会，协调两个协会联合行动。1926 年上半年，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坑头角、千秋项、东华楼、石壁下大批穷苦农民要求参加协会，队伍迅速突破 200 人。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决定合并两个协会，成立岭案乡农民协会，开始着手清算土豪劣绅的贪污欺迫，开展减租免息的斗争，并建立农民自卫军武装，保护农会。

1927 年 4 月，经过军事、政治训练的农民军迅速壮大，扩编为岭案农军大队（又名上饶第三大队），并成立岭案党支部。袁铁汉也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 5 月，受饶平县委指示，农民军大队参加了第一次武装暴动，攻打县城。7 月，中共饶平县委成立，刘瑞光当选县委委员。

9月，八一起义军指挥部将战斗减员的枪支支援地方组织，刘瑞光、袁铁汉率农民军大队到三河坝领枪。农民军装备得到改善后，更具战斗力。10月初，岭案农民军参加了第二次暴动攻打饶城，协助八一起义军一鼓作气于10月5日攻克饶城。10月底，中国工农革命军东路十四团在康东岭脚下田楼成立，团部设在下田楼刘氏祠堂和十四团通讯员刘云龙（刘枢）家里，袁铁汉负责党务工作。1928年3月初，十四团委派三名队员前往井冈山、南雄、梅岭一带联络陈毅率领的起义军，途径平和县，被平和县中队国民党驻军饶平卷

183

抓捕入狱。为营救三人，十四团联络福建平和的长乐赤卫队。3月8日，巧遇平和赤色暴动，在十四团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支援下，一举攻下县城，开仓放粮，伪县长弃城出逃。平和暴动圆满成功，救出十四团三人。

中国农民军十四团在县委书记杜式哲、团长张碧光的领导下，端据点，铲民团，所向披靡，红色旗帜插满饶和埔诏大地，士气大振，鼓舞了周边地区的农运士气，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后来成立饶和埔诏苏维埃政府，建立各县联络点清除了障碍。

同年5月，国民党十三军师长周济民率兵进剿上饶红色基地，伪县长率各民团配合行动。作为革命发展较早，又是十四团所在地的岭案乡首当其冲，白色恐怖笼罩岭案乡上空，堡垒户后撤深山，十四团给养难以维持，团部决定暂时解散转入地下开展工作。6月，在受省委派遣的徐光英和县委余登仁的带领下，召集十四团袁铁汉等50多名骨干在柏子桥重建饶平县赤卫队，与敌军展开游击战，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石井、茂芝、岭案相继失守，县委机关转移至上善永子良时被破坏，赤卫队被迫转移双善、平和。长达两个月的围剿，袁铁汉父亲、弟弟均被茂芝还乡团杀害；下田楼、岭脚、案上、百灵屋、千秋巷所有红色堡垒户无一幸免，岭案乡被烧毁民房100多间，千秋巷整村被洗掠一空，全村逃往秀篆狗獾畲、坪石栋大山避难，到处是断墙残壁，一片荒凉。袁铁汉等赤卫队队员不得不转移大埔进入地下斗争……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84

1929年初，时任饶平县委书记刘锡三、常委刘瑞光重建游击队，袁铁汉等为骨干队员，着手严惩双手沾满百姓鲜血的地主豪绅、反动民团头目和叛徒。12月3日，游击队在岭脚玉兰前山与敌遭遇，恶战至弹尽粮绝。1930年3月，岭案乡苏维埃政府在岭脚下田刘氏宗祠成立，历时3个月分田到户。7月底，红军四十八团接受任务开赴闽西，国民党军见势又派两个营进剿上饶苏区，杀人放火、穷凶极恶。

经过一个月的扫荡，老区组织大部分被破坏，革命跌入低谷。为保留革命种子，袁铁汉等人转入柏嵩、红岩、诏安秀篆、坪石一带，后追随饶和埔红军三连在秀篆石下村建立根据地，最后退到福建乌山打游击。

（摘自：上饶康东村《村里故事》）

16 农军英雄詹光国

1926年10月初，北洋军阀属下的闽军张毅部在福建平和和县打败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紧追至饶平的上饶，并企图一鼓作气进攻潮汕，以威胁国民革命军的大本营广州。10月12日清晨，张毅先头部队由茂芝挺进新丰的葵坑口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独立四师二团的阻击，双方正在激战。突然，在葵坑口的笔架山下，拥出一支500饶平卷

185

多人的农军，分头包抄闽军的侧翼及背后。这些农军手执牌刀、药枪、扛着火炮，亮出红旗，发起冲锋。新丰、水口、二祠、九村、石井等乡1000多名民众，站在各个山头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还将鞭炮放在煤油箱里点燃，酷似机关枪声，此起彼伏。一时枪炮声、呐喊声震荡山谷。张毅部队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晕头转向，心惊胆寒，顿时乱了阵脚，被革命军和农军围困在水口山谷之中。

且说这批农军，原来是由中共饶平县支部，根据汕头地委指示，派杜式哲、林琮璜等上饶组织的饶平农军助战团。其中，有一支是由詹光国、詹自强等40多人组成的新丰农军助战团，他们是各乡村选派的农军骨干，思想觉悟高，斗争勇敢。枪声打响，只听得詹光国喊声“冲呀”！他手执牌刀，一声怒吼率先冲入敌阵，勇士们也一拥而上，挥舞牌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詹光国自幼练就一身好武艺，加上他自参加农会和农军以后，多次听了林琮璜、詹宗鲁等人的演说，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所以对北洋军阀有刻骨仇恨。今天面对敌人，英勇无比。只见他左砍右杀，连续砍死了几个敌兵。就在他高举牌刀再砍下一个敌兵的头颅时，他的右手和腹部突然被子弹射中，顿时鲜血直流，昏倒在地。不一会儿，他清醒过来，咬紧牙关，忍住剧痛，爬了起来，奋不顾身又向前冲去，转手夺过敌人的枪支，并以枪柄把敌人击毙。在他带动下的40多名农军，如出林猛虎，纷纷扑向敌人。敌人被他们的威力吓呆了，纷纷逃跑。当詹光国带伤与战友们再次发起冲锋时，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86

他的胸部和臀部又被两颗子弹击中了，只见他身如血人，一阵踉跄便晕厥倒地。各乡农军也乘敌兵慌乱之机，分别从侧翼和背面冲杀过来，打得北洋军阀张毅部溃不成军，丧魂落魄地败退回福建。这一役，单新丰农军就缴获敌枪

械三十余杆，杀敌数十人，詹光国一人便砍死敌人七八个。詹光国后因多处重伤，医治无效，光荣牺牲了，年仅22岁。

詹光国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新丰一带流传。

（刘楚明）

17 大柏地战斗

饶洋镇祠北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广泛开展农民运动，成立农会和农民自卫队，开展抗租抗息和武装斗争，建苏分田等革命活动，是上饶区重要革命据点之一，红色基因厚重。在中国百年红色历史中，有这样一位先辈，他集智慧和武功于一身，是建军初期的红军战士，也是在战争年代长达十几年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无名英雄，他就是詹德迎。

1914年10月28日，詹德迎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饶洋镇祠北乡，父亲早丧。在那个战乱年代，为提防恶霸欺负，詹德迎自小就跟村里的南拳师傅练得一身好武功。

饶平卷

187

1927年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受挫，来到饶平的茂芝村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了起义军南下部队军事决策会议，史称“茂芝会议”，会议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然后就在饶洋、上饶等地筹集军需人力物资。13岁的詹德迎给母亲磕过头，就跟着饶平同乡加入运送军需物资中的茶叶队伍并兼任军队伙夫。后来，詹德迎等人被编入第十师二十八团后勤部队。

1929年2月10日，被迫离开井冈山的红四军，到达大柏地时，已经五战五败，后面又有敌军刘士毅两个团紧紧尾追。红四军前委决定，乘敌军孤军冒进之机，利用大柏地南两侧各地的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将其歼灭。林彪团长报告还剩2500人，其中500名伤员，红四军已经饥寒交迫了，而敌人沿途有接应，兵强马壮；前委命令，除了伤员，所有战士都要上阵杀敌，包括部分红军后勤战士；詹德迎因长期练功夫，身材高挑雄健，体质好，一下子被林彪挑选出来，问：“多大年纪啦？”“15岁！”“看不出来呀，个子跟我一样高，还以为你的年纪跟我一样大呢，哈哈！”“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詹德迎很严肃地答道。众人见此情景，哈哈大笑起来。

11日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进入隘口看到地形险恶，敌军想快速通过，但是为时已晚，红四军枪声四起，山上木石齐下，红四军打完了子弹用刺刀、石块、枪托与敌军拼搏。詹德迎虽年少却身材高大，在肉搏中异常神勇，一点不落下风。战场上满地的鲜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88

血，染红了整个山谷。

詹德迎踢踢脚边的敌军尸体向左右望去，左边的同志右臂中枪流血，用不熟练的左手紧握砍柴的斧头死命地杀敌；右边的同志杀红了眼，大声吼叫，嘴角甚至流出血来。詹德迎也正刹得兴起，突然“砰砰”两声，双腿大动脉中弹，跌倒在地，血流不止；他抬头看看雨洒大柏地的天空，双眼被血水浸得睁不开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继续杀敌，可是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晕厥过去。

激战持续到中午，全歼敌人一个团，俘虏包括敌正副团长肖致平、钟恒等 800 余人。

大柏地战斗是红军出井冈山以来的首次胜仗，将士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斗”。此战使红军顺利进入闽粤赣根据地，就是后来的中央根据地，革命局面焕然一新。

（秦明）

18 巍巍革命志 浓浓伉俪情

——记张文声、林泽娟夫妇

20 世纪 40 年代，在饶平中部桥头竹叶岭，有一个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张文声、林泽娟夫妇以教师的职业饶平卷

189

为掩护，接送党的干部，传递情报，转移伤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张文声是浮滨竹叶岭（现德业村）人，1938 年参加抗青会，1939 年参加了著名的潮安沙溪头对日阻击战，并于当年在普宁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年 10 月，因革命的需要转回家乡竹叶岭，建立了有名的“竹叶岭联络站”。1941 年，张文声考上了广东省立金山中学，国民党饶平县党部得知消息后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个进步青年入学，但在其世叔张竞生博士的帮助下，他还是成功地踏入了金山中学的大门，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为人老实、厚道，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充满激情和活力，为广大老师和学生所认可，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日军洗劫长彬村等地的消息传到金中后，张文声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同学前往慰问，并发动群众踊跃抗日。

这年秋天，张文声因没有钱交学费被迫辍学，时任樟溪学校校长的苏文江（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便聘请他到学校代课。这期间，陆陆续续到饶平隐蔽的地下党员到竹叶岭联络站常找不到张文声，只能在假期才能联络上，为了增加这个联络站的力量，当时的潮澄饶丰县委负责人介绍张文声与在维新学校担任教员的林泽娟相识并结为夫妇，共同承担联络站的工作。

林泽娟，揭东县锡场镇三壁连村人。她美丽，温柔，思想进步，追求光明，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 年经

地下党组织派遣到维新学校任教。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90

张林二人，一见钟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1942年12月，他们请张竞生博士为证婚人，在维新学校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有地下党员李凯、陈君霸、杨昭龄等人。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们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同志。1943年，因潮汕大地发生旱灾，赤地千里，粮食颗粒无收，联络站的经费格外紧张，张文声夫妇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亩良田。后来，又卖掉了一座祖屋。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这种“顾大家，舍小家”、公而忘私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联络站的“存存书室”，他们以林泽娟的“表亲”和“舅姨姑姪”为名，先后接送隐蔽在饶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达60多人，并通过社会关系（主要是张竞生博士）营救了被捕的苏文江、高质慧等同志，掩护被国民党便衣特务追缉的许立、林华等同志，收留逃婚的女共产党员黄凤同志，抚养烈士的女儿陈步规。为了能够及时地把情报送到三饶粮田的中共负责人的手中，让革命同志及时转移，不落入国民党的手里，林泽娟不顾身怀六甲，连夜赶路，虽然她流产了，却换来革命同志的安全。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同村的进步青年张娘科、张冠群先后参加了革命。后来，又为张娘科洗脱了嫌疑。

新中国成立后，张文声同志曾担任浮山区副区长，县人大常委副主任，1983年离休后，任饶平县政协副主席，饶平卷

191

县侨联名誉主席，县两纵老战士联谊会会长。林泽娟同志被分配到县妇联工作，1978年在柘林卫生院办理离休。这对革命夫妇，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沉着冷静，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的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写下了壮丽的人生篇章，成为饶平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宋镇）

19 溪墘楼之战

溪墘楼是饶平中部旧浮山区四乡的一个村落，村中有一大楼寨，是凤凰根据地通往闽南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前夕，饶平县政警中队队长周永亭率部百余人，分别驻于溪墘楼村水头祠和距离溪墘楼1.5千米的浮滨圩；西四乡联防队40多人也驻于水关祠附近，溪墘楼和浮滨圩两据点与浮山圩的吴大柴部形成犄角之势。这个政警中队设置关卡，骚扰百姓，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解放军解放溪墘楼为民除害。

1949年春，闽粤赣边纵队四支队顺应百姓之要求，经过实地侦察调查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强攻战术，拔掉这个反动据点。

在进行一系列的战前准备工作之后。1949年5月23日，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92

闽粤赣边四支队开始集结，至25日部队集结完毕。这次共集结了四支队主力及武工队和各地民兵共约800人。当队伍集结完毕之后，政委吴健民主持召开了支队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吴健民就这次战斗的目的及意义作了动员，要求战士们发扬不怕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解放受苦的百姓，扩大根据地而奋战。司令员许杰作了军事部署，他说：“虽然国民党反动派驻扎在溪墘楼的兵力只有100多人，但他们的武器精良，且村中的楼寨有着坚厚的楼墙，易守难攻。而战斗打响之后，附近及县城的敌人必定会来增援，这一点我们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同志们回去之后要将战斗的残酷性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向战士们讲清楚，总之要打有准备之仗才能取得胜利。”

5月26日夜，由四支队主力部队、武工队和民兵队组成的队伍分成三路进入阵地，对溪墘楼形成包围圈，外围由武工队和民兵设防警戒，准备阻击敌人援兵。至拂晓前，一切已准备就绪。

26日5时10分，天刚蒙蒙亮，司令部下达作战的命令传到了前沿阵地上，担负主攻的四支队十一团向守敌发动了攻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在突然打击之下，驻水头祠的政警及附近联防队不知所措，喊爹叫娘，如丧家之犬慌忙逃进村中大楼，随即紧闭起寨门，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在寨楼的高楼优势负隅顽抗。我军战士们虽拼死奋战，因墙坚楼高，一时也没法攻进寨楼。果然不出许杰司令员之料，战斗打响不久，附近浮滨政警队一饶平卷

193

部50多人突然出援，但他们走了不多久，就钻进了战士们为他们准备好的“布袋”里。随着伏击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以猛虎下山之势向敌发起进攻。敌人显然没有预料到半路会有伏兵，只得仓皇应战，但那里顶得住战士们的穷追猛打……这一次伏击战打得漂亮极了，生俘了45名政警，并缴获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其他轻武器一批，伏击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正在攻击溪墘楼的战士们。

但盘踞在寨楼的政警及联防队凭借坚厚的楼墙，以及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继续用机枪向我战士们射击。时近正午，虽是初夏，但天气却异常炎热，再加上久攻不下，战士们的心头都窝上一肚火，炊事员送来的可口饭菜，战士们都没有吃几口。司令部鉴于此，及时调整战斗方案，

准备组织对寨楼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

这时，现场指挥部突然闯进来两位战士，原来他们是一班长陈复盛和机枪手余教。一进指挥部，俩人异口同声地向指挥员请求战斗任务，他们说要带上炸药包，利用竹竿，爬上寨楼屋顶，然后向寨内守敌投掷炸药包，以此消灭敌机枪手，为大部队的进攻创造有利条件。指挥员听了之后十分感动地说：“同志，这样太危险了！”陈班长说：“自从俺参加革命之日起，早把生命交给了党。”指挥员听了之后，深思一会说：“那好吧，注意安全，我们组织火力掩护。”“请首长放心！”他们同时敬了一个军礼，冲了出去。

为了掩护陈班长和余机枪手顺利攀上寨楼屋顶，指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94

挥员命令增加火力，以掩护他们向寨楼屋顶攀登，就在他们利用竹竿登上寨楼屋顶开始向寨内守敌投掷炸药包时，他们被守敌发现了，寨楼屋顶没有什么可隐蔽之处，他们完全暴露在守敌的火力范围内，而守敌却躲在寨楼的各个角落里，凭借地形的有利条件向屋顶射击。陈复盛班长不幸中弹负伤，余教见状，马上爬过来对陈班长进行简单包扎。陈班长忍着剧痛，用手指着躲在屋里的敌人说：“不要管我，我们任务还没有完成……”话还没有说完，又昏了过去。余教摇着陈班长含着泪不停地大声呼喊着：“班长，班长……”只见他转身迅速地拿起一包炸药包，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对战友的热爱，将炸药包奋力地向楼寨里的敌人投去……但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余教的胸膛，余教这位年轻的战士，在胜利的曙光已浮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不幸壮烈牺牲了……

激烈的战斗继续进行着，一直持续至下午4时多，由于楼寨的坚固，敌方武器的优良，更由于我军没有火炮，未能对楼寨进行有效的攻击。而到此时，部队却非常疲劳，考虑到部队实际情况，综观各方面的利弊，司令部觉得溪墘楼一时难以攻下，决定撤出战斗。于是按照司令部的部署，各战斗部队陆续撤出阵地，押解着俘虏和战利品回到大榕村。村里的群众扶老携幼，热烈欢迎归来的子弟兵。溪墘楼一仗，虽未全歼守敌，但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不久，国民党饶平县政府慑于第四支队的压力，从饶城迁至钱东。驻溪墘楼和浮滨两个据点的守军也相继撤离。

饶平卷

195

至此，饶中、凤凰与闽南八仙山一带，除浮山这一孤立的据点外，已连成一片。从此，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再到这些地方征兵、征粮、征税，饶城、浮山也成为风雨飘摇的据点。

（陆利平）

20 红色鸿雁李沛群

李沛群，是潮汕地区仅有的两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之一，也是饶平县唯一一名参加长征的干部。1926年2月在广州芳村大涌口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担任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组织要职，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交通工作重任。被誉为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交通”（另三名是萧桂昌、熊志华、曾昌明）之一。他的革命人生颇具传奇色彩，鲜为人知。他在我党红色交通线上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做出了显著贡献，堪称“红色鸿雁”“无名英雄”。

1921年，年仅13岁的李沛群因家境艰难结束了初小的学生生涯，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盐警吴树德引领下，到汕头一家抽纱厂当童工，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26年2月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96

李沛群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才19岁。入党以后，李沛群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参与组织、发动省港劳动童子团，参加广州市青年经济斗争委员会以及陈德工会等省港罢工组织、发展工作。1927年12月5日至6日两天，李沛群以党代表身份率领手下车夫工人参加广州暴动，夺取广州警察第五区署所有枪支、弹药，有效地壮大工人武装。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地下斗争形式，李沛群一直战斗在党中央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上。1932年，李沛群接到中央通知，说有一些“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要进入苏区，让他到汕头联系接送。等到在汕头一见面，李沛群才知道要护送的原来是邓颖超和项英的亲属。为了不引人注目，邓颖超把头发盘成发髻，扮作普通客商的夫人。李沛群也是生意人打扮，称邓颖超为表姐，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应对准备。他们一行由汕头乘火车到潮州，再搭民间的电船到大埔。到大埔后，由于水势较大无法渡河，当地交通中站安排了小舢板接送，停在河边的小舢板在竹竿上放一顶帽子作为特殊标记。当他们正准备出发时，突然一个警察过来盘问李沛群要去哪里？哪里来的小船？李沛群不懂当地方言，一旦开口就会被对方察觉。幸好同行的一位汕头站交通员懂当地方言，解释了一番后对方终于放行。到大埔交通中站后，由近十人组成的武装手枪队前来掩护接应，护送他们一行到闽西的汀州，在这里邓颖超与周恩来会合。由于准备充分、随饶平卷

197

机应变，一路上可谓是有惊无险。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及时传达、沟通了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还向苏区输送了大量的物资，有药品、电讯器材、布匹、纸张、食盐等。这条交通线也为敌后地下工作运送活动经费，经闽西大站运往上海的黄金大约 5000 两。这条交通线还护送大批干部到中央苏区，从 1930 年至 1933 年共护送 400 多人到中央苏区，其中有周恩来夫妇、叶剑英、刘少奇、邓小平夫妇、刘伯承、任弼时、聂荣臻等。这些领导能够安全进入苏区，为接下来的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重要保证。

1933 年 3 月，随着地下交通线任务的减少，李沛群调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高法院秘书。

1934 年 9 月，李沛群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当年秋冬间，红军主力部队过了金沙江和雪山、草地后，长江以南敌人集中兵力“会剿”川滇黔三省。李沛群所在的川南游击队被重兵包围，游击队被打散后，他隐蔽在村里农民家。

1936 年春，国民党军在“清乡”行动时包围了李沛群所在村子。为了不连累村民，他挺身而出毅然迎刃受捕。被捕后他受尽严刑拷打，仍然坚贞不屈，不久被押解至重庆监狱。后经其胞弟李沛强及弟妹林逸冰变卖家产，以华侨身份到重庆保释出狱。李沛群出狱后来到香港找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继续从事地下秘密交通工作。为党输送许多革命志士，包括归国华侨、青年学生、医务人员等，并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198

筹集、护送了大批外援物资。

1944 年 9 月，他被调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长。

“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运筹帷幄、日理万理，周恩来还专门介绍李沛群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还问：“你是广东人吧？”这让李沛群感到意外和激动。

1996 年，为了纪念李沛群革命老前辈，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李沛群故居附近的李氏宗祠（即启蒙小学）开辟了“长征干部李沛群纪念馆”。

（资料来源：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饶平县委党史研究室 长征干部李沛群纪念馆）

21 从“三味书斋”走出的革命党人

鲁迅先生笔下有“三味书屋”，其塾师寿镜吾次子寿洙邻曾解释说：“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醢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酱）”的古语。以三种味道来形象地比喻读诗书、诸子百家等古籍，实在饶有趣味。

其实，海山石头乡也有个书斋，名叫“三味书斋”。

徐海（1907-1931）自幼聪明过人，在“三味书斋”上

学期间刻苦用功，成绩斐然，学识博古通今，特别是写得饶平卷

199

一手好书法，颇有几分颜柳风范，挥洒自如。

1926年春，徐海由林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徐海奉命返回海山，发动石头乡渔民、船民、农民加入农会。在张福海的协助下，在石头乡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农军中队，徐海任队长，每人发给红布袖章一块，写有“鲜血换自由”字句。在徐海领导下的农军中队，经常在“三味书斋”“下徐馆”“福和闲间”活动，并常在夜间，多次到石头渡口雨亭及欧边、东边、达南等要道张贴澄海隆都张福海同志寄来的传单、标语，宣传革命道理。

1927年初，中共海山支部成立，徐海任支部书记，支部活动地点就设在“三味书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将士在“三味书斋”宣传革命道理，联系“赤派”人士，谱写出一曲曲动人赞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围剿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火种，徐海到外地隐避。6月9日，他带20多名革命党人潜返家乡，藏于石头乡东南面十里远的龟坑后蓝田大石洞，昼伏夜出，开展革命活动。9月下旬离开海山，参加迎接八一南昌起义军活动。起义军从潮汕撤退后，徐海因受悬红通缉，前往越南藏匿。父亲曾去信劝他不要再参加“赤派”，信中说：“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徐海回信表明：“如今已不是安贫知命的时代。”

徐海的革命信念坚如磐石，永不变更。

1928年春，徐海欣闻一批战友进入南澳岛，开创革命新局面，毅然回归祖国。他带着弟弟徐泮颂一起进入南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00

澳，谋得云澳振云小学校长职务。在南澳立足后，与岛上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云澳发展党团员。是年夏，介绍郑则保、章吟春（女）等四人入党，吸收澳前乡少年学生林庆云（现名蔡诗彬）入团。他与林庆云等人自编自演，到中柱乡妈宫前演出话剧，控诉海匪害民，揭露封建礼教对妇女之摧残的恶举。每次演出前，他以流利的口才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演出博得一片片掌声。

1930年上半年徐海到八乡山工作，9月初，他和杨少岳

（化名阿楚）、张福海、郑则保、陈戊率武装人员共12人深夜乘船重返南澳岛，组织南澳渔民暴动。9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参加暴动的100多名渔民进入预定地点云澳区中柱乡妈宫前，以点燃鞭炮为号，冲入敌警卫小队部，收缴该部枪支弹药。翌晨，暴动队伍进入隆澳，直扑国民党南澳县府，占据了县城。9月27日，汕头敌军乘兵舰来岛镇压，因力量悬殊，暴动队伍分散撤往大陆，徐海和陈戊返回海

山岛石头乡。十多天后，陈戊往饶平汛洲岛发动渔民闹革命，徐海的家——“三味书斋”则成了汛洲岛联通潮澄澳县工委的秘密联络点。

1931年，徐海在大南山找到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后，由四十八团团长李明光带队，经饶平和大埔苏区赶往闽西。是年6月，奉闽粤赣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发的派遣，化名“周朝”，带警卫员王五保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取一批武器。当时，正是敌人发起第三次“围剿”之际，他们在烈日下急速赶路。至瑞金时，徐海患痢

饶平卷

疾不能走路，雇人用担架抬了两天到福建省四都，同行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欧阳钦与地方医院联系，将他留下就医。是年8月上旬，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24岁，一位年轻的革命党人就此陨落。

（徐进森）

22 浮山农运先驱张修省

沿着省道222线至浮山往东山方向约2千米处的公路左侧，有一座看上去与普通的乡村坟墓一样的坟墓。但埋在墓里的主人却是在大革命时代远近闻名的张修省。他是1925年至1927年浮山农运主要领导人，中共浮山支部书记。

1907年的一天，在这个叫东洋小山村的一间破旧农舍里，随着一阵啼哭声，一个婴儿诞生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浮山农运领头人张修省。

20世纪初是一个腥风血雨、民不聊生的年代。张父除了务农，兼烧砖瓦。虽然家庭困难，但张父却认准读书的重要性。在张修省9岁那年，想方设法让张修省上了私塾学堂，至15岁时又进入浮滨启新学校读书。毕业之后，他已成了一名有文化的人。1926年春，他创办了浮山高等小学，自任校长。白天教书，晚上亲自到各村平民夜校讲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02

课，秘密串联组织农民协会。以浮山高等小学为中心，团结东四乡西四乡南四乡，和东官长教等14所初级小学的进步教师，组成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力量。张修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深恶痛绝，立志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当他还在启新学校读书时，这是一所有着进步思想的学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并热爱民主革命思想。他得知海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1925年5月，他秘密往海丰参加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以便学习先进经验回来闹革命。在这一年的11月，随东征军回饶，与何存真等组织“浮山青年社”和开办平民学校，传播海丰经验，点燃浮山农运之火。

他创办高等小学，正是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做掩护，更

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张修省白天教书，夜晚深入贫困人家宣传革命，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1926年6月，张修省加入共产党。不久，任浮山党小组长（后任支部书记），发展党团员，成为浮山工农运动的核心。1927年4月下旬，他参加中共饶平县党组织在新丰丁坑召开的党团联席会，会后发动浮山、荔林、东官、何厝、东洋等周边村的农会参加饶平县第一次工农武装暴动。

张修省是1925年至1927年浮山农运主要领导人，中共浮山党支部书记。他的主要秘密活动地点在东洋古庙。这是一座约80平方米的普通瓦房，因里面供奉着关羽等神明而成为当地村民拜神祈求心理慰藉的庙宇，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除了传统节日，平时很少有人到此，到了夜晚，更饶平卷

203

是人烟绝迹的地方，于是成了张修省开展革命活动的理想之地。张修省经常召集骨干在这里开会讨论问题，而且这里地处村外，庙外便是茂盛的刺钩竹，稍远便可上山，万一有什么意外要突围也容易。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时年5月5日，张修省带领浮山农军200多人，配合中共饶平县委组织的上饶农军攻打三饶县城。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入潮汕，张修省组织农军攻打浮山区署（现浮山派出所所在地），赶走官员政警，攻占了营盘（现饶平五中内），把农会迁到“营盘”。

同年10月2日，国民党军发动突然袭击，派100多名军警围剿浮山村。张修省正在“营盘”召开党团骨干及区乡干部会议，部署扩大农军继续开展减租减息，闻讯即果断指挥干部安全退入山区隐蔽。为了减少损失，张修省沉着销毁文件后才离开驻地，但退路已被敌人封锁。张修省又机智佯装农民在田里拔草，因脸部出“天花”致脸上留下雀斑和右眼失明等特征暴露身份，不幸被捕。二天后，被秘密杀害于三饶狱中，时年仅20岁，被葬于现东洋瓦厂附近。后来在浮山烈士纪念亭也建有他的墓地。

（陆利平）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04

23 刘锡三血洒打石埔

打石埔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长教乡辖下的一个自然村。打石埔（又名太石）村坐落于丘陵地带，村内山峦绵延，村民依山而居。这里民风淳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共饶平（后成为饶和埔诏）县委交通站。

1923年，刘锡三在彭湃指导下，组织农会，带领农民抗租抗债。1925年1月，刘锡三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习，并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派回海丰任青坑农会特派员。11月，又被推选为共青团海丰地委执委。1926年1月，被任命为澄海县农会特派员，深入区乡率领农友向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刘锡三带领农军以武装暴动回击国民党的进攻和屠杀。1927年11月，任中共澄海县委执委，带领群众反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1926年春，长教乡建立农民协会，打石埔村余定梓、余剪先、余名火、余名鲁等30多人参加，会址设在井脚丘“义利”厝。

1927年9月下旬，为策应南昌起义军下潮汕，浮山区组织农军攻打浮山区署。1928年初，国民党军进剿上饶红色区域，九村一带遭严重破坏。革命骨干余光照、许庭标带几名赤卫队员到打石埔隐蔽，并在樟厝坳办瓷窑作掩护，建立秘密据点。在打石埔余剪先家设交通站，后来设为中饶平卷

205

共饶和埔诏县委交通站。

1929年1月，东江特委派刘锡三到饶平任县委书记，恢复党组织，组织游击队在饶平境内开展游击斗争，并活动于大埔的沐教、和村和平和的大溪、诏安的官陂等地。当年春，饶平上饶区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形成以饶平石井乡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饶和埔诏红色区域前期坚实的革命基础。

1931年2月，刘锡三到闽粤边境担任中共饶和埔诏县委书记。在一次反围捕中负伤，他不顾枪伤未愈，跋涉到漳州，往返沿途动员教育了一批隐蔽的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员返回苏区坚持革命斗争。1932年9月，敌军及民团对红色根据地连续三次围攻，他和县委机关被迫退至高山密林迂回转战。艰苦的斗争使他肺病复发，经常咯血，辗转于大埔高陂、饶平浮山等地群众家里疗养，边养病边指挥当地的革命斗争。

1933年春，饶和埔诏县委书记刘锡三因肺病复发，县委考虑打石埔村群众基础好，遂安排他在党员余剪先家中疗养。1933年9月17日，敌驻浮山一个连，在黎明前把他养伤的东洋村团团围住。他闻讯向村后竹丛方向撤退，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腹部，后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在荆丛中。天亮后被敌人发现将他扛回浮山，途中因伤势严重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陆利平）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06

24 攻打黄牛山 血溅油车林

1933年，饶和埔诏县委代理书记余登仁，开辟了诏黄

新区，派工作队到油车林村开展革命活动，设立联络点，发展红军力量。当时有 70 多人参加赤卫队，开展抗租抗债、抗拉壮丁、打地主土豪等革命活动。东方曙光渐渐升起。

1934 年 4 月，阳光照射在油车林的龙眼树上，碧绿的树叶上洒满了一片金黄。村里祠堂里面，聚满了一批革命同志，他们正热烈商议攻打反动会道门头子沈之光成立的黄牛山“白扇会”计划。

黄牛山“白扇会”组织有武装分子五六十人，步枪 20 多把，大刀和其他武器若干，以封建迷信为幌子，长期勾结国民党官兵，欺压百姓。黄牛山下的洒湖村，长期遭受“白扇会”的洗劫，以致散乡。

饶和埔诏县委代理书记余登仁率队到深湖一带发展革命活动时，沈之光煽动群众对抗共产党，反对农会组织，袭击革命活动，武装工作队及群众深受其害，迫切要求铲除这一祸害。

1934 年 4 月 23 日，余登仁、张崇带领县委游击队和油车林赤卫队、赤坑赤卫队、月塘赤卫队共 200 多人，出发攻打黄牛山。因该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沈之光据险死守顽抗，游击队、赤卫队和沈之光“白扇会”激战一天，至落日时分，仍未能攻下黄牛山。余登仁率队转入八仙山白鹤饶平卷

207

寺，休整队伍，重新部署第二次进攻计划。

这时，潮澄澳红军第三大队奉命到闽南迎接红九团下东江，获知余登仁部攻打黄牛山之举后，与余登仁汇合，分三路围攻黄牛山。大部队长驱直入，“白扇会”沈之光匪团无力抵抗，当场击毙 6 人，沈之光仓皇逃命，情急之下跳入悬崖，游击队搬出山上石头，投击沈之光，将沈之光击毙。沈之光残部弃械投降，游击队缴获匪团枪支 20 枝，清除匪患残留。那些投降的匪众，经教育之后放走。游击队经过这场战役，快速发展，令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

1935 年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十三）凌晨，黄冈驻军团长钟芳峻带领国民党大部队摸黑而来，暗杀赤卫队岗哨，围住油车林村，并逐步推进搜捕，围剿赤卫队。战斗中，杨顺才被杀害，沈阿会脸上身上被砍 18 刀，沈南城被砍掉脚筋，蒋加林、李刁、沈三弟等战士被捕。

被捕的赤卫队员押到村口，反绑双手，一排站开，钟芳峻命官兵架起机枪，瞄准赤卫队，对着围观的群众说：“这些就是乱党的下场，今天就要让你们看看乱党的下场是怎么样的。”

钟芳峻叫士兵拉出蒋加林，走到一个已经挖好一人深的土坑边，把蒋加林推入土坑里，钟芳峻问蒋加林：“你今天被捕，假如你愿意归顺我军，我赏你银圆 50 个，给你个官当当，怎么样？”

蒋加林看了那边一字排开的沈细会等人，说：“同志们，我们要挺住，战斗不息，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08

钟芳峻用脚踢了一下土堆，扬起的泥土撒了蒋加林一脸。大吼一声：“住口”。

蒋加林转过头来，挺起胸膛，对着钟芳峻吐了一口痰，骂：“狗东西，我做鬼也要咬死你！”

钟芳峻一挥手，几个士兵扬锹洒土，在钟芳峻的威迫之下，活生生埋了蒋加林烈士。围观的群众一片哭声。

后来，被捕的赤卫队员 6 人被钟芳峻带至黄冈囚禁，于 1935 年 3 月 12 日就义于校场埔。

钟芳峻围剿之后，放火烧乡，油车林 40 多间房屋、村里设施，化为灰烬。从此油车林村庄，只剩下几处残垣断壁。这次幸存的村民和革命同志，分散到赤坑村、龙舌行、月塘村，凝聚更多的革命力量，发起了更大的革命斗争。东方，渐渐露出了曙光。

（来源：饶平县 党史办）

25 张文声和张竞生博士的故事

20 世纪 40 年代初，潮汕地下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张文声回饶平家乡开展工作。张文声在桥头竹叶岭的老家便成了饶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担负着从各地经饶平的地下党员的接待工作。

1941 年 1 月 6 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新的反共高潮，饶平卷

209

对我党地下组织加紧破坏，对我共产党员进行抓捕杀戮。当时的潮澄饶县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内，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1941 年 1 月潮梅特委林美南派遣在揭阳的地下党员钟声到饶平任党的特派员，有计划地建立隐蔽斗争基地。钟声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后，立即离开揭阳前往凤凰（那时属饶平行政区域）找到地下党的饶凤浮中心支部书记张旭华，了解饶平各地的革命斗争情况。张旭华便带钟声到饶平中浮滨的竹叶岭找张文声，从而接上了组织关系。张文声向他们两人介绍了饶平中部的斗争形势，一致认为住在浮滨大榕铺村的张竞生博士是我党必须争取的对象。

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后，张文声便将钟声推荐给村贤张远程，说钟声是他在汕头最要好的同学。钟声化名刘永诚，来到启新学校任教，很快在那里扎了根。在此之前，张博士认为启新学校应有懂得农业知识的人才，委托张文声找这样的人才来当校长。张文声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便专程到梅县找到在广东梅州农校毕业的同学黄连欣（共产党员）来启新学校当校长。黄连欣与张博士往来甚密，经常到张博士家里座谈。钟声到启新学校任教员后，黄连欣带钟声去见博士，钟声因而也同张博士建立了关系。张博士认为钟声学识渊博，品德优良，教学认真负责，爱护学生，平时待人真诚，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对他很赏识器

210

重，把钟声看成是一位难得的知心朋友。

1942年，张竞生博士决定在浮山创建饶平农业职业学校，自己担任校长。林美南得知后（因为早在1933，张博士主办修建饶钱公路时，曾聘请林美南为技士。在实际工作中，林美南以自己的专业才干加上艰苦拼搏精神，使饶钱公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最简省的资金得以顺利完成。这件事林美南给张博士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主动向张博士推荐在揭阳参加地下工作的党员陈君霸前来担任教导主任，又主动向张博士推荐他的爱人杨昭龄（也是我地下党员）前来维新学校任教。1941年，为了革命需要，确保竹叶岭联络站照常开展工作，党组织决定，张文声应该同林泽娟结婚。1942年初，张文声和在维新学校教书的地下党员林泽娟结婚，请来张博士作为证婚人。结婚后夫妻共同承担着竹叶岭联络站繁重的地下接待工作。联络站一直坚持到1949年5月溪墘楼战斗打响之后，地下党员上山打游击战才正式结束。

竹叶岭联络站成立的10多年里，先后接待了隐蔽在饶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达60多人。同时，该站还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营救了一些被捕的革命同志，如苏文江、高质慧等人。联络站长期为党开展隐蔽斗争工作而未受到敌人破坏，与我地下党员机智勇敢、缜密细心的工作作风和态度有关，也与我党主动保持和张竞生博士密切联系，并取得他的同情支持分不开的。1948年初，国民党在学校推行“联保连坐法”，启新小学校长共产党员黄若影找张饶平卷

211

博士说：“我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要到哪里找保？”

张博士明知黄是共产党员，却直接说：“我担保你。”

并在担保书上签了字。当年清明节，黄若影等人奉令上山打游击，张博士则承担了风险。同年秋，韩支十一团团长许杰和饶中区委陈剑青，来到张博士家鼓励他起来支持革命，张慨然应诺。一次，张博士为掩护我两名重伤战士，深夜派人到浮山圩延请医生及时为伤员治疗，还示意大榕铺村的保长张吉昌要保护和协助我党地下武工队做好武装斗争工作。当时驻浮山的保警大队大队长吴大柴得知游击队到过张竞生家，特地带了1个中队士兵上门探查，被张博

士顶了回去，保护了我武装人员的安全。1949年5月，凤凰山的革命队伍迅速扩大，为了解决部队和机关给养，帮助当地共产党武工队征集600担粮食，张博士主动承担责任，把樟溪的爱国人士张国栋、张广实请来商议，并亲自召集浮滨张姓四大村的乡绅，把公尝钱拿出来购买粮食、医药用品等一大批，派当地民兵及时把物资运送到凤凰山解放区。此外，在张博士的影响下，浮滨一带普遍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成为游击队活动的重要阵地。

（林汉利）

26 血洒虎头山

饶平县洪洲镇洪北社区居民大都以海为业，靠海而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12

生，民风淳朴，素怀爱国爱乡之心，是“八六”海战功臣、全国战斗英雄、八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麦贤得的出生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出了敢与敌人巧妙周旋、机智勇敢抗击日寇的传奇故事，其中，爱国青年麦阿强“血洒虎头山”的英勇事迹，至今仍被当地人们传颂褒扬。

1943年8月5日，沦入敌手的海山岛上集结着日伪部队，准备再一次入侵洪洲，因事前正在组织“布袋队”随行抢劫，故而风声泄露。当时，驻守在洪洲乡的民团“闽粤赣边区司令部沿海守备大队第二中队”约40余人（中队长吴木水，原是义士吴乌森部属，后被收编）闻讯之后，协同当地爱国丁壮约100人，立即在洪洲的制高点——虎头山顶修筑工事布防，决心痛歼来犯之敌。谁知日寇也有所觉察，于8月7日凌晨兵分两路进犯洪洲，一路是乘“柴头艇”（电动木船）至捞八礁正面直入妄图强登虎头山，另一路静悄悄地向西越过青山岭窜上狗古山，妄图东西夹击。上午8时许，双方接触开火，枪声大作，西路日寇自觉力薄，先行退却，即往澄海盐鸿方向逃窜，民团队员凭借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悄悄越过南坑槽腹地，截断第一路敌军退路，后面跟着大群百姓，助威喊杀。其时，民团中队的唯一机枪手麦阿强，奋不顾身，英勇地冲在前头，面对日寇密集扫射。日军见势不妙，竟向空中施放烟幕弹，并出动三挺轻机枪，向我方扫射，掩护撤走，狼狈下船逃窜。这次共歼敌6人，缴获机枪子弹4箱和日式手榴弹饶平卷

213

两箱。不幸的是麦阿强中弹重伤，腹部连中三弹，血流如注，战友们及时将他扶至田中乡后面的蔗园内隐蔽，日寇溃退之后，乡亲们立即为之施医抢救，终因伤重不治，光荣牺牲。他的爱国热忱和英勇行为，永远留在乡亲们心里。

（麦思齐 整理）

27 乡里起飞鸿 草莽出英豪

鸿东村自明代开基创业以来，民风敦厚、乡情淳朴。明初就有本村居民陈垣中举，到嘉靖年间更有陈珖（陈垣侄孙）得中解元。到了民国，这里又出现个名响乡里的义勇豪夫，他的名字就叫杨短手。

杨短手少年时只读两年书，后随父做盐工为生。因其家庭生活困苦，17岁时便投靠以劫掠过往商船为业的吴乌森。日本军侵略潮汕时，他负起国难大义，转而抗击日本军，演绎了一段名震粤东的“劫持日本军舰”的故事。杨短手正是这一动乱时期涌现出来的一名抗战英雄。

1942年11月30日。杨短手随吴乌森一帮人趁夜偷袭驻汛洲岛日伪军司令部和停泊在东石小门海面上的日军货轮。杨短手因其身矮手短，攀爬不上电船，他机智地率先爬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14

上木船桅杆，跃上敌船，一连击毙了敌船上几名机枪手。一帮人遂纷纷跳上敌船，经过一番搏杀，很快击毙了日伪军20多人，俘获10多人。这一次袭击，一举劫夺了日军电船两艘，粮食、布匹等物资一批，“短手”威名一时在乡里传扬开来。

同年12月，吴乌森在与日军战斗中不幸阵亡。杨短手带领手下继续跟日伪军周旋。后来，他所带领的吴乌森旧部被国民党政府收编入潮澄饶地区指挥部特务中队，被任命为中队长。抗战期间，杨短手率其所属特务中队先后在西澳、南澳、黄冈、海山歼灭大批日伪军，为粤东的抗战打开了声威。

1945年8月14日，杨短手部约300人乘帆船渡海攻上海山镇欧边村，打得日伪军溃败而逃。次日，杨短手又带部队进攻汛洲，同岛上数百名日伪军展开激战。到了中午，义勇军登上汛洲岛，伪军撤退，只留下近百人藏于岛南山洞。8月27日夜，日伪军出动10多艘汽艇和一艘运输舰，载兵数百人从汛洲岛东部突袭。埋伏于洞内日伪军也骤然发难，杨短手率部仓促应战，最后身边只剩10多名战士和两挺机枪。他命令警卫班长带人上东畔山，独自跑至海滩划竹排出岛。随后，他又带领后方抗战义军前来，解救了岛上被困义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短手经介绍赴韶关参加军事训练，毕业后被任命为汕头水上警察中队队长，因遭诬陷不得就任反遭通缉。后来，通过旧部介绍与中共潮澄饶县委接上饶平卷

215

关系，投身革命。1949年3月，中共韩江地委决定成立韩江支队独立大队，代号“天津连”，开辟东界游击队。杨短

手被委任为大队长（始用杨英勇之名）。

1949年4月5日，韩江支队独立大队奉命奔赴东界开辟游击队。杨短手向乡亲表明“昔日的短手已死去，今日的短手是共产党挽救过来的！”。1950年1月8日，杨英勇奉命率“天津连”参加解放海山岛战斗；2月23日。他又带领所属队伍参加解放南澳岛的战斗，为潮汕解放作出了贡献。

（吴汉谋）

潮州红色乡村故事

216

为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潮州红色文化，讲好潮州故事，助力乡村振兴，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和潮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编印了《潮州红色乡村故事》一书。

自接到编撰任务后，市文联立马组织精干力量，奔赴潮州市湘桥区、潮安区、枫溪区、凤泉湖高新区(铁铺镇)、饶平县开展组稿工作，召开编撰小组交流会，对全市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在各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推动下，各县区文化部门、作协积极参与到编撰工作中，落实编写人员，收集整理故事；各级党史、地方志部门积极配合，提供了大量红色革命素材；各地乡村很多上了年纪的亲历者、见证者也积极提供相关史实和旁证材料。在此，我们要感谢各位口述者和撰稿人员，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和不辞辛劳，就没有潮州乡村红色故事的第一手材料；也一并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纂的各级各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历史无声，岁月有言。茂芝军事决策会议、中央秘密交通线、饶平中央苏区县、凤凰山革命根据地……一系列

后记

后记

217

重大事件、英烈事迹和红色故事都铭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潮州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潮州红色乡村故事》一书用平实通俗的叙事方式，生动地讲述潮州乡村革命前辈和先烈追求真理、坚定信仰、投身革命，不畏强敌、积极抗争、浴血奋战的革命斗争故事，将一个个英雄事迹呈现于读者面前。我们期望通过重温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红色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引领潮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潮州这块红色土地焕发出新时代绚丽的光彩。

由于年代久远，本书讲述的故事无法做到百分之百还原历史真实。且由于时间仓促，收录的故事也难以面面俱到，遗珠之漏在所难免，有待以后续编，充实完善。

编者

2019年7月